

笛子之歌

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Narayana Gosvami Maharaja)

笛子之歌
Venu-Gita
奎師那的笛子之歌

《聖典博伽瓦譚(Srimad-Bhagavatam)》

第十篇第二十一章

在秋季來臨時，
主奎師那(Sri Kṛṣṇa)進入溫達文(Vṛndavana)迷人的森林時，
牧牛姑娘(gopis)唱頌祂笛聲的榮耀

聖施瑞瑪·巴提韋丹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

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發行的英文書籍：

《奉愛甘露的點滴(Sri Bhakti-rasamrita-sindhu-bindu)》

《笛子之歌(Venu-Gita)》

《哥文達逍遙的甘露(The Nectar of Govinda-lila)》

《超越無憂星(Going Beyond Vaikuntha)》

《純粹奉愛之瓊漿玉液(Bhakti-rasayana)》

《重要的日子(Sri Prabandhavali)》

《八訓規(Sri Sikshashtaka)》

《奉愛甘露的點滴(Sri Bhakti-rasamrita-sindhu-bindu)》

《訓誨心意(Sri Manah-siksha)》

《奉愛的真正本質(Bhakti-tattva-viveka)》

《訓誨的甘露(Sri Upadesamrita)》

《和諧者之光雜誌(Rays of The Harmonist)》

《忠告之髓(The Essence of All Advice)》

《高迪亞靈唱歌集(Sri Gaudiya Giti-Guccha)》

《奉愛之巔(The Pinnacle of Devotion)》

《愛之甘霖(Shower of Love)》

《聖施瑞曼·巴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他的生平和教導

(Sri Srimad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 His Life and Teachings)》

《巴佳聖地朝聖之旅(Sri Vraja-mandala Parikrama)》

《聖納瓦島聖地(Sri Navadvipa-dhama)》

- 《甜蜜的達莫達爾逍遙時光(Damodara-Lila-Madhuri)》
- 《Gaura-vani Pracarine》
- 《亦師亦友(My Siksa-Guru and Priya-Bandhu)》
- 《神像崇拜之明燈(Arcana Dipika)》
- 《高迪亞偉大奉獻宗對與濫情派(Gaudiya Vaishnavism vs. Sahajiyaism)》
- 《博伽瓦譚的機密真理(Secret Truths of the Bhagavatam)》
- 《聖典博伽梵歌(Srimad Bhagavad-Gita)》
- 《五要文(Five Essential Essays)》
- 《哈瑞聖名－瑪哈曼陀(Sri Hari-Nama Maha-Mantra)》
- 《靈魂的職務(Jaiva-Dharma)》
- 《月耀自發愛意之途(Raga Vartma Candrika)》
- 《靈性專注之秘(Bhajana-rahasya)》
- 《壇車節之源(The Origin of Ratha-yatra)》
- 《主布茹阿瑪讚(Sri Brahma-samhita)》
- 《The Fearless Prince》
- 《超然純愛寶盒(Sri Prema-samputa)》
- 《純然驚喜之月光(Sri Camatkara-candrika)》
- 《Siva-tattva》
- 《愛之道(Way of Love)》
- 《Secrets of the Undiscovered Self》
- 《牧牛姑娘之歌(Gopi-gita)》

《靈性導師真理之真正概念(The True Conception of Guru-tattva)》

《博伽梵歌精要(Essence of Bhagavad-gita)》

《愚人樂園(Happiness in a Fool's Paradise)》

《牛油小偷(The Butter Thief)》

《為愛所控(To be Controlled by Love)》

目錄

序言

介紹

吉祥禱文(Mangalacarana)

詩節一： 秋季來臨時，主奎師那(Sri Krsna)進入溫達文(Vrndavana)的森林

詩節二： 主奎師那用祂的笛子吹奏醉人的調子，把溫達文浸在喜樂之中

詩節三至四： 聽到笛聲時，牧牛姑娘(gopis)試圖描述它的美態，渴望與奎師那見面，激動不已

詩節五： 奎師那盛裝出現，衣著打扮像個漂亮的舞蹈家

詩節六： 神聖愛意的甘露淹沒牧牛姑娘的心

詩節七： 觀看巴佳(Vraja)王之子俊美的臉龐是眼睛的完美

詩節八： 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Balarama)在所有朋友(sakhas)和牛之中，顯得像兩個漂亮的舞蹈家

詩節九： 笛子(venu)偷取奎師那唇上，名正言順地屬於牧牛姑娘的甘露

詩節十： 孔雀如痴如醉，隨著奎師那的笛聲翩翩起舞

詩節十一： 小鹿以牠們愛意盈盈的斜睨瞥視崇拜奎師那

詩節十二： 女神乘坐著她們的飛機，目瞪口呆，衣服鬆脫

詩節十三： 牛用牠們高豎的耳朵杯，豪飲笛子的甘露

詩節十四： 鳥兒是坐在樹上，屏氣凝神地細聽笛子的牟尼

- 詩節十五： 河流用她們的波浪擁抱奎師那的蓮花足，又奉上鮮花
- 詩節十六： 浮雲形成一把傘，為奎師那遮擋熾熱
- 詩節十七： 普林迪族的少女(Pulindis)把來自奎師那蓮花足的紅礦粉(kunkuma)塗在自己身上
- 詩節十八： 哥瓦爾丹(Govadhana)是主哈瑞的最佳僕人(hari-dasa-varya)
- 詩節十九： 奎師那用祂的牧牛繩綁牛
- 詩節二十： 牧牛姑娘感到與一直展現在她們心內的奎師那逍遙時光合而為一

詞匯

前言

能夠呈獻我們摯愛的師尊(Gurudeva)，噢姆，於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破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om visnupada paramahansa parivrajakacarya astottara-sata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Narayana Gosvami Maharaja)所著的印度語注釋翻譯過來的，修正後的《笛子之歌(Venu-gita)》第三版，我們感到極榮幸。在1995年出現的第一個英語版，是我們崇高的師尊在之前的幾年前，以英語講授的一系列講課的直接默寫編輯而成的。由英語版激發成書的印度語譯本，是他深入研習聖基瓦·哥斯瓦米(Srila Jiva Gosvami)和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Srila Visvanatha Cakravarti Thakura)的注釋的成果。他非常滿意印度語譯本，因此他命令把它譯成英語，盡快出版。在1999年9月出版的英語再版比初版流傳更廣，別具說服力地捕捉了巴佳(Vraja)牧牛少女聽到主夏瑪遜達爾(Sri Syamasundara)悅耳迷人的笛子之歌時，心裡激起極動人的情感。現在第三版努力使語言更高雅，揭示多個界定奉愛(bhakti)體驗的梵語詞的含意。

這本書是我們可敬的師尊賜給那些渴望懷著自發愛意情感做服務(raganuga-bhajana)的修習奉獻者，美麗無價的禮物。就講述《笛子之歌》的牧牛姑娘的情感，呈獻了眾多令人振奮的描述，這本神聖文獻有效地揭示巴佳擠奶姑娘內心的天真無邪，她們只知道她們的非凡情人—巴佳王之子(Vrajendra-nandana)夏瑪遜達爾。看到這直率、純粹而強烈的奉愛，肯定會對讀者有強大影響，增強他的信心，把遵循奎師那的各位摯愛，認真地培養奉愛的這個渴望灌輸給他。

在介紹內呈獻了眾多的權威證據，與確立聆聽這些祕密命題的資格有關，因此也意義重大。這所有參考資料的結論是，我們的職責事實上就是，從我們師徒傳系內的真實無偽偉大奉獻者(Vaisnavas)那裡，聆聽這些討論，那怕是當我們仍然受到無關痛癢的欲望困擾之時。我們的典範師(acaryas)確實已經告知我們，聆聽奎師那(Krsna)與巴佳美少女的逍遙時光，是治療不完美心靈的良藥。

這個譯本是廣大合作努力的成果。我們所有來自聖師尊那生意盎然的花園，協助本書付印的人都感激能夠一直參與這項崇高而令人興奮的服務。請原諒任何我們可能遺漏的錯誤。主采坦亞·瑪哈帕佈(Sri Caitanya Mahaprabhu)派我們摯愛而寬大為懷的師尊，向普世施洒對聖茹阿妲(Sri Radha)的親密服務(śva-bhakti sriyam)，我們在他的蓮花足謙卑地祈求，他會滿意這本他的印度語講課的英語呈文。我們懇求他很快便會把他對聖茹阿妲-主奎師那神聖愛侶

(Sri Sri Radha-Krsna Yugala)同一的深摯愛意情感，注滿我們那個比任何竹子更硬更乾的心。

等待著聖靈性導師蓮花足的恩慈(sri-guru-pada-padma)
高迪亞韋丹塔出版基金(The Gaudiya Vedanta Publishing Trust)的同修奉獻者

在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五日，高茹阿顯現日(Gaura-purnima)完成

介紹

《聖典博伽瓦譚(Srimad-Bhagavatam)》是至尊主的直接展現。它是對原始的至尊人格首神(Svayam Bhagavan)，即神聖情感化身—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Vrajendra-nandana Sri Krsna)，甘露盈盈的極甜美愛意(prema-rasa)芳香美味的滿溢汪洋。品嚐超然愛意交流(rasika)和滿懷靈性情感(bhavuka)的奉獻者¹沉醉於品嚐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之美，恆常在這個海洋載浮載沉。《聖典博伽瓦譚》是包含所有印度思想的韋陀典籍願望樹，那個熟透多汁的果實。在《聖典博伽瓦譚》裡，已經把巴佳(Vraja)牧牛姑娘的純粹愛意(gopi-prema)確定為終極目標。

從《聖典博伽瓦譚》的《笛子之歌(Venu-gita)》部分，可以看見牧牛姑娘純愛的幾個滔天巨浪。品嚐超然愛意交流的奉獻者擅於體驗神聖的愛意情感，把自己浸在這些波濤之中，甚至完全知覺不到他們自己的身體。位於這個海岸的忠誠奉獻者，心裡也萌生強烈渴望，想浸在這個美味之洋。

神聖情感之王(Rasaraja)和神聖愛意之后(Mahabhava，至高情感)的混合形象—主采坦亞·瑪哈帕佈(Sri Caitanya Mahaprabhu)，閃耀著聖茹阿姐的情感和膚色，與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Sri Svarupa Damodara)和聖茹阿亞·茹阿瑪南達(Sri Raya Ramananda)，一起在甘比爾(Sri Gambhira)品嚐《笛子之歌》的甘露。聖薩拿坦·哥斯瓦米(Sri Sanatana Gosvami)和聖基瓦·哥斯瓦米(Srila Jiva Gosvami)在他們對《聖典博伽瓦譚》的注釋，分別名為《令偉大奉獻者非常滿意(Brhat-vaisnava-tosani)》和《最簡明地令偉大奉獻者稱心滿意(Laghu-vaisnava-tosani)》，收集了幾滴這甘露。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Sri Visvanatha Cakravarti Thakura)透過他那名為《揭示精義(Sarartha-darsini)》的注釋，以他們偉大祭餘(mahaprasada)的形式把同一甘露分發給全世界。

有些人相信不夠格的靈性修習者(sadhakas)沒有資格聆聽、唱誦或銘記《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描述的《神聖笛子之歌》、《神聖娜莎之舞五章(Sri Rasa Pancadhyaya)》、《神聖愛侶之歌(Yugala-gita)》、《大黃蜂之歌(Bhramara-gita)》等等題目。這個考慮完全合理。但按照他們的概念，只有征服了六種催湧(色欲、憤怒等等)，免於所有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anarthas，卑鄙自私的欲望)，又徹底淨化了色欲心病的修習者，才有資格聆聽這樣的題目，而其他人都沒有權利。我們現在會更詳細地檢視這個題目。

確立和實現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心底夙願的聖茹帕·哥斯瓦米(Sri Rupa Gosvami)，撰寫了《奉愛甘露之洋(Sri Bhakti-rasamrta-sindhu)》、《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Sri Ujjvala-nilamani)》和其他神聖文獻。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傑·哥斯瓦米(Srila Krsnadasa Kaviraja Gosvami)撰寫了《永恆的主采坦亞經(Sri Caitanya-caritamrta)》。在寫作期間，他們深切關注到，這些超然愛意交流(rasa)的機密文獻不該落入不夠格的人手裡。萬一發生此事，便會世界大亂。《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Adi-lila) 4.231-237]約略提過這個題目，就像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傑·哥斯瓦米(Srila Krsnadasa Kaviraja Gosvami)所言：

e saba siddhanta gudha, — kahite na yuyaya
na kahile, keha ihara anta nahi paya

ataeva kahi kichu karina nigudha
bujhibe rasika bhakta, na bujhibe mudha

hrdaye dharaye ye caitanya-nityananda
e saba siddhante sei paibe ananda

e saba siddhanta haya amrera pallava
bhakta-gana-kokilera sarvada vallabha

abhakta-ustrera ithe na haya pravesa
tabe citte haya mora ananda-visesa

ye lagi kahite bhaya, se yadi na jane
iha vai kiba sukha ache tribhuvane

ataeva bhakta-gane kari namaskara
nihsanke kahiye, tara hauk camatkara

「有關神聖情感之王—主奎師那—與牧牛姑娘(gopis，體現最高的神聖愛意情感的巴佳牧牛少女)之情愛逍遙，不適合向普通的凡夫俗子披露那些深奧而機密的結論。但不揭示這些結論，誰都無法參透這個題目。因此我會隱晦地描述這些題目，於是只有品嚐超然愛意交流的奉獻者才會能夠明白，不夠格的傻瓜則不會。」

「任何人心裡確立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主尼提安南達·帕佈(Sri

Nityananda Prabhu), 聆聽這一切結論便會獲得超然喜樂。這整個教義就像初抽的芒果嫩芽一樣甜美, 只有比作杜鵑的奉獻者始能品嚐。駱駝一樣的非奉獻者不可能涉獵這些題目。因此, 我心裡有種獨特的歡欣。如果我所懼怕的是那些本身無法理解這些題目的人, 那麼在全部三個世界裡, 還會有什麼更大的快樂之源嗎? 因此, 頂拜過奉獻者後, 我正毫不猶豫地揭示這個主題。」

透過閱讀和聆聽這些題目, 每個人都能夠獲得最高福祉。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傑·哥斯瓦米從《聖典博伽瓦譚》(10.33.36)引用了下列詩節, 藉此澄清了這個題目:

anugrahaya bhaktanam manusam deham asthitah
bhajate tadsih krida yah srutva tat-paro bhavet

「為了施恩給奉獻者和受條件限制的靈魂, 至尊主奎師那展現祂的人形形象, 上演這些非凡的逍遙時光(娜莎之舞, rasa-lila), 以致任何聽到的人都會專心致意地對祂全情奉獻。」[引用在《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4.34)]

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傑在這裡指出, 這個詩節的動詞bhavet是命令式的。這就是說必須聆聽這樣的逍遙時光, 就像《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4.35)的下列詩節所述:

'bhavet' kriya vidhilin, sei iha kaya
kartavya avasya ei, anyatha pratyavaya

「在這個詩節, bhavet是命令式。因此這肯定是事在必行。不這樣做, 便會有偏差。」

為了向讀者提供信息, 我在這裡談及聖基瓦·哥斯瓦米在《令偉大奉獻者稱心如意(Vaisnava-tosani)》中, 對《聖典博伽瓦譚》上述引文(10.33.36)的注釋。anugrahaya bhaktanam manusam deham asthitah等等字句表明, 為了向祂的奉獻者賜愛, 至尊主奎師那以祂原始的人形形象顯現, 上演各種各樣的逍遙時光。因此, 雖然主奎師那是自我滿足(apta-kama)的, 但祂向奉獻者展示仁慈也十分恰當。這是純粹靈性善良(visuddha-sattva)與眾不同的特性。主恆常準備好按照奉獻者履行崇拜服務(bhajana, 即靈性專注)的表現, 賞賜相應的成果。聖佳達·巴茹阿塔(Sri Jada Bharata)對國王茹阿胡嘎拿(Rahugana)展示的好感, 還有主對蘇卡戴瓦·哥斯瓦米(Sukadeva Gosvami)的好感闡明了這

點。

在現在所討論的詩節之中，據說主為了對祂的奉獻者賜愛而展現祂的形象和逍遙時光。這裡所用的奉獻者(bhakta)一字是指巴佳-德薇(vraja-devis，即牧牛姑娘)、巴佳居民(vraja-vasis)和其他所有的偉大奉獻者—過去、現在和將來。為了對巴佳-德薇賜愛，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愛意盈盈地投入於初會前的情感(purva-raga，期待與奎師那見面時所體驗到情意綿綿的依戀)等等這樣的逍遙時光。為了向所有巴佳居民施恩，祂上演祂的誕生和其他逍遙時光，透過聆聽祂神聖逍遙時光的敘述，祂藉由祂的所有活動，對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奉獻者賜愛。

為了惠及奉獻者，主奎師那展現這一切逍遙時光。這樣做，即使是聽到主那些甚至更普遍的逍遙時光的普羅大眾(除了奉獻者之外)，也會完全傾向於主。因此，透過聆聽極具滋味的娜莎之舞，即主奎師那與百萬牧牛姑娘的圓舞，這樣的人肯定會專一地獻身於主—這點不容置疑。這個事實會在隨後的詩節詳細討論，例如vikriditam vraja-vadhubhir idam ca visnoh (《聖典博伽瓦譚》10.33.39)等等。

manusam deham asthitah等等字句也可以表示，那些獲得人類生命形式的生物體，能夠聆聽這所有逍遙時光，他們從而專一地獻身於至尊主。這是因為主唯獨化身在各個地球星，因此只有在這裡才以主的那種崇拜作為主要形式。因此住在地球星的人類便會輕易聽到主逍遙時光的這些敘述。

我們在這個詩節找到bhaktanam(為了奉獻者)一字，但在其他一些版本的適當位置，也找到bhutanam(為了眾生)一字。在第一種情況，要旨就是主只是為了奉獻者的緣故而顯現，他們是主顯現的根由。但為了按照他們與祂奉獻者的關係，向解脫靈魂、追求解脫的人、感官享樂者和其他眾生賜愛，主也顯現為祂的原始人形形象。因此有人說主顯現的原因是祂的慈悲。雖然如此，必須理解到主喜愛其他生物體，只是因為他們與祂奉獻者的關係。

施瑞達茹·斯瓦米(Sridhara Svami)在他那名為《Bhavartha-dipika》，為《博伽瓦譚》所寫的注釋撰述，透過聆聽主的逍遙時光，甚至連物質主義者都擺脫他們的物質專注，從而獨一地專注於祂，更何況是奉獻者。

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在他名為《揭示精義》的注釋，解釋這個詩節：「主上演各式各樣的逍遙時光，對祂的奉獻者展示好感。以人類生命形式來到，聆聽這些逍遙時光的生物體會專一地獻身於主。換言之，他們對聆聽主活動的敘述發展出堅定信心。聆聽奎師那逍遙時光題旨的重要性，我還

要多說什麼嗎？而這完全滿載綿綿愛意之情(madhurya-rasa)的娜莎之舞，甚至在主的其他逍遙時光之中也出類拔萃，非同凡響。這娜莎之舞就像一顆寶石、一個曼陀或一種特效藥，賦有這種不容爭辯的驚人能量，透過聆聽這娜莎之舞，所有人類形象的人都會獻身於至尊主。因此各類聆聽這些逍遙時光描述的奉獻者都會成功，獲得至尊快樂。能懷疑這點嗎？」

再者，我們可以引用《聖典博伽瓦譚》的詩節(10.33.30)：

naitat samacarej jatu manasapi hy anisvarah
vinyasyaty acaran maudhyad yatharudro bdhi-jam visam

「換言之，那些不是至尊主，既無力量又受業報影響的人，決不該模仿主的逍遙時光，那怕是在他們的心意裡。任何人若是愚蠢地模仿施瓦(Siva)神喝下海洋產生的毒素，他肯定會被毀滅。」

聖基瓦·哥斯瓦米和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對這個詩節的注釋的要旨就是，屈從於物質身體及缺乏至尊主的控制能量(anisvara)的生物體，行為舉止決不應該模仿主。甚至不應該抱有付諸實行的渴望，更何況是確實地逾越宗教守則，就像主在祂的逍遙時光看似有違宗教一樣。

把samacarana(行為)一字劃分為它的組成部分(samyak和acarana)時，表示圓滿的行為。這裡用以表示完全禁止這樣的活動。因此，要旨就是不應該採納這樣的行為，儘管是最輕微的程度。對自己來說，甚至連心意想像這樣的活動也不應該，更何況是透過言語或感官履行這樣的活動。

hi 一字表示千萬不可以做這件事。行為舉止若要那樣，便會徹底被毀。maudhyad(愚蠢)一字的意義就是，任何人若不知道主的全能和他自己的無能，愚蠢地採取這樣的行徑，便會一敗塗地。就像除了施瓦神以外，任何人若愚蠢地喝下致命劇毒，便會毒發身亡。但儘管喝下毒藥，施瓦神也安然無恙；相反，他甚至以喝下毒藥而喉嚨變成藍色的人(Nila-kantha)見稱，名聲更響，又更壯麗。

現在，在這個詩節，已禁止模仿這些行為，但在所引用的詩節(10.33.36) —yah srutva tatparo bhavet—顯然不僅是奉獻者，甚至是其他滿懷信心地聆聽這些逍遙時光的人，也會完全獻身於至尊主。《聖典博伽瓦譚》(10.33.39)的下列詩節進一步解釋了這點：

vikriditam vraja vadhubhir idan ca visnoh

sraddhanvito nusrnuyad atha varnayed yah
bhaktim param bhagavati pratilabhya kamam
hrd-rogam asv apahinoty acirena dhirah

「清醒冷靜的人起初不斷滿懷信心地，從他靈性導師那裡聆聽主奎師那與巴佳年輕新娘(牧牛姑娘)空前的娜莎之舞的敘述，後來又描述那些逍遙時光，很快便獲得對至尊主愛意盈盈的至尊奉愛(para-bhakti 或 prema-bhakti)，因而有能力迅速消除色欲心病。」

在這裡，聖基瓦·哥斯瓦米在《令偉大奉獻者稱心如意》評注：「總結了娜莎之舞的敘述之後，蘇卡戴瓦·哥斯瓦米深深沉醉在靈性狂喜之中。他在這個詩節描述聆聽和唱頌娜莎之舞的成果，從而惠及所有未來的聆聽者和誦讀者。那些滿懷信心不斷聆聽主奎師那與巴佳年輕新娘的娜莎之舞，後來又複述那些逍遙時光的人，迅即獲得對至尊主奎師那的至尊奉愛，從而摒棄色欲心病。」

Sraddhanvita 解釋為懷著堅定信心地聆聽。這個字用以防止因猜疑或輕視別具權威的韋陀經典(sastra)之言所引致的冒犯。這樣的負面品性與懷著信心聆聽的原則完全相反。它又用來促進持續不斷的聆聽；透過使用這個字，指出了聆聽的重要性。atha varnayed 那些字表示，不斷聆聽娜莎之舞和其他特別的逍遙時光之後，便會親自描述那些逍遙時光。藉由間接暗示，更進一步地表明了，在聆聽和誦讀後，也會憶念那些逍遙時光，並從中得到極大樂趣。換言之，sraddhanvitah anusrnuyat atha varnayed(滿懷信心一再聆聽，然後描述)等等字句，暗示了聆聽、唱誦、憶念、體驗到喜悅等等這一切。

至尊奉愛意謂遵循巴佳牧牛姑娘的奉愛。因此，這裡所指的奉愛是最高級的純愛奉愛。pratilabhya(獲得)一字和para-bhakti(具備與眾不同的純愛特點)一詞，表明心內先獲得至尊奉愛，時時刻刻展現它那層出不窮的多樣化。此後，便迅速摒棄色欲心病。

澄清了作為心病的 kama(物質色欲)和與至尊主有關的 kama(靈性之愛)之間的差別。這兩者彼此之間差別頗大。這裡的 kama 一字間接暗示，靈性之愛會迅即消除所有心病。

《博伽梵歌》(18.54)有云：「處於超越於三種自然形態污染的超然地位，完全滿足於自我，超然物外，既不悲傷又無欲無求，並對眾生一視同仁的人，會臻達對我的至尊奉愛。」

在《梵歌》的這個詩節，據說僅在心病消失之後，才獲得至尊奉愛；但在上述引用的《聖典博伽瓦譚》詩節，據說即使在心病消失之前，也能獲得至尊奉愛。因此便明白到，聆聽和誦讀娜莎之舞是最強大的靈修方式之一。

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在他的《揭示精義》注釋討論同一詩節(10.33.39)：當前綴詞 anu(一再或有系統地)用於聆聽(srnuyat)時，表示持恆的聆聽。從聽命靈師(sravana-guru)²和偉大奉獻者(Vaisnavas)口中不斷聆聽，此後又在自己創作的詩歌誦讀、講述或描述那些逍遙時光，便能獲得至尊奉愛—即具有純愛性質的那種奉愛。聽到聽命靈師的訓示之後，便會泛起從事靈性專注的欲望，聽命靈師就是從他那裡聆聽至尊主的基本真理的人。

組成動詞 pratilabhya(獲得)時，這樣使用了後綴詞 ktva : prati+ labh + ktva。根據梵文語法的規則，當後綴詞 ktva 用於賦有前綴詞的動詞字根時，會以 yap 來取代它。然後略去字母「p」，從而獲得了 pratilabhya 一字的最後形式。後綴詞 ktva 用於同一行事者履行的兩個動詞中的第一個，表示連續的動作(例如，得到了純粹愛意之後，他便摒棄心內的所有色欲渴望)。這樣的話，第一個動作是 pratilabhya(獲得純粹愛意)，第二個動作則是 apahinoti(摒棄心內的色欲渴望)。

因此，動詞 pratilabhya 的後綴詞 ktva 表示，雖然心裡仍然殘存色欲和其他邪惡，但純愛奉愛先進入心內，並以它的非凡影響力根除所有罪惡。換言之，聆聽和誦讀娜莎之舞具有這樣驚人的力量，以致摧毀忠誠修習者心中的色欲，他便得到純粹愛意。雖然這兩者同時發生，但純粹愛意的影響力首先展現，然後透過它的影響力，便驅除了心內所有的色欲渴望。

因此，由於聆聽和唱誦主逍遙時光的敘述，以致先獲得對主蓮花足的純粹愛意，此後，心靈便從色欲渴望和其他所有污染之中得到解脫。換言之，他變得完全純粹，因為純粹愛意不像追求導致非人格解脫的知識(jnana)和瑜伽(yoga)的方法那樣薄弱。奉愛既全能又極為獨立。

hrd-roga kama 等等字句表明心中的色欲渴望，以及與至尊主有關的靈性之愛之間的差別。與至尊主有關的靈性之愛，正是純愛甘露的本質，而心中的色欲渴望恰恰相反。因此，這兩種屬性彼此截然不同。透過採用 hrd-roga kama 等等字句，證實了這點。

dhira 一字意謂 pandita(學者)，即精通經典的人。拒絕接受這個詩節所說的，並認為：「只要色欲之疾殘存心內，便無法獲得純粹愛意。」的人，據說是具有無神論脾性的。免於這種愚蠢無神論想法的人稱為學者，即清醒的人

(dhira)。因此，只有那些對經典有堅定信心的人，才稱為學者。那些對經典之言沒有信心的人，是無神論者和聖名冒犯者。這樣的人永不能獲得純粹愛意。

因此，在堅信經典之言的修習者心中，透過聆聽娜莎之舞和其他敘述而出現信心。純粹愛意僅在這種滿懷信心的奉獻者心裡展現它的影響力，作為聆聽奎師那活動的敘述的成果。此後，存於奉獻者心內的色欲和所有罪惡都被徹底根除。

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對《聖典博伽瓦譚》(10.47.59)的注釋，也與這個討論有關。文中宣稱，奉愛是在任何個體之中，所見的高等品質的唯一原因。苦行、學問、知識等等，都不是高等品質的原因。雖然奉愛本身卓越無比，它不僅出現於具備所有好品質，最非凡出眾的個體身上。相反，它甚至會展現或留存在受盡千夫所指的無恥之徒身上。而且，它令骨子裡最卑鄙墮落的人獲得所有好品質，變得萬人景仰，又得到最高而最稀有的聯誼。

有鑑於此，奉愛女神只在所有低下傾向和欲望、冒犯、色欲和其他心病根除之後，才會進入內心的這個見解並不正確。相反，藉由至尊主或奉獻者的恩慈，或信心滿懷地履行靈性修習(sadhana)和靈性專注(bhajana，為了獲得對奎師那的愛而崇拜和冥想主的這種日常修習)，這種絕無僅有的奉愛先進入內心，然後所有要不得的傾向便自動消除。這個結論獲得一致贊成。

因此，堅信經典、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之言的忠信修習者，有資格聆聽甘露盈盈的《聖典博伽瓦譚》敘述。而那些相信只有完全免於要不得惡習和欲望的修習者，才有資格聆聽上述逍遙時光的人，既不會擺脫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也不會有資格聆聽—儘管誕生數百萬次之後。

另一個要考慮的要點是，若接受了這個論點，那麼我們這些仍然受到要不得惡習和欲望所影響的修習者，雖然具有信心，也決不能閱讀或聆聽聖薩拿坦·哥斯瓦米(Srila Sanatana Gosvami)、聖茹帕·哥斯瓦米(Srila Rupa Gosvami)、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和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a)等等品嚐超然愛意交流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Gaudiya Vaisnava)主要靈性導師(acaryas)的神聖書籍。這即是說，我們永遠都會喪失這些典範師所表達的，極機密崇高的奉愛真理。對自發奉愛(raganuga-bhakti)的強烈渴望的嫩芽，永不可能在我們心裡覺醒。賜予對奎師那純粹愛意(krsna-prema)的那位，最慈悲為懷的主莎慈之子(Sri Sacinandana)，我們會被永久騙去祂以往從未賜予的純愛極樂情感(prema-rasa)。那麼已托庇於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與其他師徒傳系(sampradayas)的偉大奉獻者會有什麼區別？

這就是第三個要考慮的要點。《永恆的主采坦亞經 (Sri Caitanya-caritamṛta)》[中篇逍遙(Madhya) 8.70]引用了《Padyavali》的這個詩節：

kṛṣṇa-bhakti-rasa-bhāvita matih
kriyatam yadi kuto pi labhyate
tatra laulyam api mulyam ekalam
janma-koti-sukṛtair na labhyate

在這裡，laulyam api mulyam ekalam(唯一的代價確實是強烈渴望)等等字句表明，即使是數以百萬次誕生所累積的虔誠活動，也無法激起這種極稀有的強烈渴望。那麼怎能獲得這種強烈渴望呢？kṛṣṇa-bhakti-rasa-bhāvita matih 等等字句表示，那個人的智慧或感知已被覺醒，向著對奎師那甘露盈盈的愛心服務(kṛṣṇa-bhakti-rasa)。這裡的言下之意是，品嚐超然愛意交流的偉大奉獻者，對奎師那甘露盈盈的愛心服務已經出現其中，滿懷信心地從他們口中聆聽滿載極樂情感的主奎師那逍遙時光敘述，或滿懷信心而專心致志地研習他們創作的，與主奎師那逍遙時光有關的典籍，藉此便會獲得這種強烈渴望。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有些人堅持，完全免於要不得惡習和欲望的修習者目前並不存在，因此沒有人有資格，將來任何人也不會有資格。這個論點完全不合邏輯。免於色欲和所有其他要不得的惡習和欲望，它本身不是進入自發奉愛的資格。相反，覺醒了向著主甜美(madhurya)那面的強烈渴望，才是進入自發奉愛的唯一資格。僅是定期奉行遵循規範奉愛(vaidhi-bhakti)的支體部分，對自發奉愛的強烈渴望不一定會自動覺醒。這點的證據遍尋不獲。因此，我們最高的義務就是遵循歷代典範師對《聖典博伽瓦譚》上述詩節注釋的要旨。

藉由他的聖恩，聖靈性導師蓮花聖足(srīla guru-pada-padma)，已經進入永恆逍遙時光的(nitya-līla-pravīṣṭa)，噢姆(om)，於主維施努蓮花足下(visṇupada)破除物質欲望的(astottara-sata)聖施瑞曼·巴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Srī Srimad Bhakti Prajñāna Kṛṣṇa Gosvāmī Mahārāja)的激勵，以及眾多大黃蜂一樣的奉獻者的一再懇求，我現在連同聖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和聖基瓦·哥斯瓦米那分別名為《揭示精義》和《令偉大奉獻者稱心如意》的注釋要旨，向讀者呈獻《神聖笛子之歌》。信心十足地閱讀這個主題，滿懷信心的奉獻者心裡肯定會萌生加入自發奉愛的強烈渴望。這本身正是人生的目的。詳細解釋了這點，我就此結束討論。

祈求聖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一點恩慈，
以身體、心意、言語、智慧完全皈依的棄絕僧(Tridandi-bhiksu)
聖巴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

註一. 沉醉於奉愛高階和擅於品嚐超然情感的奉獻者。

註二. 從他那裡聆聽奉愛的基本真理和機密面貌，並灌輸加入靈性專注這個渴望的那位靈性導師。通常是傳授有關靈性專注的訓示之同一位靈性導師 (bhajana-siksa-guru)。

吉祥禱文

namah om visnupadaya gaura-presthaya bhutale
sri-srimad-bhakti-prajnana-kesava iti namine
atimartya-caritraya sva-sritanan ca paline
jiva-duhkhe sadarttaya sri-nama-prema-dayine
gaurasraya-vigrahaya krsna-kamaika-carine
rupanuga-pravaraya vinodeti-svarupine

我頂拜我最崇敬的神聖導師，宇宙之師(jagad-guru)，奧姆(om)，在主維施努的蓮花足下摒除物質欲望的(visnupada astottara-sata)聖施瑞曼·巴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Sri Srimad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Maharaja)，他深得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鍾愛，他像是雙親那樣的守護者，以極神聖之愛養育那些托庇他的人，看到背離主奎師那(Sri Krsna)的生物體(jivas)飽受痛苦，心生憐憫，他的心恆常融化，他正把聖名和純粹愛意(prema)賜給他們，他是瑪哈帕佈(Mahaprabhu)純粹愛意的容器的展現，他是聖茹帕·哥斯瓦米(Sri Rupa Gosvami)傳系內，純愛奉愛(prema-bhakti)的頂尖傳教士，由於他極擅於令維諾德·茹阿迪卡(Vinodini Radhika)和瑪哈帕佈快樂，因此他的名字是維諾德(vinoda)。

visvasyanatha rupo 'sau bhakti-vartma-pradarsanat
bhakta-cakre varttitatvat cakravartty akhyaya bhavat

由於他為普世照亮奉愛之途[就像維斯瓦納大神明(Visvanatha Mahadeva)，施瓦神(Siva)，即最佳奉獻者一樣]，因此稱之為「維斯瓦納(Visvanatha)」。由於他在奉獻者團體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稱之為「查誇瓦爾提(Cakravarti)」。故此，他堪稱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cakra 一字表示圈子或車輪，varti 則表示居住。因此，cakravarti 表示住在圈子或社區的人。這樣的話，varti 一字也有軸或輪軸的意思，車輪在它的周圍旋轉。因此，查誇瓦爾提是偉大奉獻者(Vaisnava)團體以他為軸而繞轉的那個人。]

sri caitanya mano 'bhistam sthapitam yena bhutale
svayam rupah kada mahyam dadati sva-padantikam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Sri Caitanya Mahaprabhu)的親愛同遊聖茹帕·哥斯瓦米，何時會賜我他蓮花足的庇蔭？他確立了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

(krsna-prema), 以及在這個世界獲得它的方法，從而實現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心或夙願。

vancha-kalpatarubhas ca krpa-sindhubhya eva ca
patitanam pavanebhyo vaisnavebhyo namo namah

我再三頂拜偉大奉獻者，他們似是願望樹，他們是恩慈之洋，他們拯救墮落的受條件限制靈魂。

venu-nada-sudha-vrstya niskramayyokti madhurim
yasam nah payayamasa krsnas ta eva no gatih

透過祂笛子之歌形式的甘露陣雨，喜愛在巴佳(Vraja)閒逛的主奎師那使祂最親愛的巴佳牧牛姑娘(vraja-gopis)，受到她們無拘無束的純粹愛意激發，因而傾瀉出滔滔不絕的甜言蜜語。祂從而賜予我們好運，得以豪飲那些牧牛少女的說話，她們是我們獨一無二的庇蔭。

namo mah –vadanyaya krsna-prema-pradaya te
krsnaya krsna-caitanya-namne gaura-tvise namah

極寬大為懷的主奎師那·采坦亞正在賜予對奎師那純粹愛意的那份珍貴禮物，對半神人來說，它都絕無僅有。祂是主高毘贊-瓦拉巴(Sri Gopijana-vallabha)，即主奎師那本人，牧牛姑娘的情人，取用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情感和身體光芒，現在閃耀著金黃的膚色。我在主高認格·瑪哈帕佈面前萬分恭敬地頂拜。

詩節一

sri-suka uvaca
ittham sarat-svaccha-jalam
padmakara-sugandhina
nyavisat vayuna vatam
sa-go-gopalako 'cyutah

sri-sukah uvaca—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Sri Sukadeva Gosvami，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Srimati Radhika)非常寵愛的鸚鵡(sriya suka)說]；ittham—這樣；sarat—秋季；svaccha—清澈；jalam—水；padma-akara—蓮花正在雅沐娜(Yamuna)、百花湖(Kusuma-sarovara)、心意恆河(Manasi-ganga)、哥文達湖(Govinda-kunda)等等湖泊、池塘和河流盛放；sugandhina—瀰漫著甜美幽香；nyavisat—祂進入；vayuna—藉由清涼芳香的微風；vatam—帶著；sa—和；go—牛兒；gopalakah—和牧牛童；acyutah—不敗的南達之子(Nanda-nandana)夏瑪遜達爾(Syamasundara)。

譯文

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非常寵愛的鸚鵡)說：「帕瑞悉大君(Pariksit Maharaja)啊，聖溫達文(Sri Vrndavana)現在給秋季精心打扮，甚至更壯麗。湖泊、池塘和河流盡量注滿清澈的甜水。芬芳的微風從各個湖泊帶來盛放蓮花的動人幽香，輕輕吹拂。在這種怡人氣氛之中，不敗的南達之子—主奎師那(Sri Krsna)—在祂的牛和牧牛童(gopas)朋友伴隨之下，進入非常迷人的溫達文森林。」

倍添歡樂的注釋—

《Ananda-varddhini-Vyakhya》

在上一章³，天鵝般奉獻者之翹楚—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非常迷人地描述了溫達文的壯麗秋色。在這一章，他描述奎師那在秋季在森林狂歡。一般而言，六個季節—夏季、雨季、秋季、霧季、冬季和春季—一個接一個地來來去去。在夏季，眾生被驕陽的猛烈陽光折磨得苦不堪言；青草、樹木和植物普遍都枯萎。池塘、湖泊、水池和其他水塘也開始乾涸，河流的水流顯著減慢。隨著雨季來臨，所有湖泊都滿溢，開始泛濫，洪水滔滔的河流，情況可怕。到處

的水都變成泥濘；樹木一片嫩綠，新葉滿枝；天空密雲滿佈，時而輕洒甘霖，時而傾盆大雨。

秋季一來臨，池塘、湖泊和河流都自然變得清澈。秋月甘露盈盈的銀光促使百花吐艷。無數星星簇擁著的滿月，從無雲的澄空認然而起。心靈也漲滿新穎歡樂情感的浪濤。因此奎師那在秋季期間在娜莎之地(rasa-mandala)起舞，又與巴佳少女(vraja-ramanis)⁴在溫達文享受多種活動。

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在其他多個段落，也描述溫達文在冬季和霧季的美麗。在春季，所有樹木、植物、動物、鳥兒和人類都生意盎然，展現出欣欣向榮的清新感覺。樹木和植物都萌生新葉和嫩芽，人們都喜樂地高唱潑彩(Holi)和其他歌曲。這時候，巴佳之地看似打扮得像個新娘。

聖地溫達文(Vrndavana-dhama)是最超然，非凡和奇妙的地方，在那裡，所有季節之中那顛倒眾生的迷人王后—春季，她獨特的壯麗永恆地統治萬物，那裡恆常綠草如茵，鋪滿大地。整個氣氛都瀰漫著超然喜樂和青春的痴醉。這兩者混合，創造出有增無減的歡樂王國，以魔力迷住身體和心意。

秋季的吉祥到臨令雨季好勝的烏雲無地自容。那時候，整個氣氛都歡欣鼓舞—到處都反映著一片綠光，樹上出現嫩葉和鮮花，又滿佈歌聲優美的鳥兒。河流、溪流、池塘、水池和瀑布都蘊含純淨的甜水。她們的波浪看似互相嬉戲，又似渴望被親吻那樣互相追逐。眾多彩色蓮花在所有池塘和河流盛放，樹木也繁花滿枝，長滿香氣怡人的雞蛋花和各式各樣的茉莉花(campa、cameli、beli和juhi)。痴醉的蜜蜂品嚐這些花朵的甘露，森林的池塘、河流和山丘回響著牠們動聽的嗡嗡聲。背負著甜美醉人香氣的重擔，微風撞到樹枝上，失去平衡。

描述主奎師那在秋季嬉戲時，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喜形於色地說:ittham sarat-svaccha-jalam padmakara-sugandhina。「帕瑞悉大君，我只是局部描述了溫達文的無與倫比之美，她因立秋而特別壯麗。看到之前描述過的，溫達文這時候的可愛之處，無限逍遙時光的上演者—主奎師那一欣喜若狂。為了在林中漫步和更進一步地觀賞她的美麗，祂和祂眾多的牛和牧牛童朋友走進溫達文。」

隨著秋季到臨，百花湖、帕文湖(Pavana-sarovara)、心意恆河、雅沐娜，還有森林的其他湖泊都自動變得清澈見底。河的水流慢下來，她們的心緒轉為莊重，她們的波浪也變得輕柔。無數各色各樣的蓮花、百合和其他花卉爭妍鬥麗，把湖泊和河流精心打扮得美輪美奐。溫柔的微風吹送著這些花朵的美妙幽香，瀰漫了整個溫達文。始終如一，從不偏離本性的不敗者(Acyuta)⁵主奎師

那，一走進溫達文便滿懷至尊喜樂。

註三. 《聖典博伽瓦譚(Srimad-Bhagavatam)》第二十章。

註四. Ramanis—擅於覺醒甜蜜綿綿情意的嬌羞少女，一睹芳容便心花怒放。

註五. Acyuta—祂永不偏離祂的固有品質、尤其是祂的恩慈、祂的美麗和祂甜美的逍遙時光；祂一諾千金，取悅祂的奉獻者，萬無一失。

詩節二

kusumita-vanaraji-susmi-bhrnga-
dvija-kula-ghusta-sarah-sarin-mahidhram
madhupatir avagahya carayan gah
saha-pasu-pala-balas cukuja venum

kusumita—百花盛放，爭妍鬥麗；vana-raji—在森林的一排排樹木中央；susmi—瘋狂的；bhrnga—蜜蜂；dvija—鳥兒的；kula—和一群群的；ghusta—回響著；sarah sarit—它的湖泊、池塘和河流；mahidram—哥瓦爾丹(Govardhana)、南迪斯瓦爾(Nandisvara)和其他山丘；madhu-patih—蜜糖之主，即所有甘露盈盈的情感和神聖甜美之洋(akhila-rasamrta-sindhu)主奎師那[在這裡，蜜糖(madhu)意指超然愛意交流(rasa)。因此蜜糖之主是指超然愛意交流的至尊享受者奎師那，祂是所有超然愛意交流的甘露之洋。蜜糖又解釋為奎師那所享受的春季(vasanta)]；avagahya—進入；carayan—放牧；gah—牛；saha-pasu-pala-balah—與牛、牧牛童和祂的哥哥巴拉茹阿瑪(Balarama)為伴；cukuja—振動；venum—祂的笛子。

譯文

「如痴如醉的蜜蜂在一排排花團錦簇，萬紫千紅，花香撲鼻，枝葉茂盛的蒼翠樹木之中到處飛鳴。一群群種類繁多的鳥兒從一個地方飛到另一個地方時，森林的所有湖泊、河流和山丘都回響著牠們悅耳的歌聲。帶牛群放牧時，超然愛意交流之蜜的享受者—主奎師那—在巴拉戴瓦(Baladeva)和牧牛童伴隨之下，走進溫達文，以祂迷人的笛子吹奏動人的甜美旋律。」

倍添歡樂的注釋

溫達文之地的自然美難以形容。巴佳王之子與祂的牛和牧牛童朋友吉祥的光臨，使她甚至更優美怡人。Kusumita-vanaraji—多種不同的樹木和蔓藤長滿初抽嫩葉、花朵和水果。為什麼不應該是這樣呢？就像蜜蜂是花蜜唯一的享樂者，超然愛意交流之蜜的享受者—主奎師那—也是所有超然愛意交流之蜜的唯一享受者和至尊倉務員。

對春季摯愛的主人—主奎師那—來說，她也是蜜糖(madhu)，祂是她承認的服務對象。因此溫達文悉心打扮來歡迎祂，即她敬重的主和主人，實在不足

為奇。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一進入溫達文，樹木、蔓藤、動物和鳥兒，全都欣喜若狂。看見此情此景呈現眼前，實在難以分辨究竟是森林因百花盛放而繁茂壯觀，還是樹木因森林蒼翠茂盛而沉醉於狂喜極樂之中。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引用了牧牛姑娘的說話：jayati te'dhikam janmana vrajah srayata indira sasvad atra hi。在奎師那顯現在溫達文之前，幸運女神拉釋米女神親自來到溫達文，以多種方式為她打扮，玉成奎師那在那裡嬉戲。整個森林似是全面盛裝打扮，準備好迎接奎師那。

描述溫達文的艷麗秋色時，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說：susmita-bhrnga-dvija kula-dhusta-sarah sarin-ahidhram。到處都開遍各色各樣的茉莉(bela和juhi)和其他多種花兒，目不暇給。它們的芳香無遠乏界，招引蜜蜂品嚐它們的花蜜。多群嗡嗡飛鳴的蜜蜂受到吸引，安坐在可愛的百花上，喝了甘露之後，牠們又去找其他花兒來品嚐。這樣盡情飽嚙甘露之後，牠們痴醉高歌。仿似森林女神(Vana-devi)以牠們的嗡嗡聲，歡迎超然愛意交流之蜜的享受者—主奎師那—的光臨。聽到蜜蜂的鳴叫聲，鸚鵡、多種杜鵑和其他鳥兒怎能沉默不語呢？牠們也以牠們的吱喳聲一起合唱，浸在狂喜極樂之中。沉醉在喜樂之中，牠們飛來飛去，從一棵樹飛到另一棵樹，從一枝樹枝飛到另一枝樹枝，令整個溫達文回響著牠們的歌聲。蜜蜂的嗡嗡聲和鳥兒的歌聲交織成無可比擬，溫婉動人的交響樂，在溫達文的所有池塘、湖泊和山丘縈迴，餘音裊裊。

奎師那—牧牛王之子—與祂的朋友和哥哥道君(Dauji)一起，以放牛為藉口走進溫達文，但祂其實只是來豪飲溫達文的迷人之美。聽到蜜蜂的嗡嗡聲和鸚鵡、杜鵑和其他鳥兒動聽的歌聲，奎師那開始愉快起舞。為了觀賞各個森林的美麗，祂在祂無數朋友和牛兒陪伴之下，從一個森林走到另一個森林。點綴著翠綠森林之地的無數花卉，在奎師那進入時數目倍增，它們的香氣甚至更沁人心脾。看到瘋狂孔雀的舞蹈，聽到鳥兒的歌聲，在雅沐娜河畔的森林裡，奎師那以祂迷人的三曲(tri-bhanga-lalita)姿勢，靠向一棵興奮莫名的卡丹巴(kadamba)樹的一根樹枝。祂把祂的笛子抵在祂柔軟的唇上，把祂那藍蓮花蕾似的手指放在笛孔上，吹奏動人的旋律。

Saha-pasu-pala-balas cukuja venum—達瑪(Dama)、施瑞達瑪(Sridama)、瓦蘇達瑪(Vasudama)、蘇巴拉(Subala)和祂其餘的朋友，與道君一起，也吹奏祂們的笛子、號角和其他樂器，與奎師那的笛子和諧協奏。整個溫達文開始響徹陣陣樂韻。聽到這甜美動人的樂章，所有動與不動的生物都心醉神迷。那時候，一道無法言喻而從未體驗過的喜樂小溪流遍溫達文。

詩節三

tad vraja-striya asrutya
venu-gitam smarodayam
kascit paroksam krsnasya
sva-sakhibhyo nvavarnayan

tat — 那；vraja-striyah — 巴佳 (Vraja) 的少女 (kisoris)；asrutya — 聽到；venu-gitam — 笛子之歌 (venu-nada)；smara-udayam — 愛欲情感，激起強烈渴望，想與奎師那見面；kascit — 她們其中之一；paroksam — 私下地 [(數以十萬計的牧牛姑娘 (gopis) 在僻靜地點聚集，沒有別的人在場，甚至連奎師那、牧牛姑娘的婆婆或其他家庭成員都不在)；krsnasya — 奎師那的 (祂摯愛的牧牛姑娘)；sva-sakhibhyah — 對她們的親密同伴；anu-avarnayam — 不斷描述 [無分彼此的 (tad-atmika) 牧牛姑娘恰到好處地描述主奎師那]。

譯文

「當巴佳青春可人的少女聽到主夏瑪遜達爾的笛聲時，愛意情感及與祂見面的強烈渴望湧現心頭。她們在僻靜地點對她們的親密同伴描述主奎師那的美態和品質，以及祂笛子的強大影響力。」

詩節四

tad varnayitum arabdhah
smarantyah krsna-cestitam
nasakan smara-vegena
viksipta-manaso nrpa tad

tat—那(奎師那笛子的甜美); varnayitum—描述; arabdhah—開始; smarantyah 憶念(夏瑪遜達爾的品質在她們的心意內翻騰); krsna-cestitam—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吸引了萬物的心); na asakan—她們不能; smara-vegena—藉由愛欲的力引致想與奎師那見面的強烈渴望; viksipta—刺激了; manasah—她們的心意; nrpa—帕瑞悉王啊。

譯文

「帕瑞悉王啊，巴佳的美少女互相之間肯定想討論主奎師那笛聲的甜美，但當她們一想起笛子，她們心上人那動人逍遙時光的景象，祂無法抗拒的瞥視愛意盈盈，祂令人心動的眼眉，祂迷人的微笑，以及祂其他迷人面貌馬上展現在她們心裡。甚至連丘比特也迷倒的巴佳王之子—夏瑪遜達爾，以祂的品質撩動她們的心意，在她們心裡激起與祂見面的強烈渴望。她們完全無法控制她們的心意，它們立刻去加入她們摯愛的主奎師那。牧牛少女現在怎能說話呢？因此她們無法描述祂。」

倍添歡樂的注釋

在溫達文，在欣欣向榮的樹木和蔓藤而美不勝收的雅沐娜河畔，奎師那以祂優美的三曲姿勢站著。靠在一棵花團錦簇的卡丹巴樹一枝彎曲的樹枝上，祂用祂的笛子吹奏動人的音符。沉醉於至尊喜樂之中，所有動與不動的生物都忘了他們的軀體和身體的所有連繫。迷人的笛子之歌，即笛子動聽流暢的旋律⁶無法把它的甜美局限在森林裡，反而縱身而出，在微風上翩翩起舞，挨家挨戶地走遍巴佳。它進入所有巴佳居民的耳朵，造成席捲心靈的情感巨浪。

溫達文是所有各種各樣超然愛意情感(bhavas)的天然泉源。男男女女、鳥兒、動物、昆蟲、以至樹木和蔓藤，還有山丘、湖泊和河流等等沒有意識知覺的實體—全都滿載愛意情感。按照他們靈性情感的程度，他們品嚐至尊樂趣的化身—巴佳王之子，夏瑪遜達爾—空前濃郁的甜美甘露。就像烏雲的雷霆令來

自無窮無盡而深不可測之洋的大量雨水淹沒海岸，雲霞般青春常駐的精湛舞蹈家(nava-kisora natavara)也同樣激盪巴佳居民心裡的靈性情感之洋。

巴佳之地(Vraja-bhumi)滿載四種情感—僕人(dasya)、友誼(sakhya)、父母之情(vatsalya)、綿綿情意(madhurya)—大部分居民都以朋友、父母、愛侶情懷為主。懷著朋友情懷的施瑞達瑪、蘇巴拉和其他牧牛童，視奎師那為他們的朋友，透過這種情感品嚐祂的甜美。南達爸爸(Nanda Baba)和雅淑姐媽媽(Yasoda Ma)，懷著父母情懷關懷備至地照顧奎師那，其他年長的牧牛郎(gopas)和牧牛姑娘也以同一情懷，對主奎師那視如己出。他們這樣品嚐奎師那童年的魅力。聖茹阿妲、祭鐸瓦麗(Candravali)和牧牛童其他的所有年輕妻子，把奎師那視作她們生命中的摯愛，懷著愛侶情懷品嚐少年奎師那的美麗。每當巴佳的人何時以任何方式與奎師那接觸，不管是看見祂的美麗和逍遙時光，觸摸祂，聽到祂動人的聲音，或是傾聽祂吹奏笛子，他們心中都湧起愛意情感，似是汪洋的洶湧波濤。他們裡裡外外都情感高漲。

巴佳的所有母牛對奎師那都懷著母愛。因此觸碰到奎師那，看到祂或聽到祂的笛子之歌，都令它們的心—那是父母情懷之洋—翻起眾多滔天巨浪。母牛的乳房流下一條條奶川，淹沒了森林之地。除此之外，雖然樹木、動物、河流和山丘也許沒有父母或朋友情懷那樣的特別關係，但也對奎師那培養深摯的感情。聽到祂的笛子之歌，或是即使以任何方式與祂稍有連繫，它們也立即欣喜若狂，毛髮直豎。

在秋季，南達之子(奎師那，即南達王之子)渴望在聖溫達文優美無比的翠綠森林漫步，非常動人地吹奏笛子，使巴佳居民的心滿載之前從未體驗過的喜悅。不單如此，巴佳的年輕新娘(vraja-vadhus)心中湧起難以形容的喜樂情感新浪濤。由於南達之子天生就是超然愛意交流(rasa)的享樂者之至尊翹楚，因此在吹奏笛子之歌時，祂心裡肯定也激起嶄新的喜樂情感。這是真的，尤其現在溫達文在清朗明媚的秋季極為迷人，風光如畫，而奎師那展現著兩個年期的甜美交接點—從童年(pauganda)剛剛步入青春初期。

當祂從祂父親的王宮—南達府(Nanda Bhavan)—出來，到森林漫步時，巴佳年輕新娘從她們的窗口，又從樹木和蔓藤後面窺看，她們的眼睛渴望一見奎師那。誰能說這一切元素和甜美記憶的匯聚，沒有在主南達之子心裡激起與年輕新娘見面的強烈渴望？當奎師那開始吹奏笛子時，每個人心裡都體驗到至尊喜樂，但在巴佳年輕新娘心裡的情感之洋卻獨特地翻滾。她們開始對彼此歌唱，榮耀那笛子之歌的甜美。Tad vraja-striya asrutya venu-gitam smarodayam—當巴佳少女聽到主夏瑪遜達爾的笛聲時，她們心裡激起愛意情感及與祂見面的強烈渴望。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祭鐸瓦麗和其他巴佳少女與主奎師那同齡。她們與祂青梅竹馬，嬉戲玩樂，毫不猶豫，又無分彼此。因此祂們之間感情深厚。真的，沒有奎師那，牧牛姑娘便無法活下去。在童年時，她們沒有區分男女。但隨著她們日漸長大，與祂見面時，卻發展出矜持、自制和其他這樣的品質。然後她們結婚一嫁作人婦，奎師那則成為她們的情人。現在她們青春可人，祂們彼此縱有強烈的愛，卻甚少無拘無束地見面。縱是有夫之婦，她們卻時刻熱望與奎師那見面，準備摒棄她們的家庭責任、端莊和恐懼。牧牛童簇擁著的主奎師那經常和道哥哥(Dau Bhaiya)一起放牛，一些牧牛姑娘會躲在大樹後，其他則會熱切地從她們的窗戶窺看，盼能一見祂甜美的蓮花臉。聽到笛子之歌令她們按捺不住，坐立不安。她們不顧一切要與她們摯愛見面的熱切渴望無以復加，以致她們最後摒棄她們的自制、矜持、家庭責任、忠貞、道德操守和其他形式的禮節，去與祂見面。

懷著愛侶情懷的牧牛姑娘有四種：svapaksa—那些偏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或在她那一組的牧牛姑娘；vipaksa—在情敵祭鐸瓦麗那一組的牧牛姑娘；tatastha—巴鐸(Bhadra)等等中立的牧牛姑娘，她們傾向祭鐸瓦麗；以及 suhrd—那些喜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牧牛姑娘，例如夏瑪拉(Syamala)。各類已婚和未婚的牧牛姑娘全都包括在這些稱為「瑜塔(yuthas)」的組別之中，然後又再細分多次。每個瑜塔小組都有一位領袖，稱為組長(yuthesvaris)。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是偏愛她的那組牧牛姑娘的組長，祭鐸瓦麗是敵對組的，夏瑪拉是喜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那組的，巴鐸則是中立組的。具備過人的姿色、品質和其他屬性，拉麗妲和維薩卡等等女朋友也有資格成為組長，但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美貌、品質和情感完全迷住，她們從不希冀稱為獨立組長。

瑜塔小組細分為人數更少的小組，稱為「嘎那(ganas)」，然後又再分為人數更少的小隊，稱為「薩瑪佳(samajas)」。十至十二個感情深厚又志同道合的牧牛姑娘組成一個薩瑪佳小組。她們毫無保留地互訴心聲。

這些牧牛姑娘有三類—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直接展現(kaya-vuyha)、永恆完美的(nitya-siddha)和透過修習達到完美的(sadhana-siddha)牧牛姑娘。由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直接顯現的那些牧牛姑娘，稱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直接展現。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把自己擴展成眾多形象，增添奎師那逍遙時光的風味。永恆完美的牧牛姑娘是微靈本體(jiva-tattva)⁷。她們顯現自巴拉戴瓦·帕佈，從不受假象(maya)束縛。

透過修習達到完美的牧牛姑娘有兩類：yauthiki 和 ayauthiki。被牧牛姑娘的愛心情感完全迷住，遵循自發奉愛(raganuga)之途專注地履行循序漸進的靈

修(sadhana-bhajana)⁸的修習奉獻者。那些以小組形式修習，終於誕生在巴佳，在那裡再次相聚的人稱為小組形式(yauthiki)；那些獨自或與另外一至兩人一起專注地修習自發奉愛的靈修，之後誕生在巴佳的人，稱為非小組形式(ayauthiki)。

小組形式的牧牛姑娘也有兩類：(1) 《韋陀經》化身(sruticaris)和 (2) 牟尼化身(municaris)或聖人化身(rsicaris) [即丹達卡認亞(Dandakaranya)的聖人]。看到與奎師那上演娜莎之舞和其他逍遙時光的牧牛姑娘的幸運，《韋陀經》化身驚訝不已。滿懷極大信心從事嚴酷的苦行，他們得以投生於巴佳牧牛姑娘的家。然後，藉由與永恆完美和直接展現的牧牛姑娘聯誼的影響力，她們輕易加入娜莎之舞和其他逍遙時光。

《巴哈-瓦曼宇宙古史(Brhad-vamana Purana)》提到聖人和牟尼化身的牧牛姑娘，書中記載她們渴望與奎師那見面，在牧牛姑娘指導下履行靈性專注。之前，在特瑞塔年代(Treta-yuga)作為聖人時，他們在丹達卡認亞森林看到主茹阿瑪祭鐸(Sri Ramacandra)極動人的美麗時，他們心裡想與奎師那一起的那個渴望甚至變得更強烈⁹。明白到他們由衷的願望，最慈悲為懷的主茹阿瑪祭鐸賜福他們在巴佳誕生為牧牛姑娘，他們在下一個杜瓦帕茹年代(Dvapara-yuga)便得償所願。他們有些人領受到永恆完美牧牛姑娘的聯誼，輕易加入娜莎之舞。那些得不到永恆完美牧牛姑娘聯誼的人，因瑜伽瑪亞(Yogamaya)的力量而被她們的丈夫阻止，被迫留在家中，瑜伽瑪亞是主的逍遙時光能量，她讓淨化了的生物體進入祂的逍遙時光。

當主南達之子七歲時，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其他巴佳牧牛姑娘六歲。雖然以世俗標準來說，祂們外貌舉止與小孩子無異，但即使在那時候，至尊首神—主奎師那—和祂的永恆摯愛都真實地展現出青春少年少艾的情感，極為渴望與彼此見面。縱是整個物質宇宙之主、遍存萬有的靈魂、無所不知的至尊控制者和所有能量的倉庫，主奎師那卻受制於雅淑妲、南達，以及其他年長牧牛郎和牧牛姑娘的父母之愛，還有祂朋友施瑞達瑪、蘇巴拉等等的純愛。在這種朋友純愛的影響之下，奎師那享受放牛、玩遊戲、開玩笑、跳舞和其他童年逍遙。同樣地，受制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其他巴佳牧牛姑娘的綿綿情愛，奎師那呈現祂迷人的情人形象，品嚐娜莎之舞和其他多種祂作為少年郎而上演的逍遙時光甘露。處於這種愛侶情懷之中，眾主之主，至尊控制者—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正是英雄；祂自己的內在能量—牧牛姑娘，則是女英雄(nayikas)，她們是祂的喜樂能量化身，品嚐最高的愛訛表達。

在相會之前，英雄和女英雄對彼此感到刻骨銘心的依戀，也體驗到無法遏止的渴望，想要見面。經典描述這種情況為初遇前的情感(pruva-raga)：

ratir ya sagamat pruva-darsana-sravandi-ja
tayor unmilati-prajnaih purva-ragah sa ucyate

《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15.5)

當英雄和女英雄身體的每個原子都滿載對彼此的愛意情感時，他們熱切渴望相會，激動不已。即使在見面之前，聽到歌頌彼此的美貌、品質和其他富吸引力的特質時，他們都體驗到心頭湧現的不同情感。這些情感引致美妙地難以描述的不顧一切之感，精通愛心交流甘露經典的聖人稱之為初遇前的情感。在初遇前情感的這個境界，產生了熱切渴望(lalasa)、焦慮(udvega)和失眠(jagarana)等等各種各樣短暫情感的展示(sancari-bhavas)。

在這個世俗國度，正是英雄首先體驗到見面的渴望。但在超然英雄和女英雄的情況，即主奎師那和牧牛姑娘，卻是牧牛姑娘先體驗到這些情感。《聖典博伽瓦譚》描述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其他牧牛姑娘初遇前的情感。這裡要注意的是，牧牛姑娘與高毘納(Gopinatha)¹⁰的相會不像普通風流韻事那麼可恥低下，這點相當重要。外在而言，兩個國度的愛情韻事看似差不多，但俗世的英雄和女英雄的愛和相會卻卑鄙低俗、不值一顧、有失身份。另一方面，巴佳少女初遇前的情感和她們愛意盈盈而樂不可支的活動，卻超然地純潔無瑕，賜予對奎師那的情感。對祂的純粹愛意會出現在有所聽聞的熱心人心裡，物質色欲高燒也消退。

因此，天鵝般的奉獻者之翹楚，蘇卡戴瓦·哥斯瓦米首先描述，對奎師那滿懷歷久彌新之愛(krsnanuragini¹¹)的巴佳年輕新娘聽到動人的笛子之歌時，與奎師那見面的深摯渴望怎樣出現在她們心中。一進入巴佳，所有超然愛意交流的全部甘露之化身(akhila-rasamrta-murti)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馬上透過笛子傳達祂渴望與牧牛姑娘見面。牧牛姑娘在自己家中聽到那笛聲時，她們手足無措，十分無助。她們對奎師那的愛和渴望(smara)，在她們心裡的寢室甦醒過來。三十三種短暫的狂喜之兆(vyabhicari bhavas)的其中多種，開始在她們身體的每個部分出現，她們也無法控制她們的強烈情感。為了止息她們心中的騷動，主奎師那摯愛的牧牛姑娘在僻靜處見面，與她們的密友討論祂笛子的強大影響力—kascit paroksam krsnasya sva-sakhibhyo 'nvavarnayan。

巴佳牧牛姑娘極為保守忠貞，她們的高度自控也堪稱典範。她們對她們的情人，神聖的至尊男性(para-purusa)南達之子培養深刻的依戀，但她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想向任何人透露這件機密事情。即使想到這個秘密，她們的心也開始悸動。但對奎師那的歷久彌新之愛對其他一切毫不在意，以它自己驍勇的力

量，開始日復一日地在她們心內越加彰顯。最後，牧牛少女的自控、矜持、尊敬、恐懼、家庭責任、忠貞和其他強大的限制都開始減弱。

奎師那的笛子之歌是歷久彌新之愛(anuraga)的永恆同遊，這種愛意情感驚人清新而令人臣服。任何人對奎師那即使只有一丁點情感，笛子的動人音韻都會經由耳朵直達心房。然後潛藏隱密的歷久彌新之愛便會覺醒，了然於心。因此處於初遇前情感這個境界的牧牛姑娘，聽到笛子迷人悅耳的樂曲時變得瘋狂。巴佳少女對奎師那的強烈愛意既自然又永恆完美，秘密地藏在她們心房的廟宇。作為奎師那的童年玩伴，她們的歷久彌新之愛只是略為展現；但當她們步入青春期，成婚和嫁入她們夫家時，她們的純粹愛意便穩妥地隱藏心裡，以至誰也不會懷疑。其他人甚至連半點蛛絲馬跡都不可能察覺到。不要說是其他人，實在懷疑甚至連牧牛姑娘自己也無法開啟她們的心靈寶箱，察看深藏在她們那一層層的自控、矜持、家庭責任和其他障礙之下，她們對奎師那的歷久彌新之愛之兆。

然而，當奎師那甜美的笛子之歌進入她們耳朵的那一刻，她們愛的徵兆立時展現—smarodayam。笛子之歌的奇特本質就是，它馬上激起藏在心裡的，對奎師那的綿綿之愛。牧牛姑娘的情感就像潛藏在木材和其他燃料的一點星火。風一吹便燃燒起來，那點火花呈現出可怕大火的形象，把燃料燒成灰燼，照亮周遭一切。牧牛姑娘同樣把她們對奎師那的歷久彌新之愛藏在心裡，以她們的自控、矜持和其他這樣的限制把它重重覆蓋。甜美的笛子之歌以強大力量把這些障礙統統燒毀，令她們對奎師那的深切依戀光耀四方。因此，愛意盈盈的巴佳少女聽到笛子迷人甜美的旋律之際，失去她們外在知覺的所有感知。

為了從心中的煎熬獲得慰藉，她們迫於無奈向她們的親密同儕透露她們部分的內在情感—kascit paroksa krsnasya sa-sakhibhyo 'nvavarnayan。paroksa一字有個隱密要點。它意指隱瞞(avahittha)，即沒有清楚透露，卻以暗示和姿勢隱晦地表達情感。由於醉人笛聲的非凡力量，以致對奎師那的歷久彌新之愛展現出隱藏在她們心裡的奎師那純愛，但巴佳年輕牧牛姑娘的自制力有如深不見底的汪洋，她們努力隱藏她們的愛，從而這樣表達她們的情感，以致她們最密切的朋友也不會瞥見她們隱藏的情感。為了隱瞞她們對奎師那的純愛，她們便模稜兩可地讚揚笛子之歌—tad varnayitum arabdhah smarantyah krsna-cestitam。

對奎師那滿懷刻骨銘心的愛，牧牛姑娘開始對她們的親密女友(priya-narma sakhis)描述笛子之歌的優美，但她們極為謹慎地表達自己，以致連她們對奎師那歷久彌新之愛的一縷輕煙，都不會吹向她們的密友。巴佳少女

把她們心裡的情感保密，這份努力本身是對奎師那純粹愛意的獨特洪流。超然愛意交流經典稱之為隱藏情感。

內在情感共有三十三種，包括自貶(nirveda)和沮喪(visada)，以及隱藏情感。仿如大海波濤起伏，自貶、沮喪、謙卑(dainya)、隱藏情感等等浪濤，同樣也在富幻想力的巴佳少女的心海起伏不定。由於欺騙、矜持、恐懼和榮耀，以致隱藏內在情感。牧牛姑娘出於矜持而表達她們的擔憂，「不應該讓我們家中的長輩和其他人知道我們那違禁的愛。」巴佳少女出於這種恐懼，努力把她們對奎師那的依戀保密，這些努力也極美妙而令人振奮。

每個牧牛姑娘都是奎師那純愛無邊無盡的蘊藏庫。就像聖人阿嘎斯提亞(Agastya Rsi)以他神聖的雙手，把整個大海一飲而盡，巴佳少女同樣也把整個無法量度的奎師那純愛之洋藏在她們心裡。難以估計她們的愛海何時和接著會湧起哪一種波濤。層出不窮的浪潮時時刻刻都在她們的情感之洋起舞，永不休止。

甚至對自己隱瞞自己的情感，牧牛姑娘這樣描述迷人笛子之歌的甜美，但由於她們情感高漲，以致她們無法隱藏她們對奎師那勢不可擋的依戀。相反，在她們的心屏上，出現了瑪丹-穆罕(Madana-mohana)吹奏祂笛子那迷人而愛意盈盈的形象。她們的所有自控、矜持、社會壓力、榮譽、恐懼和其他障礙，都在她們的情感之浪之中漂走。nasakan smara-vegana viksipta-manaso—她們在愛意之中變得如斯無助，以致她們隱藏的奎師那純粹之愛自願開始自我揭示。

註六. 一種非常不可思議又驚人地悅耳的聲音，以致令人頭暈眼花，改變所有動與不動生物體與生俱來的天性。

註七. 這包括來自巴拉戴瓦·帕佈的展現—原因之洋維施努(Karanodakasayi Visnu)而顯現在邊際區域(tatastha，靈性和物質世界之間的邊界)，並從那個邊際區域直接來到巴佳的靈魂。

註八. Sadhana-bhajana—導致對主奎師那之愛的賦定靈性戒律。

註九. 渴望奎師那成為他們的摯愛，丹達卡認亞聖人在森林履行苦行，以哥帕拉曼陀冥想祂。流放森林時，主茹阿瑪與拉釋曼和悉妲住在附近。

註十. 奎師那，即牧牛姑娘之主；或受到牧牛姑娘控制的奎師那。

註十一. 賦有歷久彌新之愛，即縱是不斷體驗到，卻一直倍加清新的那種強烈
愛意情感。

詩節五

barhapidam nata-vara-vapuh karnayoh karnikaram
bibhrad vasah kanaka-kapisam vaijayantim ca malam
randhran venor adhara-sudhayapurayan gopa-vrndair
vrndaranyam sva-pada-ramanam pravisad gita-kirtih

barha—一根孔雀羽毛；apidam—戴著頭飾；nata-vara—精湛的舞蹈家(擅長情愛韻事)；vapuh—超然軀體；karnayoh—在耳朵上；karnikaram—黃色的卡尼爾(kanera)花；bibhrat—穿著；vasah—衣服；kanaka—像黃金一樣；kapisam—黃色的；vaijayanti—名為五彩[外佳央提(vaijayanti，五種不同顏色的花朵串成的花環，長及膝蓋)；ca—和；malam—花環；randhran venoh—笛孔；adhara—祂嘴唇的；sudhaya—以甘露；apurayan—注滿；gopa-vrndaih—與牧牛童；vrnda-aranyam—溫達女神(Vrnda-devi)管轄的森林(溫達文)；sva-pada—標示著祂蓮花足的印記，例如響螺、神碟(cakra)等等；ramanam—迷人的；pravisat—祂進入；gita—唱歌；kirtih—祂的榮耀。

譯文

(牧牛姑娘以她們染有綿綿情意的明眸看著主奎師那。)

「在他的牧牛童朋友伴隨之下，夏瑪遜達爾進入溫達女神的森林。他頭上裝飾著孔雀毛。他耳際插上黃色的卡爾尼卡爾花，他身上穿上耀眼的金黃色衣服，一個由五種花朵串成的，芳香的五彩花環從他的脖子垂至膝蓋。盛裝打扮，仿如漂亮而最超卓的舞蹈家(natavara)，他似是舞台上極出色的演員。他透過他笛子的氣孔把他唇上的甘露傾瀉而出，緊隨其後的牧牛童唱頌著他的榮耀。如此一來，由於得到聖奎師那標示著響螺、神碟和其他符號的蓮花足美化，溫達文之地甚至比無憂星(Vaikuntha)¹²更迷人。」

倍添歡樂的注釋

滿懷對奎師那的深摯依戀，祂甜美的笛子之歌令巴佳的美少女身不由己。醉人的笛子之歌驚人地令她們對祂的秘密愛意，開始在她們心內舞動。她們馬上開始互相描述笛子之歌非凡的甜美。當她們開始談話時，發生了一件奇事—主奎師那三曲姿勢的那個迷人形象，以及祂淘氣的漫步方式，祂的斜睨瞥視和祂的輕顰淺笑，自己確立在她們心內，使牧牛姑娘在純粹的愛之中完全無助。

仿如雷聲令海浪開始湧起，淹浸海岸，主奎師那的笛子之歌同樣也在牧牛姑娘的靈性情感之洋捲起波浪，也捲走了她們那些坐在附近的密友。在這個詩節 barhapidam nata-vara-vapuh，完美奉獻者之翹楚—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給主奎師那甜美的形象描繪出一幅超凡美妙的圖畫，那形象是在牧牛姑娘聽到主奎師那動聽的笛聲之後，顯現在她們心內的。

Barhapidam—主奎師那一邊吹著笛子走進溫達文，一邊妙曼地漫步，姿態優美更勝舞蹈藝術。絳絡鬢曲的黑髮盤成髮髻，點綴著祂的頭頂，令祂益發俊美。頂髻周圍裝飾著珠寶和珍珠，插上排成半月形的孔雀毛，營造出的印象有如清新浮雲上的彩虹。孔雀毛與彩虹的七種顏色相同的顯得非常迷人，從而令奎師那更加亮麗。細雨紛紛時，有時看到太陽與彩虹遙遙相對，天空上烏雲密布時，彩虹看起來特別美麗。奎師那的膚色像是初現的雨雲，點綴著頂髻的孔雀毛半月則似是美麗的彩虹。

Natavara-vapuh—奎師那似是精湛的舞蹈家，祂走進森林時動作優雅。以情感之眼看到祂無比醉人的美麗，熱情洋溢的巴佳少女便沉醉於至尊喜樂的境界之中。此時她們無法斷定，究竟是奎師那的身體像個精湛的舞蹈家，還是祂其實就是精湛舞蹈家的化身。擅於舞藝又無出其右的那個人稱為精湛舞蹈家。牧牛姑娘忖度：「在全部三個世界之中，有任何精湛舞蹈家如斯出色，能與奎師那相比嗎？」換言之，能以什麼與奎師那相比呢？在這個世界，「臉如明月」和「深似海」等等比喻眾所周知。這裡的海洋和明月都是比喻的副體，臉龐則是被比喻的主體。

一般可見，比喻中的副體都勝過主體。然而，相比奎師那史無前例的迷人美麗形象的完美本質，實在想像不到三個世界中有任何更壯觀的事物。因此，奎師那的身體像個精湛舞蹈家，這個說法並不正確。若某人想說祂的身體像個優美的精湛舞蹈家，那麼，比喻中的副體都勝過主體，這句普遍盛行的說話將必須改變。因此在這裡，比喻的主體(奎師那的形象)勝過比喻的副體(精湛舞蹈家)。副體通常勝過主體。但當比喻的主體是奎師那至高無上的美麗、甜美、衣著、形象、舞蹈、歌聲和表情時，主體便勝過副體億萬倍，因為祂比其他一切更勝億萬倍。

半神人之神—大神明(Mahadeva)—以舞王(nataraja)聞名三界。但在舞藝方面，精湛舞蹈家奎師那卻是舞王大神明至受崇拜的靈性導師：

gah palayan saha-balah kvanyams ca venum
vikridayancati giritra-ramarcitanghrih

(《聖典博伽瓦譚》10.44.13)

「與牧牛童朋友和兄長道哥哥一起在巴佳牧牛時，當奎師那漫步穿越森林時，祂沉醉於舞蹈和其他追逐。雖然這個奎師那正是至尊的萬原之原，又是山卡茹阿和茹阿瑪(拉釋米)崇拜的原始人格首神，當祂在這裡秘密地享受祂的逍遙時光時，祂呈現小男孩形象。」

因此舞王施瓦無法與精湛舞蹈家奎師那相比，於是在這個情況無法接受施瓦為比喻的副體。

巴佳少女在心裡這樣細想：「我們親愛的精湛舞蹈家夏瑪遜達爾是至高甜美無比而獨特的人格化。無人能及。尤其是看著他整個奇妙的形象時，他從頭到腳，身體的每個部分、他的衣物和他的飾物顯然全都是精湛舞蹈家。因此他的身體本身是精湛舞蹈家，其他舞者無可比擬。當奎師那緊隨在牛群後面，在他的牧牛童朋友伴隨下進入溫達文時，他的蓮花足以他自己超越舞藝本身的自然風格自發地躍動。與此同時，他珠光寶氣的踝鈴入拿-君拿(runajhuna)地作響，他的黃巾(pitambara)優雅地飄揚，閃亮奪目，尤勝黃金的光芒。他的多條腰帶舞個不停，聲音清脆。他胸膛上的五彩花環共有七種不同的花朵，搖曳生姿，他的十只手指也在笛孔上舞動，舞姿獨特。」

「機靈地投擲出變化萬千的表情和姿勢，奎師那的一雙明眸勝過鵲鴿(kanjana)和小鹿寶寶的漂亮可愛。漂亮的海豚形耳環在他的兩個耳垂上躍動不定。深黑的鬢髮垂在他的額上，隨著他的動作跌盪有致，甚至連安坐在他頭頂的孔雀毛也開始搖動。不單如此，看到他身體的每部分都歡欣振動，整群牛、牧牛童朋友、蔓藤、樹枝，甚至連雅沐娜也模仿他的舞蹈。親愛的朋友，我還有什麼可以再對你說呢？不論誰看見、聆聽或憶念他敏捷的動作方式，他們的心也會在愛意的歡樂狂喜之中開始翩翩起舞。因此奎師那不像其他人。他自己就是無與倫比的精湛舞蹈家，他身體的每部分也是精湛舞蹈家。」

Karnayoh karnikaram — 當精湛舞蹈家夏瑪遜達爾進入森林時，祂耳朵(karnayoh)上戴著一朵黃色的卡爾尼卡爾花，從而倍添祂那傲視同儕的煥然青春美。卡爾尼卡爾花是黃色的，帶著動人的微香。這種花開花時會向著東升的旭日。當太陽從東方慢慢移向西方時，花兒的俏臉也跟隨著它的軌跡；紅日西沉時，花兒也漸漸閉合。在這個詩節，karnayoh 是眾數，karnikaram 則是單數。這裡有個深奧含意 — 超然愛意交流的至尊享受者主奎師那只戴著一朵花，有時在祂的右耳上，有時則在祂的左耳上。這表示年青的奎師那無拘無束的性情，又因為祂把花兒放在面向牧牛姑娘那同一方的耳朵上，這也顯示祂對她們的強烈愛意。仿似地球上的卡爾尼卡爾花轉向天上的太陽，從而顯示它對太陽的友善敬意，當奎師那帶牛群出外放牧，她們站在她們的屋頂上時，祂同樣也

把卡爾尼卡爾花放在面向牧牛姑娘的那只耳朵上，從而向她們顯示祂心內對她們的深摯情感。

bibhrad vasah kanaka-kapisam—膚色尤勝初現雨雲顏色的精湛舞蹈家夏瑪遜達爾，用一塊仿如熔金般閃閃生輝的黃巾，風度翩翩地裝飾祂藍色的身體。祂披上與牧牛姑娘膚色相同的金黃色圍巾，藉此透露祂心裡對她們的綿綿情意。由五或七種鮮花串成的美麗五彩花環，在祂廣闊的胸膛上搖曳生姿，婀娜動人。看到此情此景，牧牛姑娘體驗到恆久新穎的情感之浪在她們心裡湧現。

randhran venor adhara-sudhayapurayan—穿著適合於林中漫步的迷人服裝，頂尖的舞蹈家—夏瑪遜達爾—在秋季吹著笛子走進溫達文。祂吹著笛子時的臉部表情似是表示，祂正努力把祂唇上的甘露注滿笛孔。由於笛子是祂的永恆同伴，他應該完好無缺才是，不應有任何漏洞。若任何人即使得到了奎師那的聯誼之後，仍然有些漏洞或缺陷，此事慘絕人寰。但對奎師那的這位永恆同伴來說，笛子不可能沒有笛孔。因此奎師那自己努力以祂唇上的甘露注滿那些笛孔。

主奎師那的手指停在笛孔上，把他放在祂軟若花蕾的嘴唇上，祂雙唇令熟透的深紅賓巴(bimba)果也黯然失色。然後當祂透過笛子吹氣時，甜美醉人的聲音從笛孔傾瀉而出，吸引了動與不動的眾生。但哎呀！笛子仍是不能沒有孔。事實上，奎師那的唇上甘露(adharamrta)作為悅耳聲音的甘露(nadamrta)，透過笛孔流出來。這動聽音韻令枯樹回春，百花競艷，石塊溶化。然而笛子自己卻依然故我；他永遠枯燥依舊。雖然樂韻溶化其他動與不動的眾生，但笛子堅固僵硬的身體卻甚至絲毫也沒有軟化。

這個世界有很多物體都有很多洞，但奎師那卻沒有努力填滿它們的洞。不可能全都得到奎師那的聯誼，但笛子卻投生於尚德家族(sad-vamsa，又解釋為『好竹子』)，於是他天性純樸(或正直，因此適合用來造笛子)。故此他輕易得以與奎師那為伴，祂努力填滿他的洞。但由於笛子欠缺內在精髓，沒有心靈或內裡空空如也，因此縱使得到奎師那的聯誼和恩慈，他也永遠無法「完好無洞」。我們由此學曉，那些因純樸本性或出身高尚而得到良好聯誼，但心中卻沒有愛和情感的人，仍然一直喪失所有好運福氣。

vaijayantim ca malam—「親愛的朋友，在這個地球上，巴佳之地肯定最受賜福，而在巴佳之地之中，溫達文甚至更吉祥。聖奎師那正是以放牛為藉口，在她的森林裡一邊吹奏他的笛子，一邊和他的朋友快樂地四處漫遊。因此他非常鍾愛溫達文之地。」這片土地外表顯得崎嶇不平，佈滿眾多細小尖石和多種荊棘。但是，儘管如此，奎師那的蓮花足依然甘之如飴。若非如此，主奎師那

又怎會賜福溫達文作為祂出眾甜美逍遙時光的地點，凌駕哥樓卡、無憂星和其他所有神聖居所呢？在其他的這些國度，至尊主騎在嘎努達(Garuda)和其他坐騎的背上，或坐在珠光寶氣的王座上，祂恆常都穿著鑲滿珠寶的便鞋。祂從不赤足步行。但在這溫達文，祂以放牛為藉口自由自在地赤足到處漫遊，從而以祂那點綴著旗幟、雷霆、象棒、水壺和其他符號的漂亮蓮花足印，令大地美不勝收。

gopa-vrндair pravisd gita-kirtih—巴佳王之子—夏瑪遜達爾—這樣一邊吹奏笛子，一邊走進極為吸引的溫達文。那時候，奎師那所有牧牛童朋友圍成的圈子完全把祂圍住。當他們與祂一起前行時，他們高聲宣告祂那勝過各式舞藝的昂然步姿的榮耀，祂吹奏笛子的專長，祂的英勇，祂的慈悲為懷及其他令人欽佩的品質，高呼：「好極了，好極了(sadhu- sadhu)！」

高迪亞偉大奉獻者之師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的戲劇《Vidagdha Madhava》之中，生動地描寫了笛聲的不凡影響力：

ruddhrann ambu-bhuts camat-krti-param
kurvan muhus tumburum
dhyanad antarayan sanandana-mukhana
vismapayana vedhasam
utsukyavalibhir balim catulayan
bhogindram aghurnayan
bhindann anda-katada-bhittam abhito
babhrama vamsi-dhvanih

「當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一走進溫達文，用祂的笛子吹了一個音符時，所有浮雲都停止移動。歌仙(Gandharvas)至高無上的大師譚布入(Tumburu)目瞪口呆。誕生自布茹阿瑪(Brahma)心意的山拿(Sanat)、薩拿坦(Sanandana)和其他兒子中斷了他們的深刻冥想。造物主本人—布茹阿瑪—也為之迷醉。居於蘇塔拉星(Sutala-loka)的巴里大君(Bali Maharaja)，因心裡萌生的各種欲望而躁動不安。頭上頂著地球的蛇沙天蛇(Sesanaga)¹³開始暈眩。笛子之歌這樣響徹全部三個世界，從而在整個宇宙造成騷亂。」

如此一來，奎師那的笛子之歌迷住眾生的心意，按照他們與祂的獨特關係，在他們心裡激起那些情感，並使這些情感越加強烈，達至巔峰。那些沒有以巴佳的三種主要情感(朋友、父母或愛侶情懷)之一，與主奎師那建立關係的人，都只體驗到笛子之歌的甜美而已。神暈顛倒，呆若木雞，他們沉入祂的可愛之洋。但當笛子之歌進入那些沒有以巴佳的其中一種主要情感，與祂建立關

係的人的耳朵時，它使情感之浪立時開始在他們的心海波濤起伏。不可能描述他們極度激動的狀態。

笛子令人回味的甘露川流進巴佳少女的耳朵，淹沒她們的心，她們完全沉醉於對奎師那最高的愛意情感之中。那時候，她們出現一種異狀：她們強烈渴望與奎師那見面而苦不堪言。故此，為了隱藏她們心裡的內在情感，牧牛姑娘托庇於隱瞞她們的情感，又對她們的密友描述笛子的甜美。然而，當她們一開始談到笛子之歌時，奎師那吹奏笛子時那醉人形象的畫像，馬上印在她們心上。她們失去外在知覺，喉嚨哽塞，有口難言。那時候，在她們內在情感的波濤中載浮載沉，牧牛姑娘僅是互相對望，沉默不語。

《聖典博伽瓦譚》多處描述奎師那之美的甜美，其中有三段尤其美妙和窩心，令人擊節讚賞。

(一) 布茹阿瑪君所述的(《聖典博伽瓦譚》10.14.1)：

naumidya te 'bhra-vapuse tadid-ambaraya
gunjavatamsa-paripiccha-lasan-mukhaya
vanya-sraje kavala-vetra-visana-venu-
laksuma-sriye mrdu-pade pasupangajaya

在迷惑布茹阿瑪的逍遙時光(brahma-mohana-lila)之後，最受崇敬的布茹阿瑪對主奎師那說：「主啊，在整個創造之中，你是唯一值得我們祈求的人。巴佳王之子啊，你似是初現的雨雲，點綴著雷電一樣光亮奪目的黃巾，你顯得非常優雅。森林小紅莓製成的飾物令你雙耳美輪美奐，你頭上有一支孔雀毛，你的蓮花臉閃閃生輝。色彩繽紛的林中花和葉子串成的花環圍繞你的脖子，你臂彎夾著趕牛棍子和水牛號角，還有塞在你腰帶裡的笛子壯麗輝煌。你柔軟的蓮花手裡有一口口的米飯和乳酪。你以這套牧牛童的迷人裝束出現，吸引眾生。你幼嫩的蓮花足比蓮花更柔軟，標示著吉祥的符號。我唯獨對這雙蓮花足一再五體投地的頂拜。」

(二) 祭師的妻子(dvija-patnis)所述的(《聖典博伽瓦譚》10.23.22)：

syamam hiranya-paridhim vanamalya-barha-
dhatu-pravala-nata-vesam anuvratamse
vinyasta-hastam itarena dhunanam abjam
karnotpalalaka-kapola-mukhabja-hasam

祭師的妻子是瑪圖茹阿婆羅門(brahmanas)的妻子，他們熟悉韋陀儀式，是德高望重的祭師。縱使受到她們丈夫阻撓，這些女子仍然出現在溫達文和瑪圖茹阿之間的邊界，帶備多種她們親手準備的可口美食，親自餵奎師那進食。在那裡，即時以奎師那不可思議的美麗注滿她們雙眼，她們說：「祂的膚色像剛剛形成的雨雲那樣黑，祂的黃巾勝過黃金的光芒，在祂黝黑的身體上閃閃發亮。祂的頭裝飾著孔雀毛，祂身體的每個部分都點綴著以多種有色礦物畫成的圖案。嫩葉小枝裝飾著祂的身體，祂脖子上有一條五色鮮花串成的林中花花環，優美動人。祂這打扮似是個青春永駐的精湛舞蹈家。祂的其中一隻手擱在祂朋友的肩膀上，另一隻手則把玩著一朵逍遙時光之蓮¹⁴。耳環令祂雙耳益發亮麗，一綵綵鬢髮在祂額上彈動，祂一貫的輕顰淺笑令祂的蓮花臉最賞心悅目。」

(三) 在《笛子之歌》的這個詩節中，蘇卡戴瓦·哥斯瓦米描述奎師那的醉人之美，驚鴻一瞥地出現在巴佳牧牛姑娘心裡。

這三段都是奎師那形象和美麗的非凡描述。我們若以中立角度比較，顯現在牧牛姑娘心裡的，奎師那之美的甜美顯然至高無上。宇宙祖父—布茹阿瑪—是至尊主授權的僕人。因此藉由採用了「naumi」(頂拜)和「idya」(至堪崇拜的人)等等字眼，從他的禱文看到夾雜了敬畏意味的莊嚴，顯示出他的僕人情懷。祭師的妻子比布茹阿瑪君處於更高層面。雖然她們情感的特色不是富裕，但在她們的甜美情感之中卻察覺到一絲榮耀和尊敬。由於她們是祭師的妻子，因此她們沒有資格進入和品嚐奎師那甜美的逍遙時光。站在莊嚴和甜美之間的邊界，在瑪圖茹阿和溫達文之間的交界處，巴陀奧(Bhatraul)的布茹阿瑪湖(Brahma Hrad)，她們按照她們自己的情感，觀看主奎師那動人的美麗。她們來生¹⁵可能會以牧牛姑娘的情感履行靈性專注。然後藉由瑜伽瑪亞的恩典，她們也許會投生為擠奶女工，藉由與永恆完美牧牛姑娘聯誼的影響力，她們也許會洪福齊天，得以服務奎師那。

有見及此，聽到笛子之歌而展現在巴佳少女心裡的，奎師那動人美麗的景象顯然至高無上。令人回味的情感之無際汪洋及至尊享樂者(akhila-rasamrta-sindhu rasika-sekhara)、青春永駐的精湛舞蹈家—主奎師那—的美麗極限，只能顯現在為愛瘋狂的牧牛姑娘心底的王座上。

註十三. 蛇化身，祂用祂的蛇篷頂住所有宇宙，以祂的一萬張臉不停描述主的品質，但主的榮耀卻永無止境。

註十四. 手裡旋動著這朵蓮花，奎師那也旋動著所有巴佳居民的心，尤其令牧牛姑娘的心舞動。

註十五. 視乎祭師的妻子對奎師那的依戀和與祂的關係，她們有些人來生投生為牧牛姑娘。

詩節六

iti venu-ravam rajan
sarva-bhuta-manoharam
srutva vraja-striyah sarva
varnayantyo bhirebhire

iti — 因此；venu-ravam — 笛子的振動；rajan — 帕瑞悉 (Pariksit) 王啊；sarva-bhuta — 眾生的；manah-haram — 偷走心意；srutva — 一聽到；vraja-striyah — 巴佳的牧牛姑娘；sarvah — 她們所有人；varnayantyah — 因描述而沉醉；abhirebhire — 透過擁抱主奎師那，她們感到靈性喜樂。

譯文

「帕瑞悉王啊！主奎師那的笛聲偷走眾生的心意，包括動與不動兩者。當巴佳年輕的牧牛姑娘聽到那笛聲時，她們開始表達她們的情感。由於她們的純粹愛意，描述笛子之歌令她們進入心絮不寧的激動狀態，完全沉醉於思念她們的摯愛。為了減輕她們愛的力量，她們開始在心內擁抱主奎師那，祂是令人回味無窮的喜樂之洋，也是超然愛意交流的至高享受者。」

倍添歡樂的注釋

在情緒極度激動的狀態下，牧牛姑娘只是有口難言。但在一段時間之後，當她們情感的力量稍為平復之後，她們不知怎的回復鎮靜，再次開始描述笛子之歌的甜美。然後，奎師那的動人形象顯現在她們心內，她們因純粹愛意而變得無助。牧牛姑娘心醉神迷，體驗到無限靈性情感匯聚其中，她們每個人都努力隱藏她對她最深愛的主奎師那的澎湃情感。此舉令純愛極樂情感甚至更進一步地淹沒她們的心，翻起滔天巨浪，使她們自己都浸在其中。

對她們的親密同伴描述看到奎師那所湧現在她們心裡的情感，她們有些人情緒十分激動而擁抱她們的朋友。以為她們的朋友是主奎師那本人，有些牧牛姑娘互相擁抱，在與祂相會的喜樂之洋載浮載沉。聽到她們自己的秘密宣自其他女朋友口中，有些人喜出望外，不能自己，說：「朋友！你恰切地說出了我的心事。你怎會知道我心中的秘密呢？」在愛的驅使之下，一個牧牛姑娘以她的擁抱之網困住她的朋友。

聽到迷人的笛子之歌，滿懷歷久彌新之愛的巴佳少女被她們澎湃不休的多種情感之浪亂拋。這時候，她們整個身體都展期出八種狂喜之兆 (asta-sattvika)¹⁶、三十三種內在情感和其他情感，達到極至—varnayantyo 'bhirebhire。

主奎師那醉人的美麗和祂笛子的甜美偷走了眾生的心意。但這裡的隱義是，在娜莎之舞時，笛聲僅是迷住了摯愛的牧牛姑娘而已，別無他人。當巴佳少女在娜莎之舞開始時聽到笛聲，只有她們心裡出現與奎師那見面的強烈欲望，她們把她們的所有恐懼、對公眾輿論和社會傳統的重視、尚德善行等等，統統獻於祭祀。不管她們那時處於什麼狀況，她們都去與她們珍而重之的摯愛見面。忘卻一切—服務她們的丈夫、沐浴、打扮自己、煮食—她們啟程去加入奎師那：nisamyā gitam tad ananga-varadhanam(《聖典博伽瓦譚》10.29.4)。

從這段描述清晰可見，一聽到笛子之歌，所有鳥兒、動物、樹木、植物，還有所有老老少少的巴佳居民，都受到笛子之歌吸引，視乎他們個別的情感程度而滿懷喜樂。然而，只有奎師那最深愛的巴佳少女才會犧牲她們的恐懼、對公眾輿論和社會傳統的重視、尚德善行和其他依附，衣衫凌亂、蓬頭素顏地飛奔去見她們的摯愛。

註十六. 心裡百感交雜，十分激動時出現的八種狂喜徵兆—目瞪口呆(stambha)、流汗(sveda)、毛髮直豎(romanca)、說話結巴(svara-bhanga)、顫抖(kampa)、臉色蒼白或變色(vaivarna)、流淚(asru)、暈厥或失去知覺(pralaya)。

詩節七

gopya ucuḥ

aksanvatam phalam idam na param vidamah
sakhyah pasun anuvivesayator vayasyaih
vaktram vrajesa-sutayor anuvenu-justam
yair va nipitam anurakta-kataksa-moksam

gopyah ucuḥ—牧牛姑娘說；aksanvatam—那些有眼睛的人的；phalam—成功；idam—這(當主奎師那與牛和牧牛童進入森林時的美麗景致)；na—不；param—其他(眼睛功德圓滿)；vidamah—我們知道；sakhyah—朋友啊；pasun—牛；anuvivesayator—從一個森林進入另一個；vayasyaih—與他們同齡的朋友一起；vaktram—他們臉龐的甜美；vraja-isa—南達大君(Nanda Maharaja)的；sutayor—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這兩個兒子的，或南達王之子—奎師那，以及維莎巴努王之千金—茹阿迪卡(換言之，即茹阿妲和奎師那)；anu-venu-justam—跟隨其後，把笛子抵在祂的唇；yaih—藉此；va—和；nipitam—喝(奎師那斜睨瞥視的甘露)；anurakta—愛意盈盈的；kataksa—斜睨瞥視；moksam—傾瀉在(微笑、笑聲和斜睨瞥視)。

譯文

牧牛姑娘對她們最親密的朋友說：「朋友啊！看！當南達大君的兩個兒子—聖奎師那和巴拉戴瓦—與牧牛童和牛走進溫達文時，誰的眼睛看到他倆的不朽之美，我們怎能找到言語來表達他那難以形容的好運？當他們情意綿綿地向我們施洒斜睨瞥視時，他們把他們的笛子抵在唇上，溫柔淺笑。那時候，我們喝他們臉龐的甜美。」

倍添歡樂的注釋

牧牛姑娘滿懷最深摯的愛意情感，完全為奎師那瘋狂。沒有她們的恩典，就不可能明白她們為了表達她們心內的澎湃情感而說的話。因此聖基瓦·哥斯瓦米、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和其他評注家，都祈求牧牛姑娘的祝福。聖基瓦·哥斯瓦米在《令偉大奉獻者稱心如意(Vaisnava-tosani)》寫道：

yasam budhyate vagartho yasameva prasadatah

gopih prapadye ta yabhih sa gambhirasayo jitah

「我托庇於牧牛姑娘的蓮花足。唯有藉由她們的恩慈，始能明白她們在《笛子之歌》的言下之意。對於她們的榮耀，我還能再說什麼嗎？甚至連內心深不可測的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自己，都恆常被她們的愛征服。」

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在他的《揭示精義》注釋這樣寫：

venunada sudhavrstaya niskramayyokti madhurim
yasam na payayamasa krsnas ta eva no gatih

「奎師那笛子之歌形式的滂沱甘露令牧牛姑娘不能自己，迫使她們從她們家裡走出來，喝祂歌曲的甜美。那些牧牛姑娘是我們唯一的庇護。」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4.95)也描述過所有牧牛姑娘之翹楚—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美麗本性和形象：

jagat-mohana krsna tamhara mohini
ataeva samastera para thakurani

「以祂的美麗、品質、逍遙時光、本性、富裕、甜美和其他方面吸引整個宇宙的那位主奎師那，祂自己受到維莎巴努的千金—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無與倫比而無出其右的愛吸引而變得無助。她在愛與情感的藝術方面的成就登峰造極，是至高靈性情感的化身，主奎師那極鍾愛她。祂是整個創造的主，她確是祂的女神。因此她是偉大之中最偉大的，凌駕所有超然極限。」

沒有她的無緣恩慈，就不可能明白她情感和言詞的深度。有鑑於此，評注家向她那堪受尊敬的蓮花足祈求她的無緣恩慈。

聽到奎師那醉人的笛子之歌，牧牛姑娘渴望與祂相見而極為焦灼不安。離群地坐在她們家裡，她們一邊滿懷熱望地看著奎師那前往森林的那條小徑，一邊與她們的密友討論笛子之歌。當她們開始談到笛子的優美旋律時，她們以她們的情感之眼看到奎師那迷人形象的景象，在愛意之中十分激動。她們喉嚨哽塞，心跳停頓，她們也靜立一段時間。她們的情感稍為平復之後，她們間接地暗示奎師那的甜美，藉此耐心地隱藏她們的內在心緒。她們對彼此說：aksanvatam phalam idam na param vidamah。「親愛的朋友，你把你們自己鎖在家庭生活之網，正在浪費造物主賜給你的眼睛和其他感官。因此你應該努力盡快逃離你的家庭牢獄。來和我們一起奔向溫達文森林，在那裡看見一些難以

形容而非凡美妙的事物，藉此令你的眼睛、其他感官和你的生命功德圓滿。」
aksanvatam phalam idam 這個詩節是懷著這個意向而說的。

對奎師那滿懷歷久彌新之愛的巴佳少女只知道奎師那，她們自己正是祂的生命之髓，正與她們的私密朋友投入於討論醉人而悅耳的笛聲。但那時候，奎師那迷人形象的景象出現在她們心裡，令她們無法透露她們內心深處的情感。即使在她們最親密的朋友面前，這些密友是她們的知己，並有同樣的渴望，她們也不願透露她們對奎師那的愛意情感，以及她們想與祂見面的焦灼難奈。因此，為了隱藏她們對祂的純粹愛意，她們不但描述奎師那的美麗形象，而且還描述巴拉茹阿瑪的美麗。這樣做，她們內心深處的情感——她們與奎師那的親密關係和她們想與祂見面的熱望——便不為人知。但不可能向她們那些志同道合的密友，隱藏她們對奎師那的深摯情感。受到自然伴隨著純粹愛意的矜持、自控和其他這樣的品質所影響，她們繼續試圖隱藏她們心裡的情感，卻不成功。

因對奎師那的愛而心力交瘁的巴佳少女，開始以甜美溫柔的聲線告訴她們的朋友說：「對雙目健全的人而言，目睹這個景象是那些眼睛唯一的目的和完美。親愛的朋友，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無助地深受純愛感動，牧牛姑娘忘了講述眼睛為何目的而存在，只能說這是眼睛的成功之處。她們無法談及令她們雙眼不枉此生的那個對象的美麗、品質和其他特別可愛之處。完全驚訝不已而出神，她們只能暗示：「這就是...沒有其他。」

回復鎮定之後，她們繼續說：pasun anu-vivesayator vayasyaih。「朋友啊！聖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在他們無數同齡的牧牛童朋友簇擁下，例如施瑞達瑪、蘇巴拉、瑪杜曼妲(Madhumangala)和其他人等等，從一個森林走進另一個森林。他們跟隨在牛後面，一邊呼喊著蘊藏多個暗號的甜美字句，一邊驅趕牠們走向溫達文。只有品嚐到巴佳王之子——聖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蓮花臉的甜美的那些眼睛，才是功德圓滿。領受不到好運去品嚐這甘露，那些人的眼睛都得物無所用。造物主令他們的眼睛都白費了。」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9)有云：

vamsi-ganamrta-dhama, lavanyamrta janma-sthana
ye na dekhe se camda vadana
se nayane kiba kaja, paduka tara munde baja,
se nayana rahe ki karana

深深沉醉於茹阿姐的情感，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對聖茹阿亞·茹阿瑪南達和斯瓦茹帕·達莫達爾痛哭：「我們摯愛的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的蓮花臉，勝過無數輪明月之美。那張臉是完整而甘露盈盈的可愛處的閃亮儲藏庫，也是

他笛子那醉人樂曲的居所。不曾看過這張明月臉，那些人的眼睛得物無所用。他們應該被雷霆轟頂。這樣不濟的眼睛有何必要？」

各個不同的評注家對 vrajesa-sutayor 這個片語提出了多種不同的解釋，這裡舉出其中的幾個解釋。牧牛姑娘稱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兩者為巴佳王之子 (vrajesa-sutayor)。縱使不是巴佳王南達的兒子，巴拉茹阿瑪君也稱為巴佳王之子，因為根據《哈瑞瓦姆薩宇宙古史(Hari-vamsa Purana)》，祂的父親聖瓦蘇戴瓦(Sri Vasudeva)也是一大群牛的主人：vasudeva iti khyata gosu tisthati bhutale。因此他也可稱為巴佳王。瓦蘇戴瓦同樣也聞名巴佳之地，因此稱他兒子為巴佳王之子並非不當。根據另一個解釋，巴拉戴瓦君生於南達的巴佳，祂自出娘胎，南達大君已對祂視如己出，呵護備至。由於南達和雅淑妲濃情厚愛地養育祂，誰也不能否認祂是他們的兒子。

《聖典博伽瓦譚》(10.5)描述到，在奎師那誕生後，巴佳王南達前往瑪圖茹阿給康薩(Kamsa)賦稅。他在當地與可敬的瓦蘇戴瓦見面，瓦蘇戴瓦對他說：

bhratar mama sutah kascin matra saha bhavad vraje
tatam bhavantam manvano bhavadbhyam upalalitah

「南達兄！知悉你老來得子[年過半百]，實在可喜可賀。我的兒子和祂母親一起，都住在你家。你對祂愛護有嘉，呵護備至，所以現在祂視你為父。」

瓦蘇戴瓦君所說的這些話，進一步確認巴拉戴瓦為巴佳王之子。當巴拉茹阿瑪君從杜瓦茹阿卡來安慰巴佳居民時，祂向南達大君和聖雅淑妲君頂拜 (pranama)，稱他們為「父親和母親」。他倆祝福祂，讓祂像他們的兒子那樣坐在他們膝上—ramoa 'bhivadya pitarv asirbhir abhinanditah。

如此一來，我們找到多段敘述，證明巴拉茹阿瑪君在巴佳確實也以巴佳王之子見稱。因此為愛瘋狂的牧牛姑娘為了隱藏她們對奎師那完整的愛，一併描述巴拉茹阿瑪君和奎師那的美麗和其他品質。「朋友啊！不曾喝過巴佳王之子—奎師那和巴拉戴瓦—之美的那些眼睛實在一無是處。」當牧牛姑娘開始表達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的美麗，以及笛子觸及祂們嘴唇的方式時，她們心頭閃現多種情感。

vaktram vrajesa-sutayor anuvenu-justam—這裡另有深義。當巴佳王的兩個兒子在所有同齡的牧牛童簇擁下，進入森林放牛時，祂們其中一人把迷人的笛子放在祂的唇上，在不遠處尾隨他們。喝過祂蓮花臉的甜美，那個人的生命和

眼睛都功德圓滿，不曾品嚐過那甜美的人，他的眼睛不中用。這是牧牛姑娘的內在情感。然而，外在地，她們以某種方式表達她們的情感，以致任何人聽到都不會明白她們的內在情感。

飽受相思之苦的牧牛姑娘用了描述的片語 *venu-justam*(把笛子觸碰祂的唇上)，既加強了她們的情感，又把很多極樂情感灌注其中，以致沒有她們的恩慈，就無法領會這些情感。當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吹奏笛子時，他一再觸及祂的唇。那時候，巴佳王之子把祂唇上的甘露洒遍笛子。祂透過卡林(*klim*)等等莫測高深的聲音來表達，把祂心裡難以形容之愛的氣息注滿笛子。

針對笛子無可比擬的幸運，巴佳少女體驗到心裡泛起一種前所未有的情感，還有強烈的渴望，想得到笛子的幸運。*yair nipitam* 這個片語表達這種情感—看到主奎師那把笛子觸碰祂的唇之時的美麗蓮花臉，只有那些人的眼睛才是功德圓滿。若她們的目的僅是看到主奎師那，她們便會說去看(*drstam*)而不是去喝(*nipitam*)。但由於她們的心受到自控、矜持、家庭責任、榮耀和恐懼束縛，因此她們不可能去品嚐主奎師那的甜美和喝祂唇上的甘露。

因此她們改為說：「朋友啊！吹奏笛子時，巴佳王之子—聖奎師那—愛意盈盈地斜睨著深切依戀他的那些奉獻者。」她們解釋，主奎師那以祂濃情厚愛的瞥視，破壞矜持、責任、自控、家庭和猶豫的障礙。當祂風流倜儻而誘人地拱起祂的眼眉時，這一切障礙都永遠消失。這是這個詩節裡，解脫(*moksa*)一詞的深義。不單是主奎師那從祂的眉梢眼角瞥向祂最愛的人，而且她們也情不自禁，以同樣的方式望著祂—*anurakta-kataksa-moksam*。

「朋友，由於感到害羞，你仍然不願走近巴佳王之子。但如果你靠近他一點，他眼眉的把戲便會破壞你對公眾輿論、自控和其他一切的重視，令你更接近他，他會迫你喝他唇上的甘露。那時候，喝著我們命中摯愛(*prana-priyatama*)的蓮花臉的蜜糖，我們所有人都會把我們的生命，連同我們的眼睛，帶到完美境界。」

所有巴佳少女都沉醉於靈性情感之中，人人都有她自己個別的獨特情感。心靈不可能領會這一切個別的情感，但有可能明白其中幾種。在所有巴佳少女之中，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祭鐸瓦麗和其他主要的牧牛姑娘總是最渴望與奎師那見面，與祂嬉戲。然而，聖茹帕·曼佳麗(*Sri Manjari*)等等聖茹阿迪卡的女僕，卻並不熱衷於自己與奎師那見面，她們反而只渴望安排她與祂見面。她的追隨者所品嚐的樂趣，會比她們親自與奎師那見面大上數百萬倍。這種稱為燦爛之愛(*ullasa-rati*)的獨特牧牛姑娘情感(*gopi-bhava*)尤其甜美，《愛的珍寶(*Priti Sandarbha*)》和《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的注釋都有精采的分析：

sancari syat samona krsnaratyah suhrdratih
adhika pusyamana cedabhavollasa itiryate

《奉愛甘露之洋(Bhakti-rasamrta-sindhu)》(2.5.128)

一般而言，情感相同的奉獻者具有類似的渴望(vasana-visista)，彼此自然地共享親密情誼(suhrd-bhava)。因此拉麗妲(Lalita)和其他女朋友對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愛(priti)和情感(rati)稱為親密情誼。當她們的親密情誼從常態增至相等於或稍遜於她們對奎師那的情感(krsn-rati)時，便稱為三十三種內在情感¹⁷。它就像她們對奎師那之情的其中一個波濤，是她們的永恆情感。換言之，當女朋友對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情感高漲，相等於她們對奎師那永恆情感之洋的浪濤時，這種親密情誼就成為三十三種內在情感。但有些牧牛姑娘對茹阿妲君的情感細膩溫婉(sneha)，令人嘆為觀止，遠超於她們對奎師那的情感，又由於她們全神貫注這種細膩溫婉的情感之中，以致它時刻增加。在這種情況下，親密情誼不再是三十三種內在情感，卻稱為靈性情感表露無遺之愛(bhava-ullasa-rati)，是愛侶情懷的一個特別面貌。在五種女朋友之中，只有稱為曼佳麗的永恆女朋友(nitya-sakhis)和親密女朋友(prana-sakhis)具有這種靈性情感表露無遺之愛，這是她們的永恆情感(sthayi-rati)。

蔓藤總是竭力纏繞樹木，屢見不鮮，但蔓藤的葉子、花朵和花蕾(manjaris)甚至一點都不會試圖直接纏繞樹木。當蔓藤纏繞樹木時，它的花朵、葉子和花蕾的喜悅便自動增加。在聖溫達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在所有牧牛姑娘之中出類拔萃。她以對主奎師那之愛的如願蔓藤見稱。她的一些女朋友天性似是葉子，有些似是花朵，有些則似是花蕾。因此她們總是熱切渴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與奎師那見面，因祂們團聚的喜樂身不由己。

sakhira svabhava eka akathya kathana
krsna saha nija lilaya nahi sakhira mana

krsna saha radhikira lala ye karaya
nija sukha haite tate koti sukha paya

radhara svarupa-krsna prema-kalpa-lata
sakhi gana haya tara pallava-puspa-pata

krsna-lilamrta yadi latake sincaya
nija-sukha haite pallavyera koti-sukha hay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8.207-210)

聽到旋律優美的笛聲之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其他巴佳少女都渴望與主奎師那見面而苦不堪言。試圖緩和她們心裡的熾熱，她們僅與她們自己那組女朋友談論主奎師那聖名、形象、品質、逍遙時光和笛子的甜美。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曼佳麗女朋友一聽到笛子之歌也焦灼不安，不是因為渴望親自與奎師那見面，而是因為渴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與祂見面。她們總是冀望聖茹阿妲-哥文達情意綿綿的甜蜜相聚之樂。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心裡感到，眼睛的勝利僅在於品嚐吹奏著笛子和拱起雙眉的那位奎師那的美態。但曼佳麗女朋友卻有不同的理解。她們雙眼的成果是喝聖茹阿妲-奎師那甜美蓮花臉的混合美。

就像我們深思《笛子之歌》這個 aksanvatam phalm idam 和其他詩節時，可以瞥見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其他主要牧牛姑娘的情感，從中也可找到曼佳麗女朋友的情感線索。一聽到奎師那的笛子之歌時，茹阿迪卡的曼佳麗女朋友也開始對其他情感相若的巴佳少女，誦讀 aksanvatam phalm idam 這個詩節。曼佳麗女朋友熱切於安排聖茹阿妲-奎師那見面，及品嚐服務神聖愛侶的極樂情感。為了以這種情感品嚐這些詩節的含意，必須明白字義的概括分析和它們獨特的內在要旨，可以這樣解釋：

「朋友啊，當巴佳王之子—聖奎師那，以及巴佳王之千金—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相聚時，祂們為彼此打扮和穿衣，衣飾恰如其分，盡顯青春本色。當迷人的笛子親吻著奎師那的嘴唇，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彎月眉侍奉著她的蓮花臉時，巴佳的王子公主溫柔地望著祂們的摯愛。只有那些看到這些甜美俏臉的眼睛才大獲全勝，至於緣慳一面的人，他的眼睛完全白費。」這裡的 vrajesa-sutoyoh 有個內在含意—vrajesa-sutas ca 和 vrajesa-sutas ca 分別指巴佳王(維莎巴努大君)之千金—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以及巴佳王(南達大君)之子—主奎師那。從而表明了祂們兩位。

anuvendu-justam 這個片語表示，笛子先獲奎師那親吻，然後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多位哥斯瓦米的典籍都描述過這點。在中午逍遙期間，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有時會從奎師那手中拿走笛子，放在她唇上吹奏他。那時候，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對彼此情深款款，並向祂們最親愛的忠實女朋友投以迷人的斜睨瞥視。看到青春愛侶的這幅優美圖畫，這些女朋友把她們的一切都獻給祂們。任何人看到此情此景，他雙眼都不枉此生。這是聖茹阿妲自己那組女朋友的秘密目標。

牧牛姑娘在靈性情感載浮載沉，只能說：「對雙眼健全的人而言，這就是成功。」她們無法多說。究其原因，是當她們一想起奎師那的美麗形象時，她們的喉嚨立時哽塞，有口難言。十分細味超然愛意交流的巴佳少女天性莊重，

她們表達愛的方式也一樣深不可測。隻字半句就足以透露她們深入神秘的情感。哪需正確語法—主體、副體、動詞和形容詞—恰當地表達她們的情感呢？這證明牧牛姑娘造詣極高，也是所有擅長品嚐愛意交流甘露者之翹楚。

聽到奎師那的笛子之歌，巴佳少女的愛意情感恆常都鮮麗嶄新，隨著八種狂喜之兆和其他多種靈性情感的出現而如痴如狂。這激發起她們與奎師那見面的渴望，她們僅以三言兩語便向那些同一心緒的牧牛姑娘傾訴心曲。所有巴佳少女都是奎師那的生命，她們全都深切致力於令祂快樂，但她們的情感各有不同。因此，她們有多熱切想見奎師那，多渴望與祂相會，當中有些精微差別。不可能描述和完全品嚐眾多牧牛姑娘個別的心緒。

《聖典博伽瓦譚》展示怎樣遵循兩種不同的情感，藉此品嚐奎師那笛子之歌的甜美：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那些情感，她是至尊的牧牛姑娘，具備至高程度的至高靈性情感，又是奎師那摯愛伴侶之翹楚；以及已托庇於她蓮花足，對她全情奉獻的曼佳麗女朋友的情感。評注家也特別重視描述這兩種情感。因此，就是這樣品嚐《笛子之歌》的所有詩節。奎師那摯愛的每一位巴佳少女都是深不可測的至高靈性情感之洋。沒有人能夠細數有多少這些情感滔天巨浪在她們心裡翻滾旋轉。藉由牧牛姑娘的恩慈，不論奎師那的哪些景象顯現在修習奉獻者心裡，他都心滿意足。

註十七. 三十三種內在情感是提升永恆情感的短暫情感。這些情感以甘露盈盈的永恆情感之洋泛起的波濤而來，在它們回歸源頭之前，令永恆情感之洋澎湃高漲。

詩節八

cuta-pravala-barha-stabakotpalabja
malanuprkta-paridhana-vicitra-vesau
madhye virejatur alam pasu-pala-gosthyam
range yatha nata-varau kvaca gayamanau

cuta—芒果樹的；pravala—有些柔軟的新葉；barha—孔雀毛；stabaka—一束束鮮花；utpala-abja—藍蓮花；mala—有些花環；anuprkta—被觸及；paridhana—祂們的衣服；vicitra—別具吸引力；vesau—被打扮成；madhye—在中央；virejatuh—祂們的裝扮都非常迷人；alam—極為；pasu-pala-gosthyam—在牛和牧牛童群中；range—在台上；yatha—就像；nata-varau—兩個最出色的舞者；kvaca—有時；gayamanau—唱歌。

譯文

一個牧牛姑娘說：「朋友啊，在牛群和牧牛童群中動人地歌唱，聖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看起來絕對華麗優雅，仿似兩個最精湛的舞者。身穿黃衣的聖奎師那和穿藍衣的巴拉戴瓦，用剛長出來的芒果花蕾、孔雀毛、葉子、一叢叢的鮮花和色彩繽紛的蓮花，把他們自己打扮得非常迷人。親愛的朋友啊！他們的外貌壯麗奪目，我可以從何說起呢？他們看似兩個在舞台上表演，美麗絕倫的精湛舞蹈家。」

倍添歡樂的注釋

牧牛少女的心滿載至高靈性情感，恆常深刻又全然沉醉於主奎師那甜美的極樂情感之洋。巴佳少女持恆地全神貫注於憶念、細想和談論祂。當祂前去放牛和踏上歸途時，她們看到祂和聽到祂的笛子之歌，她們強烈的愛意情感令她們完全不能自己。由於熱切渴望看到主奎師那而陷於無助的境地，她們向她們的密友吐露心聲，試圖藉此抑止這些情感在她們心裡高漲。然而，她們因矜持和猶豫，無法直接表達對祂的情感。

因此，雖然她們想描述主奎師那的臉被笛子親吻時的醉人之美，她們反而用 vrajesa-sutayoh 一詞—即巴佳王的兩個兒子—描述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兩者的美麗。但即使如此，她們也無法隱瞞藏在她們心裡的情感。為了遮掩她們

對奎師那的專一愛意，她們在這個詩節刻意談論奎師那和巴拉戴瓦兩者，描述他們優雅之美和其他至高品質。

巴佳少女說：「親愛的朋友啊，當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兩兄弟與他們的牧牛童為伴，進入溫達文放牛時，實在不可能描述他們那無可比擬之美。」

一個情感高漲的牧牛姑娘對另一個說：「朋友啊！我們可以從遠處望見奎師那，但我們如何可以走近他，喝他唇上的甘露呢？可敬的巴拉茹阿瑪在那裡，我們會感到害羞。」

第二位牧牛姑娘回答：「傻瓜啊，別擔心！奎師那會望向我們，他的眼眉會乞求我們的愛(pranaya)。那時候，我們對公眾輿論的重視、自控和其他一切禁制都會消失。來吧，朋友！讓我們馬上去見他吧。然後我們會看看發生什麼事。」

第一位牧牛姑娘驚呼：「噢，不，那是不可能的！道君在場時，我決不能走到奎師那面前。朋友，不但是那樣，我們的丈夫、公公和其他親戚都會阻止我們，村裡的長輩都會對我們冷嘲熱諷。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去。」

第二位牧牛姑娘聞言，為了說服她的朋友與她一同起行，便創作了這個詩節。

cuta-pravala-braha-stabakotpalabja-
malanuprkta-paridhana-vicitra-vesau

「朋友啊！他們的頭上戴著初抽的柔軟芒果嫩葉、孔雀毛和一叢叢鮮花造成的冠冕，他們的耳際插上藍蓮花，他們的脖子圍繞著夜百合花環，奎師那黝黑的身體上披上金黃色的布，巴拉戴瓦白皙的身體上披上藍布(nilambara)，以他們的右手旋動著逍遙時光之蓮，他們顯得最令人嘆為觀止。吹奏著悅耳的音樂，他們在牧牛童和牛中央閃閃生輝，令人目眩。我親愛的朋友，就像兩個聰穎的戲劇演員在舞台上跳舞和表演。我如何能夠描述他們的壯麗呢？」

有時，在牧牛童環繞之下，兩兄弟沉醉於他們自己的狂喜心緒之中，舞姿曼妙，以致其他牧牛童會高呼：「好極了(Sadhu)！好極了！」這裡 gayamanau 一詞饒富深意。看到他們起舞，又聽到他們以高低齊全的音域抑揚頓挫地高歌，所有牧牛童都盛讚他們。有時，沉醉於他們自己動人歌舞的情感之中，大喜過望，兩兄弟自傲地問他們的朋友：「你們任何一個可以這樣載歌載舞嗎？如果可以，就讓我們開開眼界吧。」

如此一來，沉醉於靈性情感之中的巴佳少女，描述奎師那和巴拉戴瓦的動人之美和其他令人振奮的品質，藉此把她們對主奎師那的愛藏於心內。然而，她們的內在情感透過她們身體的每個部分表露無遺—她們的面部表情、眼神、姿勢和言語。

「朋友啊！在巴佳，唯一幸運的人就是牧牛童。不管在家還是在森林裡，他們也常常和奎師那在一起，和他一同享樂，多采多姿。他們時時刻刻都可以看到他，與祂載歌載舞，又常常觸摸到他漂亮的身體。但造物主讓我們投生為牧牛姑娘，從而剝奪了我們的這個權利。除此之外，我們是德高望重之家的妻子，因此我們不能盡情觀看祂。如果我們生為牧牛童而不是牧牛姑娘，我們就可以時時刻刻和奎師那在一起，常常看到祂。這樣，我們的生命便會蒙福。」

縱使洋溢著至高靈性情感的巴佳少女認為她們自己最可憐，最不幸，但她們的崇高地位在這裡一目了然。這是純粹愛意的自然特性。當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敘述這些永恆逍遙時光時，他的心也洋溢了牧牛姑娘的靈性情感而百感交雜。因此他像牧牛姑娘那樣興高采烈地描述牧牛童難以置信的好運。

詩節九

gopyah kim acarad ayam kusalam sma venur
damodaradhara-sudham api gopikanam
bhunkte svayam yad avasista-rasam hradinyo
hrsyat-tvaco 'sru mumucus taravo yatharyah

gopyah－牧牛姑娘啊(一個牧牛姑娘稱呼其他人)；kim－什麼；acarad－履行了；ayam－這；kusalam－之前生生世世所履行的靈修和靈性專注；sma－肯定；venuh－笛子；damodara－奎師那的；adhara-sudham－唇上的甘露；api－甚至；gopikanam－唯獨是牧牛姑娘的合法財產；bhunkte－喝；svayam－他自己；yat－由此(他能夠隨心所欲地品嚐達莫達爾唇上的甘露)；avasista－(甚至一滴也沒有)留下；rasam－那超然愛意交流的(達莫達爾唇上的甘露)；hradinyah－河流；hrsyat－感到喜悅(由於看見笛子喝奎師那唇上的甘露，從而以盛放蓮花的形式展現狂喜極樂之兆；tvacah－在他的身體上；asru－眼淚；mumucuh－溢滿；taravah－樹木的；yatha－確實就像；aryah－家中的長輩。

譯文

「親愛的朋友啊，」其中一個牧牛姑娘對她的朋友說：「這支笛子只是根枯木。我們卻無法想像他之前生生世世定是履行了哪種虔誠活動，以致他在我們面前直接盡情豪飲達莫達爾唇上的甘露，它名正言順地唯獨是屬於我們的。他把那甘露一飲而盡，甚至沒有給我們留下一滴。看到這支笛子的好運，心意恆河和其他池塘展現狂喜之兆－盛放的蓮花其實是她們直豎的毛髮。笛子為至尊主瘋狂，自視為他的族中長輩，所有樹木都欣喜若狂。裝作流下涓涓樹蜜，它們其實淚如泉湧，淌下喜悅之淚。」

倍添歡樂的注釋

本已極度熱切渴望與奎師那見面的巴佳少女現在甚至更坐立不安。為了隱藏她們對她們心上人刻骨銘心的專一情意，她們對她們最密切的朋友描述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兩者的美麗和其他動人品質。然而，她們無法長時間隱藏她們的真情。奎師那的美麗形象顯現在她們心裡，當她們看到祂唇上的笛子，牧牛姑娘便開始羨慕那笛子稀有的好運。她們嘖嘖稱奇，忖度：「呀！牧牛童既已投生於牧牛社區，自小又和奎師那一起嬉戲，因此實在不需討論他們的幸運。但這支笛子的好運，我們要從何說起呢？」

這些想法激起牧牛姑娘由衷的至高靈性情感，使她們心裡泛起神聖瘋狂 (unmada)。因此她們心生妒忌，想像笛子那認定的好運—gopyah kim acarad ayam kusalam。這樣解釋這個詩節：「朋友啊！這支笛子！為了長留在奎師那唇上，這支乾枯的竹子前生履行過什麼苦行？他佈施過什麼，他做過什麼吉祥之舉，他又曾在什麼聖地沐浴？」

另一個牧牛姑娘回答：「他完全不曾履行過這些尚德之舉。如果他有的話，為什麼他會投生在不動生物的家族呢？」但另一個牧牛姑娘堅持：「如果你說的話千真萬確，這支笛子怎麼總在品嚐奎師那唇上的甘露？看看巴佳王之子—聖奎師那—多麼愛他。他有時把他拿在手裡，有時親吻他，有時把他夾在他臂彎裡，有時在他腰帶的皺褶裡，有時又以他唇上的甘露噴洒他。」

「如果這整個溫達文有任何幸運兒，那肯定就是這支笛子。朋友啊，讓我們誕生為牧牛姑娘，造物主剝奪了我們所有的祝福。哎呀！我們為什麼不能誕生為笛子呢？我們無法像這支笛子那樣公然與奎師那見面，又無法盡情服務他。我們誕生為人，簡直一無是處。這支笛子在之前某一生肯定履行過嚴酷苦行或一些虔誠活動，如果我們知道哪是什麼，我們肯定也會做同樣的事，以致可以獲得這種罕有的幸運。來吧！讓我們去德高望重的潘爾娜瑪斯 (Purnamasi) 那裡吧。她是個知道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純粹苦行者。我們會請求她的忠告，遵循她的指示。那麼我們也可以獲得這種絕無僅有的好運。」

「朋友啊！」另一個牧牛姑娘插嘴：「這支笛子真是十分幸運。這點毫無疑問，因為他恆常都在品嚐與奎師那為伴的甘露！不過，他為此而變得非常驕縱傲慢，以致我們忍無可忍！Gopikanam damodaradhara-sudhamapi—奎師那唇上的甘露僅是給我們獨享，但他卻以為那是他的財產。奎師那生於牧牛族，我們也一樣。我們自幼已經互相分享濃情厚愛。他是我們珍而重之的摯愛，因此唯獨我們才全權享有他唇上的甘露。但這支狡猾無恥的笛子在剝奪我們天生的權利，厚顏無恥地盡情喝奎師那唇上的甘露！縱使誕生於牧牛社區，我們卻喪失了牧牛王之子—聖奎師那—唇上的甘露。但那支笛子即使是投生在不移動的樹族，卻不斷地喝著奎師那唇上的甘露。」

「雅淑姐媽媽用繩子綁住奎師那的那一天，他以達莫達爾見稱，我們正在同一天開始我們與他那愛意盈盈的關係。那時候，巴佳沒有人知道笛子的任何事情。他和奎師那的關係，僅在奎師那開始帶牛出外放牧之後，才開始認真起來。雖然笛子以前與祂只是泛泛之交，卻突然成為非凡的繼承人，全權享有奎師那唇上的甘露。他從而剝奪了我們牧牛姑娘 (gopikas) 的這項特權，縱使我們自幼已愛戀奎師那。朋友啊，因此我說生為笛子比生為牧牛姑娘更高、更有福。」

這樣細想笛子的洪福和她們自己的不幸，自然地具備至高靈性情感這特徵的牧牛姑娘，因神聖怨恨、妒忌和其他三十三種內在情感而心力交瘁。然後，她們謙卑地說：bhunkte svayam yad avasista-rasam。「朋友啊，當奎師那把笛子放在他的唇上和吹奏他時，他甚至遠勝熟透檳巴果(bimba)亮澤色彩的美麗閃亮紅唇卻退色，轉為黃色。似是笛子把奎師那唇上的甘露一飲而盡，涓滴不留，以致他耗盡聖奎師那滿載甘露的(sarasa)紅唇，令它們乾燥缺水(nirasa)。這支乾枯的笛子正試圖令奎師那的嘴唇像他自己那麼乾枯。奎師那唇上的甘露是我們獨有的財產，但這支笛子在喝光所有甘露，還搶去我們那一份！這點無可置疑。」

「朋友啊，看看這支笛子的罪行吧。即使偷走了別人的財富之後，他甚至毫不尷尬或害怕。他正在我們眼前無恥地品嚐我們的財富，他還膽敢以他假惺惺的甜美旋律宣告：『看吧，牧牛姑娘啊，我拿走了你們的奎師那唇上甘露之財，而且我正在你們面前肆意地把全部甘露喝光！你們束手無策。』藉此嘲諷我們。朋友，因此我們不應該只是在這裡靜靜坐著。讓我們強行擄走那支笛子，把他藏在秘密地點，藉此教訓他一頓，使他將來再也不會這樣做。」

這裡 avasista-rasam 這個片語有個隱密要旨。聖薩拿坦·哥斯瓦米提出了幾個闡釋：ava 意謂「空無一物」而 sista 意謂「留存」，因此 avasista 的意思是甚至一滴不留。笛子把全部甘露喝光，甚至一滴不留。avasista-rasam 之中的 rasa 一字，意思是「情感」。不管喝多少，奎師那唇上的甘露從不減少或乾涸。因此笛子不停地喝甘露！不管他喝多少甘露，都滿足不了他的口渴感，故此他喝個不停！avasista-rasam 還有另一個隱義：拋棄了所有世俗品味之後，牧牛姑娘便品嚐奎師那唇上的甘露，笛子則不住地喝牧牛姑娘所剩下的。

Hradinyo hrsyat-tvacah—聽到奎師那的笛子之歌，浸在愛意情感之洋之中，牧牛姑娘在三十三種各式各樣的內在情感興奮浪潮之中翻滾，有時體驗到謙卑(dainya)，有時妒忌(irsya)，有時怨恨(asuya)等等。處於那種喜悅狀態之中，牧牛姑娘描述笛子的幸運：「縱是個男子漢，笛子卻厚顏無恥地品嚐我們的財富，即奎師那唇上的甘露，而且更是直接在我們面前！樹木喜不自禁。看到笛子難以置信的幸運，它們也狂喜地碩果累累，花團錦簇，樹蜜涓流。仿似它們自己的孩子得天獨厚，它們驕傲地喜極而泣，流下純粹愛意之淚。何不？笛子畢竟是由竹子造成的，而竹子也是樹族的成員。有見及此，族中長輩—芒果、卡丹巴(kadamba)、檢(neem)、橡膠(asoka)和其他樹木—把笛子當作是它們的孩子。這使它們歡天喜地，興奮莫名，流下愛的淚水。」

Hradinyo 是指雅沐娜、心意恆河、帕文湖、妒怒湖(Mana-sarovara)、百花湖，以及其他所有的河流和湖泊。「竹子生於河流和湖泊，由她們的水養育。」

對竹子來說，那河水湖水並非真的是水，事實上是奶水。由於他依賴這些河流和湖泊的奶水成長，她們以他的母親自居。看到她們愛子稀有的幸運，這些母親有時透過她們盛放的百花，展露笑顏。她們有時興高采烈，以高漲浪濤表達她們的喜悅，有時又流下快樂之淚。她們細想：『布茹阿瑪、施瓦、拉釋米和其他人總是夢寐以求，卻求之不得的那種至尊洪福，竟賜給了我們的兒子。他一直品嚐著奎師那唇上的甘露。』」

由於笛子恆常盡情地喝奎師那唇上的甘露(adhara-sudha)，甚至連一滴也沒有留給牧牛姑娘，於是她們對她們的敵人—笛子—展現出她們的妒忌，即至高靈性情感的其中一種特色。

Asru mumucus taravo yatharyah—牧牛姑娘繼續說：「在這個世界看到，如果某人生於某個特別的家庭世系，得到某個罕有高位，族中的長輩便極為欣喜。他們滿心歡喜，體驗到皮膚上的狂喜之疹，愛的淚水奪眶而出。笛子喝過奎師那唇上的甘露，發出悅耳的聲音時，森林的所有樹木同樣都萬紫千紅，好像它們正毛髮直豎，它們也流下喜樂之淚似的甘露。朋友啊，我還可以說什麼！在溫達文，這支乾硬的木笛子有資格得到最高的那種祝福。只有我們牧牛姑娘在不幸之洋載浮載沉，我們預見不到任何與奎師那為伴的機會。如果我們投生為任何動與不動的生物，藉此能得到奎師那的聯誼，我們的生命便會功德圓滿。」

yace'ham vamsadeham na tu kulajavadhudehama hi krsna
satsnagbhavena sajjan bahuruci viharan durlabhah syat paratra
vamsibhave cidamsaprasamana vasatavismrtatma yadi syam
tena jnayeya seyam mama viraha-dutadarutamagateti

《Gopala-campu》(purva 27/103)

聖茹阿姐君對她的朋友說：「唏，朋友啊，為了成為一支笛子，永遠留在達莫達爾唇上，我向神祈求誕生在竹子家族。我不祈求生為人類女子的高等出生。奎師那恆常熱衷於吹奏他的笛子，如饑似渴，興高采烈地與他狂歡作樂。對只是由竹子製成的笛子而言，聖奎師那垂手可得，但對那些投生為女子這高等出生的人而言，他卻完全難以通達。即使我生為死物，又不知道我的身份，但要是我成為一支笛子，無所不知的聖奎師那也會知道：『茹阿迪卡與我分離痛不欲生，成為一支竹笛來到我這裡。』然後他會把我一再放在他唇上。」

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的《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著述：

mukundamahisivrndairapyasavati durlabah
brajadevyekasam mahabhavakhyayocyate

varamrta svarupasrih svam svarupam mano nayet
sa rudhascadhirudhascetyucyate dvididho budhaih

「牧牛姑娘的這種靈性情感在每一方面都非比尋常，只有聖茹阿妲和其他巴佳少女才能體驗到。甚至對聖茹蜜妮(Sri Rukmini)和穆昆達(Mukunda)的其他王后而言，都難能可貴。這種至高靈性情感是甘露盈盈的最高財富，令心神嚮往，令心靈接受它的本質。在這個物質世界的享樂對象之中，沒有什麼比甘露(amrta)更甜美。同樣，沒有什麼比至高靈性情感，即神聖純粹愛意特別機密的形式更令人回味。在這種情況下，牧牛姑娘的心與至高靈性情感融為一體(tadatma)。巴佳美少女的心的自然狀態，確是體現純粹愛意的這種最高表達。」

精通超然愛意交流真理的淵博學者描述過這種靈性情感的兩種形式：高級的(rudha)和極高級的(adhirudha)。分析過牧牛姑娘講述為《笛子之歌》的說話和覺悟，牧牛姑娘的純粹愛意的水準最高，即極高級的至高靈性情感，這點絕對清楚。

詩節十

vrndavanam sakhi bhuvo vitanoti kirtim
yad devaki-suta-padambuja-labdha-laksmi
govinda-venum anu matta-mayura-nrtyam
preksyadri-sanv-avaratanya-samasta-sattvam

vrndavanam—溫達文；sakhi—朋友啊；bhuvah—地球的；vitanoti—傳播(地球的榮耀甚至遠超於無憂星的榮耀)；kirtim—榮耀；yat—因為；devaki-suta—戴瓦葵(雅淑妲的另一個名字)之子的；pada-ambuja—從蓮花足；labdha—領受到；laksmi—美麗的標記；govinda-venum—哥文達的笛子；anu—繼續；matta—瘋狂的；mayura—孔雀的；nrtyam—在其中有舞蹈；preksya—看見；adrisanu—在哥瓦爾丹(Govardhana)的牧地；avarata—目瞪口呆；anya—其他；samasta—所有；sattvam—生物。

譯文

「朋友啊，由於以雅淑妲之子—聖奎師那—蓮花足的標誌盛裝打扮，因此這個地球聲名大噪。聽到笛子之歌，孔雀以為那是雲中雷霆，為之迷醉，開始起舞。在哥瓦爾丹牧地的其他動物也感到喜悅而目瞪口呆。有鑑於此，聖溫達文的存在使地球比無憂星甚至更光榮。」

倍添歡樂的注釋

牧牛姑娘浸在主奎師那天籟笛子之歌形式的，從祂蓮花唇傾盤而出的滂沱甘露之中，全身濕透，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描述她們的對話，說：「如痴如醉的牧牛姑娘一直對她們的朋友說：『朋友啊！生為笛子比生為女子好得多。如果我們死後可以投生為笛子，那麼我們便可以不斷品嚐與奎師那為伴的樂趣！』」

現在，牧牛姑娘在這個詩節停止談論奎師那手裡笛子的幸運，反而談論地球的得寵地位，它獲得奎師那蓮花足觸碰的恩典。純粹愛意的自然作用是使心緒不寧。因高昂的愛意和熱切渴望擁抱奎師那而痴醉，甜美的牧牛姑娘說：「如果我們投生為這片森林之地而不是擠奶姑娘，我們便會得到奎師那蓮花足的觸碰，自覺死而無憾。」

我們從上一個詩節看到，在溫達文觸目所及的一草一木，都會激起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思念，燃點她們對祂的純粹愛意。達到了純粹純愛的巔峰，牧牛姑娘自覺非常墮落卑鄙。她們認為奎師那的笛子、笛子的親友(池塘、河流、樹木和花卉)，以至鹿和其他動物都是最幸運的生物。「森林的所有居民，」她們忖度：「都可以毫無阻撓地看到奎師那，甚至觸摸他。只有我們牧牛姑娘接近他時，才必須面對一切困難。」

她們以愛意盈盈之眼，望向整個巴佳之地，看見它滿佈奎師那蓮花足的標記。當奎師那與祂的朋友在森林玩耍和爬樹時，樹木便自動領受到那雙蓮花足的觸碰，甚至連布茹阿瑪、施瓦、偉大聖人和其他眾生都崇拜和祈求祂們。主夏瑪遜達爾那難以臻達的蓮花足是拉釋米的居所(sri-niketana)，牧牛姑娘熱切冀望祂們都要點綴她們的胸部。然而，對於溫達文的森林而言，當這同一雙的蓮花足爬樹、在僻靜的小樹林裡上演逍遙時光、走進湖泊時，祂們垂手可得。牧牛姑娘這樣唱頌溫達文的榮耀。

Vrndavanam sakhi bhuvo vitanoti kirtim—牧牛姑娘驚嘆：「朋友啊，這片溫達文之地甚至比無憂星更神聖光榮。」在 vitanoti 一字，vi 表示溫達文與眾不同的獨特之處(vaisistya)，即是說溫達文的品質比無憂星的更特別，tanoti 則意謂「傳揚」。溫達文之地傳揚地球的名譽和聲望(kirtim)。至尊人格首神巴佳之子是全能的，又是萬原之原和令人回味情感的無際汪洋，身為祂的遊樂場，一直被祂的蓮花足觸及，溫達文比起斯瓦嘎(Svarga)天堂領域和無憂星高超得多，無窮無盡。

Devaki-suta-padambuja-labdha-laksmi—溫達文之地的榮耀就是恆常滿佈聖奎師那的蓮花足印。祂蓮花足的多種符號(旗幟、雷霆、象棒等等)從而令溫達文益發美麗動人。

聖薩拿坦·哥斯瓦米著述溫達文(vrndavana)一字的意思：「滋養和保護每個人的人，稱為溫達文。」藏起富裕之情，溫達文僅以純粹愛意維繫一切。受制於這種純粹愛意，至尊力量—至尊人格首神本人—甚至一刻也決不離開溫達文。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的《首神甘露之概要(Laghu-bhagavatamrta)》末篇(Anyta) 1.67 描述這點：vrndavana parityajya sa kvacinnaiva gaccati。

聖溫達文是地球星的翹楚。為什麼牧牛姑娘說它甚至高於天堂領域和無憂星？這條問題的答案在於，理解到至尊主是以祂的維施努擴展住在天堂領域和其他領域—作為烏潘鐸(Upendra)在天堂領域，並作為維施努在無憂星。如此一來，同一位至尊主維施努以某個形象住在不同地方。奎師那，即原始的維施努，有一個形象，但祂仍然根據特定的逍遙時光，以無數展現無處不在。然而，

在这一切形象之中，只有主奎師那是原始完全的展現，其他一切全都是局部化身或部分。

《婆羅訶摩讚(Brahma-samhita)》(39)描述過這點：

ramadi-murtisu kala-niyamena tisthan
nanavataram akarod bhuvanesu kintu
krsnah svayam samabhavat paramah puman yo
govindam adi-purusam tam aham bhajami

「我崇拜原始人物主哥文達，祂不斷降臨到不同的星球，又按照祂賦定的時間表，把祂的力量展現於眾多不同的形象，確立祂自己為主茹阿瑪和其他化身(avataras)。然而，在布茹阿瑪的每一天，第七位曼奴(Manu)的第二十八個千禧年，在杜瓦帕茹年代(Dvapara-yuga)末，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本人—以祂完整的形象和祂永恆巴佳聖地的所有附屬品，顯現於這個地球上。」

主奎師那祭鐸(Sri Krsnacandra)是至尊靈性生物體和至尊真理，祂藉口放牛而把祂的蓮花足赤腳踏在溫達文之地。從巴佳-德薇胸部掉落的紅礦粉點綴著這雙蓮花足，祂們觸碰溫達文之地，使她蒙福。可敬的烏達瓦向溫達文塵土的微粒獻上禱文，說：

asam aho carana-renu-jusam aham syam
vrndavane kim api gulma-latausadhinam

《聖典博伽瓦譚》(10.47.61)

「在這溫達文聖地成為一棵樹、蔓藤或藥草，會是我最大的幸運。噢，如果我成為這樣的東西，那麼我便可以恆常服務牧牛姑娘蓮花足的塵土。在這種塵土之中沐浴，我便会蒙福。」

在這第十個詩節裡，我們應該明白，戴瓦葵之子(Devaki-suta)其實是雅淑妲之子(Yasoda-suta)，因為雅淑妲的別名是戴瓦葵。《巴哈維施努宇宙古史(Brhad-visnu Purana)》記載了這點：

dve namni nanda-bharyaya
yasoda devakiti ca

「南達的妻子有兩個名字，雅淑妲，又名戴瓦葵。」

Govinda-venum anu matta-mayura-nrtyam — 因鐸的統治者 (Indra adhipati)，即所有牛的原主，正是哥文達。動詞字根 vinda 意謂「賜予快樂、保護和滋潤」。因此，負責所有與牛(gos)有關的一牧牛郎、牧牛姑娘、牧牛童(gopa-balakas)、母牛和小牛(govatsa)、牧地(go-bhumi) — 的福祉、保護和與日俱增之樂的那個祂，稱為哥文達。

雅淑妲之子奎師那恆常在這溫達文赤足漫步，瞥向如痴如醉的瘋狂孔雀，又不時用祂珍愛的笛子吹奏動人的優美調子。主哥文達把祂內心深處透過笛子源源不絕傾盤而出，瞥見祂，孔雀體驗到莫大喜悅，開始歡樂起舞。牠們認為奎師那的金黃色圍巾映襯著祂的藍色身體光芒，看起來就像溢滿水份的初現藍雲上的一道閃電，笛子的低音就像悶雷。牠們為愛痴迷，展開尾巴的羽毛，不顧一切地狂舞。奎師那見狀，開始用祂的笛子吹奏甚至更令人傾心的旋律。然後孔雀的情緒甚至比之前更高漲，為悅耳的笛子之歌欣喜若狂，把牠們的羽毛獻給祂。

濃情厚愛地接受了那些羽毛，奎師那把它們插在祂的王冠上，說：「孔雀啊，我餘生也會把你們愛的禮物戴在我頭上。」由於奎師那在羽毛上看見祂最珍重摯愛情人的名字，因此孔雀的禮物尤其寶貴。不論奉獻者懷著奉愛心供奉什麼，奎師那都愛意盈盈地接受。祂自己在《博伽梵歌》(9.26)說：

patram puspam phalam toyam
yo me bhaktya prayacchati
tad aham bhakty-upahrtam
asnami prayatatmanah

「任何懷著無瑕純愛的奉獻者愛意盈盈地供奉我，不論那是一塊葉子、一朵鮮花、水果、清水或任何別的東西，我都濃情厚愛地接受。」

聽到笛子之歌和看到奎師那的蓮花臉時，祂頭上又插著牠們的羽毛，孔雀甚至更加朝氣勃勃。浸在狂喜極樂之中，牠們隨著笛子的甜美節奏舞動，奎師那深感賞心悅目。孔雀和奎師那情感交流，從而激勵彼此達至更高的狂喜極樂。

女朋友透過她們的愛意情感之眼，目睹整個景象。由於她們心裡滿懷三十三種內在情感之中的謙遜和自貶，其中一個女朋友說：「朋友啊，這樣的情感在志同道合的心靈之間交流。我們聽過潘爾娜瑪斯說，聖奎師那是個年青的終身貞守生(brahmacari)，孔雀也是貞守生。因此他們彼此交換愛意盈盈的瞥視。有能者與其他同樣有資格的人聯誼。但我們是有夫之婦，因此是屬於其他人的，那麼我們怎可能與我們的夏瑪遜達爾聯誼？」

奎師那經常坐在哥瓦爾丹的山谷，在那裡人人都可以清楚而毫無阻隔地看見祂。除了孔雀之外，山谷裡其他的所有生物體都疏離一切物質俗務，木然呆立或呆坐。使孔雀從其他鳥兒和動物脫穎而出的特性就是，看到牠們的羽毛在奎師那頭上，又聽到牠們以為是雷霆的笛子之歌時，牠們便無拘無束地陷入狂喜之中。不像其他生物那樣完全靜止，呆若木雞，孔雀徹底忘我地隨著笛子的旋律狂舞。主奎師那雲霓般的美麗，以及祂笛子所發出雷霆似的聲音令孔雀怦然心動。輪到牠們的身體開始隨著牠們的心舞動。

另一方面，看到奎師那動人的美麗形象(rupa-madhuri)和聽到祂悅耳的笛子(venu-madhuri)時，其他的所有生物體完全木然。為了一睹和一嘗奎師那迷人笛聲的甘露，以及孔雀空前而富節奏感的優美舞姿，所有動物、鳥兒、牧牛童、母牛、小牛、雄鹿和母鹿都聚集在哥瓦爾丹的山谷。枝頭上滿是一群群的鳥兒，牧牛童則緊靠地圍繞著奎師那和孔雀，讚揚著笛聲和舞蹈。這裡 adri，即高山，是指高山之王(Giriraja)哥瓦爾丹。

看到奎師那無與倫比的美麗，聽到那吸引三界眾生心神的笛聲時，所有鳥兒和動物靜止不動，呆若木雞。牧牛童和其他人忘了他們手裡的事情，只是望著奎師那。即使喝著奶的小牛也離開了牠們的母親而奔向祂，孔雀也瘋了，開始與祂一起跳舞。

「看，朋友！」一個牧牛少女對另一位說：「聽到笛子的音震，各種動物和鳥兒都在喜樂之中失去外在知覺。看到哥文達和聽到他的笛子之歌，甚至連堅硬的石頭和岩石也溶化，清楚留下了夏瑪遜達爾最美麗細緻的足印。但朋友，我還有什麼可以對你說？我們的心腸那麼硬，以致甚至聽到笛子之歌之後都無動於衷。哎呀，我們真該死！我們的生命真該死。這樣的生命有什麼意義？」

Avaratanya-samasta-sattvam — 聖足薩拿坦·哥斯瓦米清楚闡明了詩節這部分的含意。他說 avarate 意指廢止情欲和愚昧形態，意思就是唯有在沒有情欲和愚昧的情況下，純粹靈性善良才會照亮心靈。牧牛姑娘在別處解釋它的徵兆：

vana-latas tarava atmani visnum
vyanjyatyam iva puspa-phalad-ayah
pranata-bhava-vitapa madhu-dharah
prema-hrsta-tanavo vavrsuh sma

《聖典博伽瓦譚》(10.35.9)

「不可思議的富裕之主—聖奎師那—吹奏著他的笛子漫步林中時，他呼喚在高山之王哥瓦爾丹山麓的牧地放牧的牛兒名字。那時候，森林的所有樹木和蔓藤都花團錦簇，碩果累累。它們的枝桠不勝負荷而低垂，仿似在俯首頂拜。這些樹木和蔓藤滿懷情感，這樣表達它們對奎師那的愛。它們身上的每個氣孔都喜氣洋洋，百花吐艷，它們的樹蜜也涓涓而流，似是喜極而泣。」

這顯示奉愛的本然特質，就是覺醒謙卑和心裡的服務情感。《聖典博伽瓦譚》(2.9.10)告訴我們，在無憂星僅是展現純粹至善—沒有混雜的善良，沒有三種形態的影響，也沒有時光流逝：

pravartate yatra rajas tamas tayoh
sattvam ca misram na ca kala-vikramah

在這第十個詩節，牧牛姑娘驚嘆：「造物主啊！溫達文恆常以奎師那的蓮花足點綴她的胸部，我們何時才會像她那樣，獲得同樣的好運？噢，我們毫不吉祥。孔雀和母孔雀與奎師那一起跳舞。聽到他的笛聲時，為什麼我們不能與我們的丈夫與他一起跳舞？不，不，我們非常不幸，因為我們的丈夫激烈反對這個想法。樹木、蔓藤、雄鹿和母鹿—甚至是所有鳥兒和動物—都可以走近奎師那，但我們卻不夠運與他為伴，把他的蓮花足愛意盈盈地緊擁在我們胸前，那怕是一刻也好。我們這麼乏力。只有當我們死了，在溫達文投生為另一個物種時，我們才可以獲得奎師那的聯誼；唯有如此，我們的生命才會有點意義。」

詩節十一

dhanyah sma mudha-gatayo pi harinya eta
ya nanda-nandanam upatta-vicitra-vesam
akarnya venu-ranitam saha-krsna-sarah
pujam dadhur viracitam pranayavalokaih

dhanyah—幸運的，蒙福的；sma—肯定；mudha-gatayah—由於已投生為愚昧的動物物種而愚不可及；api—雖然；harinyah—母鹿；eta—這些；yah—祂；nanda-nandanam—南達大君之子；upatta-vicitra-vesam—衣著打扮別具一格，令人眼前一亮，卻又非常有吸引力；akarnya—聽到；venu-ranitam—祂的笛聲；saha-krsna-sarah—牠們的丈夫陪伴著牠們，牠們丈夫的心之精髓是奎師那(krsna-sara)；pujam dadhur—牠們崇拜奎師那(從不遠處)；viracitam—履行；pranaya-avalokaih—以牠們濃情厚愛的斜睨瞥視。

譯文

「朋友啊，當我們摯愛的南達之子—夏瑪遜達爾—把自己打扮得別具一格，卻又非常迷人¹，以他的笛子吹奏悅耳的音韻時，即使是愚蠢的鹿，牠們投生為最愚昧的動物，一聽到笛聲，都與牠們的丈夫(那些雄鹿的心之精髓是奎師那)一起走近他，用牠們情深款款的大眼睛凝視著他。朋友，牠們不僅注視著他！牠們正以牠們大大的蓮花眼，委婉的斜睨瞥視崇拜他。聖奎師那與牠們眉目傳情，交流著愛意盈盈的斜睨瞥視，對牠們的崇拜甘之如飴，而母鹿也接受他的回饋。誠然，這些鹿的生命蒙福不少。朋友，多麼諷刺的是，雖然我們是溫達文的牧牛姑娘，我們卻不能同樣無拘無束地把自己獻給奎師那，因為我們的家庭成員令我們不勝其擾！」

倍添歡樂的注釋

蒙福具備至高靈性情感的巴佳少女，由於她們純粹愛意的自然徵兆而顯露出無法止息的渴望，恆常坐立不安，想與奎師那見面，無論如何也無法鎮靜心神。每當她們看到任何事物即使有跡象與奎師那有關，她們便認為它的地位極為幸運。由於她們天性謙卑，她們認為自己極為不幸。主奎師那經常在溫達文赤足而行，因此溫達文福星高照，恆常有幸得到祂蓮花足的觸碰。溫達的森林在每方面都不斷服務主奎師那和祂所愛的，尤其因為那是祂漫步和上演情愛逍遙的地方。巴佳少女一直沉醉於對她們對奎師那之愛，這樣深思溫達文的榮耀。

「噢，我的天啊！朋友，我怎可能可以描述溫達文的幸運？畢竟，她庇護聖奎師那和他所愛的，例如動物、鳥兒、樹木、蔓藤、母牛、小牛、牧牛童和摯愛的巴佳居民等等。我們甚至無法想像溫達文的幸運，何況是得到它！看！看！這些鹿多麼幸運；牠們享有的好運對我們來說極為罕有。作為動物，牠們天性缺乏辨別力，因此牠們沒有喪失與奎師那的見面。我們投生為女子，賦有人類智慧，縱然如此，我們卻仍然不夠幸運，無法與他見面。這是我們生命的諷刺。既愚昧又欠辨別力，卻與奎師那有關係的人，勝過與他無關的聰明人千倍。」

當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以適合林中漫步，非凡獨特的衣著悉心打扮得美輪美奐，在秋季走進溫達文，看見她令人嘆為觀止的壯麗之美時，祂開始吹奏笛子。那時候，母鹿忘了吃草，把一切拋諸腦後，包括照顧牠們的幼鹿。牠們飛奔向奎師那，站在祂附近，以致祂觸手可及。

「這些母鹿非常愚蠢，」牧牛姑娘沉思。「牠們不知道牠們快要把牠們的生命拱手讓給獵人的笛子。牠們甚至完全不知道音樂從何而來。牠們不知道很可能是獵人為了殺害牠們，用他的音樂誘騙著牠們。牠們如痴如狂，把它們豎起的杯狀耳指向那方，開始愚蠢地走向那個聲音。另一方面，母鹿的愚蠢也是偉大的一種形式，因為牠們非常接近聖奎師那，展現了牠們對祂的無分彼此之愛(pranaya)²⁰。因此牠們比我們有福得多。」

安坐家中，牧牛姑娘以那雙染有她們的愛意情感之眼觀看這一切。她們看到母鹿在崇拜奎師那，似是以牠們情深款款的明眸乞求無分彼此之愛，靠近祂站著。擠奶姑娘讚揚：「噢！小鹿來向奎師那要求祕密的愛意相聚(abhisara)，又懇求他的濃情厚愛，多麼幸運。我們已投生為牧牛姑娘，卻無法放棄我們的家庭責任、我們對公眾輿論的重視、我們的自控和其他社會顧慮等等。我們甚至無法與奎師那幽會見面，更何況是像小鹿那樣乞求他的無分彼此之愛。」

Nanda-nandanam upatta-vicitra-vesam — 奎師那穿著華麗衣裳，戴著一個由初抽的嫩紅芒果葉製成的王冠、多種鮮花的花束和一支孔雀毛。祂閃亮奪目的黃巾在風中飄揚時仿如熔金般燦爛。祂僅在一只耳朵戴上卡爾尼卡爾花，祂那各色各樣的森林鮮花所製成的花環搖曳生姿，長及膝蓋。奎師那的衣著打扮切合祂那可愛迷人的煥發青春。看到祂穿著祂那漂亮的衣物，點綴著花飾翩翩舞動，小鹿也被祂的外貌迷住，目不轉睛地看著祂，它們似是專注於冥想絕對真理(brahma)的偉大聖人。

Akarnya venu-ranitam—當母鹿聽到奎師那的笛子時，馬上被他吸引過去。牠們的丈夫稱為 krsna-sara，意謂唯獨奎師那是牠們的生命之髓。沒有奎師那，牠們便無法苟延殘喘；他是牠們的一切。雄鹿尾隨牠們的妻子，認為牠們的妻子以牠們的身體、心意和牠們的生命，比雄鹿自己更加皈依給奎師那。母鹿直奔向他，甚至沒有向後望，看看牠們的丈夫是不是跟在後面。看到牠們妻子的愛的熱切和強烈，雄鹿想：「呀，我們的妻子多麼深愛奎師那！牠們比我們幸運得多。」由於這種刻骨銘心的愛，牠們的心與他成為一體。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在《Krsna-bhavanamrta》(7.51-52)描述：

krsna-sara iti nama sarthakam
svam dadhavayamahō dayodadhīh
dvesti n giridharanuraginīh pratyutaiti
sukhayanijan-ganah

tastu tm sakhi! vidhaya pristatah
krsna-sanjigamisti trsnaya
yantya eva jadatam sitah srute
venu-nada iha citrita vabhuh

這個詩節的意思是：「朋友啊，被笛子之歌迷住，母鹿拋下牠們的丈夫在後面，渴望與奎師那一起。但縱是這個欲望，牠們的肢體也拒絕活動，呆若木雞。視奎師那為生命之髓的雄鹿尾隨牠們的妻子，凝望奎師那。」由此證明奎師那是牠們的生命之髓(sara)。

Pranayavalokaih pujam dadhur—箇中的深義就是，母鹿以牠們漂亮的大眼睛情深款款地望著奎師那。僅是投以滿載無分彼此之愛的瞥視，就是牠們的全部崇拜，自動包括了供奉各類物品。而且，相比以各式各樣的物品履行的正規崇拜(arcana)，以愛意盈盈的明眸所供奉的愛慕(arati)是最超卓的崇拜方式，即愛的儀式。在這裡，接受(dadhur)有個深奧含意：奎師那尤其接受這種崇拜。Viracitam pranaya-avalokaih—懷著無分彼此之愛凝望著奎師那，是最好的崇拜方式，即供奉。

「如果我們最深愛的奎師那可以接受母鹿以牠們情深款款的眼睛供奉給他的崇拜，為什麼他會不接受我們的崇拜？」這是牧牛姑娘的說話的隱密要旨。這裡的接受另有深意。以牠們情深款款的眼睛觀看，母鹿征服了奎師那。牧牛姑娘認為這些母鹿極幸福，因為牠們失去了牠們自己身體的所有感覺，也放棄了對公眾輿論的重視，甚至是對牠們丈夫的所有關注。牠們只是以牠們愛意盈盈的瞥視，對衣著打扮出色過人的南達之子履行崇拜，這種愛令牠們和所

愛對象親密無間，形影不離。受到笛子之歌吸引，牠們以滿載愛意情感的眼睛，全神貫注地注視奎師那，似在履行燈儀；牧牛姑娘目睹這種愛意盈盈的崇拜方式。

詩人卡維·卡爾拿普爾(Kavi Karnapura)引述，一個組長對她的同伴透露她熱切渴望看見奎師那：

kim duscaram caritamali! tapo mrgibhih
pasyanita yah samurali-kalamasyamasya
aksanoh prakamakamaniyagunatvamasam
ma sampratam bhavati sampratihi

(《Ananda-vrndavana-campu》 11/146)

「朋友啊！聖奎師那的笛子極為悅耳的音韻令他的蓮花臉益發俊美，為了得成正果，看到他的蓮花臉，這些雄鹿和母鹿履行了什麼嚴酷苦行？母鹿極為迷人，大大的眼睛具備多不勝數的品質；因此牠們誘人的斜睨瞥視得償牠們夢寐以求的夙願。」

另一個組長對一個朋友說：

saubhagya bhagiyamaho sakhi! krsnasari
sarikaroti nayane sah-krsnasara
vamsi ninadamakarandabharam dadhanam
krsnasya pankajam-asankita-mapibanti

(《Ananda-vrndavana-campu》 11/148)

「朋友啊，望著那頭名為心之精髓的雄鹿吧！牠的妻子極幸運。與牠那個視奎師那為生命之髓的丈夫一起，母鹿毫不猶豫地喝奎師那蓮花嘴的極樂情感，他的蓮花嘴帶著笛子的蜜餞音韻；從而令牠雙眼物盡其用。奎師那真的是這頭母鹿的丈夫之生命精髓。但我丈夫的天性卻與雄鹿相反。他非常卑鄙，甚至不准我瞥向聖奎師那。」

這裡的 *asankita*(無懼地)一字意謂：「當奎師那在傍晚回家時，我無法無懼地看著他，因為我那殘酷的丈夫總是起疑。」牧牛姑娘說：「我們來生應該投生為鹿，使我們也可以和我們的丈夫一起，以愛意盈盈的眼睛崇拜奎師那。」

牧牛姑娘在這個詩節說雄鹿愚不可及。事實上，即使愚昧的人與奎師那聯誼，他肯定聰穎過人，然而，在物質上聰明，卻不接受奎師那聯誼的人，其實

是個蠢材。牧牛姑娘繼續說：「如果愚笨的意思是我們會有機會服務和崇拜奎師那，我們會甘之如飴。」

雅淑姐媽媽、南達爸爸和其他牧牛族的想法與牧牛姑娘也一樣。奎師那是至尊主本人，但雅淑姐媽媽和南達爸爸只是認為奎師那是他們的兒子，而不是至尊人格首神。所有熟知靈性真理的人都祈求南達爸爸、雅淑姐媽媽和其他巴佳居民的蓮花足塵土。巴佳的所有樹木、蔓藤、動物、鳥兒、昆蟲、牧牛郎和牧牛姑娘全都凌駕於假象，永恆滿載無窮知識和深不可測的快樂 (sac-cid-ananda)，沉醉於服務主奎師那。他們甚至不可能有絲毫愚昧。藉由瑜伽瑪亞的力量，他們忘了主奎師那的所有莊嚴，祂是至尊人格首神本人。相反，就像身處普通的世俗關係之中，他們視祂為他們的朋友、兒子、情人等等。

所有這些人物心裡對奎師那都有自然的愛。那些強烈渴求滿懷自發依戀 (ragatmika) 的同遊(即巴佳居民)的這種服務心緒，在這個世界的聖靈性導師偉大奉獻者指導下履行靈性專注的人，稱為滿懷自發愛意的修習者 (raganuga-sadhakas)。遵循滿懷自發依戀的同遊，甚至連那些自發愛意的修習者都遠離對主奎師那祭鐸滿是禁制、敬意和莊嚴的那種奉愛。視主夏瑪遜達爾為他們的朋友、兒子或情人，他們從不間斷地修習循序靈修的靈性專注。為了品嚐至高靈性情感的化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情感，以及啟蒙那遵循溫達文居民的自發愛意之途 (raga-marga)，奎師那便顯現為主莎慈之子—主高茹阿遜達爾。聖茹帕·哥斯瓦米描述過這些情感，他以他在《奉愛甘露之洋 (Sri Bhakti-rasamrta-sindhu)》、《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和其他著作，史無前例而動人心弦的解釋，實現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心底夙願。但在這個世界上，有這個資格的那些人少之又少。

滿是規則和禁制的規範奉愛 (vaidhi-bhakti) 能令人提升到，對聖無憂星的主拿茹阿央那莊嚴肅穆地服務。但滿懷自發愛意的奉愛讓人愛意盈盈地服務巴佳的主巴佳王之子。而在自發奉愛的奉獻者之中，只有滿懷自發愛意的修習者，得到了他那個符合聖茹帕·哥斯瓦米的心緒和服務的完美靈性形象，才領受到在哥樓卡·巴佳為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所作的永恆神聖服務—別無他人。那時候，忘了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的神聖和莊嚴，他把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君當成他自己的女主人，主奎師那則是神聖少女(至尊少女)的摯愛，恆常沉醉於服務祂們。這就是聖茹帕·哥斯瓦米的追隨者的獨特之處。

註十九. 奎師那別具一格的衣著打扮變化無窮，顯得非常自由自在，興高采烈，優雅動人而輕鬆快樂。為了一再偷走巴佳居民的心，每件新衣 (vesa) 都精挑細選，總是清新而不可思議地與眾不同 (vicitra)。

註二十. 所有矜持和猶豫的態度都完全消除的純愛境界。愛侶情懷的儲藏庫 (asraya)，即女英雄，察覺到她的身體、心意、智慧、心靈和生命與她摯愛主奎師那的林林總總沒有差異，反之亦然。

詩節十二

krsnam niriksya vanitotsava-rupa-silam
srutva ca tat-kvanita-venu-vivikta-gitam
devyo vimana-gatayah smara-nunna-sara
bhrasyat-prasuna-kabara mumuhur vinivyah

krsnam－主奎師那(吸引心神的人)；niriksya－看到；vanita－對所有年輕少女(kisoris)來說；utsava－慶典；rupa－那個人的美麗；silam－和品性；srutva－聽到；ca－和；tat－被祂；kvanita－振動的；venu－笛子的；vivikta－清楚；gitam－歌曲；devyah－半神人的妻子；vimana-gatayah－乘坐她們的飛機出行；smara－被丘比特；nunna－激動；sarah－她們的耐心；bhrasyat－滑行；prasuna-kabarah－綁在她們秀髮上的花朵；mumuhuh－她們心醉神迷；vinivyah－她們的腰帶鬆開。

譯文

「朋友啊，當半神人(devas)的妻子看見聖奎師那，聽到他迷人的笛子之歌時，她們被丘比特的力量全然迷醉。畢竟，他吸引所有少女的心，對她們而言，他是所有美麗的寶庫，以他甜美的形象、品質和獨特本質，賜予她們至尊喜樂。綁在半神人妻子編成辮子的頭髮上的鮮花也掉下來，她們的紗麗布從她們的腰際滑下來，她們更在她們的天界飛機內失去知覺，倒在丈夫懷內。」

倍添歡樂的注釋

對主奎師那滿懷強烈愛意的牧牛姑娘現在變得極為焦灼不定，想與主奎師那見面。她們覺得她們唯一的生命目標就是服務奎師那，她們唯一的關注就是怎樣得以服務祂。在這種情況下，若她們看到任何人即使只是和奎師那略有關係，她們也認為他極有福。「朋友啊，」一個牧牛姑娘說：「奎師那在溫達文這片土地到處漫步，上演他的逍遙時光，我如何能恰當地描述住在溫達文的母鹿的莫大幸運？奎師那自己每天都以放牛為藉口，前往母鹿居住的森林蹣跚，讓牠們可以看見他。呀，看！你看見乘著她們的天界飛機翱翔天際的女神多麼幸運嗎？她們目不轉睛，盡情地喝奎師那之美的甘露。聽到他的笛子之歌，她們令她們的生命，尤其是她們的雙眼，功德圓滿。」

「但是哎呀！縱是投生於巴佳，在這裡渡過我們整個童年，我們卻無法與巴佳王之子無拘無束地見面或談話。雖然小鹿投生於動物王國，出身較低下，牠們卻住在溫達文，因此每天都能夠看到奎師那美麗的甜美和聽到笛聲。出身比我們高的天堂女神，即使她們住在遙遠的天堂星宿，也沒有喪失看到奎師那和聽到他笛子的福氣。」

「儘管在巴佳投生為人，住在這裡，唯獨我們才看不到奎師那。我們看到高等和低等的生命物種，兩者都處於幸運的位置，能夠看到奎師那。只有我們擠奶姑娘高不成，低不就，喪失一切吉祥，從而不濟地虛度此生。如果創造主讓我們投生為鹿那樣較低的物種，或女神那樣較高的物種，那麼我們也許能夠看見奎師那，我們的生命便會功德圓滿。」

如此一來，描述小鹿的齊天洪福，悲嘆她們自己的不幸時，牧牛姑娘以她們的情感之眼看到，即使是安坐在她們的天界飛機翱翔天際的半神人之妻，看到奎師那無與倫比的美麗，聽到迷人的笛子之歌之後也躁動不安。女神失去知覺，倒在她們的丈夫懷內。看到她們絕妙的好運，牧牛姑娘也體驗到強烈的欲望，想與奎師那見面和相擁。她們心裡泛起強烈渴望，想投生在女神的社群，變得焦灼不安而神暈顛倒。

純粹愛意有三種：(1) 薄弱(manda)、(2) 中等(madhya)、(3) 成熟(praudha)。成熟的純粹愛意就是，英雄(nayaka)和女英雄(nayika)無法忍受與彼此分離之劇痛的那個境界。那種忍受夾雜劇痛之分離的純粹愛意稱為中等，即中度純愛。對敵人的憤恨和妒忌令人忘記對奎師那的服務，那種純粹愛意稱為薄弱純愛。這裡講述的牧牛姑娘(偏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純粹愛意是成熟的。她們完全坐立不安，想與奎師那無拘無束地見面，擁抱祂。

成熟純愛的另一個獨特之處就是，這種陷於相思之苦的牧牛姑娘把她們自己對奎師那的歷久彌新之愛，反映到所有動與不動的生物身上，不管牠們是動物、鳥兒、樹木或蔓藤。她們渴望投生於這任何一種物種，使她們能夠毫無障礙地看到奎師那。她們也羨慕半神人之妻的幸運，並說：「朋友啊！當女神看到我們命中的摯愛—夏瑪遜達爾—那無可比擬而極有魅力的美麗，聽到他的笛子之歌時，她們那編成辮子的頭髮上的鮮花開始自動散落，她們的裙子也鬆開。」

這個現象稱為「思慕之情(mottayita-bhava)」。聖足茹帕·哥斯瓦米在他的《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11.47)解釋：

prakata-yamabhilasasya mottayita-mudiryate
kanta-smarana-vartadau hrdis tad-bhava-bhvatah

「當女英雄想起或聽到她情人的事情時，心裡泛起的情感和隨之而來的欲望稱為『思慕之情』。」

牧牛姑娘把她們自己對主奎師那的濃情厚愛歸於女神，看到她們毫無障礙地觀看奎師那的這種莫大好運，巴佳少女心裡也渴望投生為天堂女神。

krsnam niriksya vanitotsava-rupa-silam—對年輕牧牛姑娘的雙眼而言，恆久清新的主奎師那之迷人可愛美麗就像慶典。偉大詩人卡維·卡爾拿普爾在他的《Ananda-vrndavana-campu》(11/149)撰述：

dhanya vimana-vanita janitanuraga
dragatta-gadaratibhih patibhih paritah
lilakalakvanitavenumavesraya krsnam
dhairyadathava-ruruhur-mumuhur-muhusaca

雖然母鹿是動物，因而欠缺智慧，雖然牠們與牠們的丈夫一起，這個原因足以令牠們無法具備對奎師那的歷久彌新之愛嗎？不，不是這樣。某某可以是所有聰明人之翹楚，卻沒有深切依戀主奎師那，有可能嗎？以名為修飾語(alankara)的華麗詞彙，一個組長對她朋友訴說她隱藏心底的仰慕：「親愛的朋友，看！在她們的飛機裡翱翔天際的女神多麼幸運，因為她們發展出對奎師那的歷久彌新之愛，她們的丈夫也深愛奎師那。雖然坐在她們的配偶旁邊，看到奎師那非常動人地吹奏笛子，她們仍然失去自控，越來越深受他吸引。」

Vanita janita atyartha anuragayam ca yositi—按照這句片語，只有那些對主奎師那培養濃情厚愛的女子，才可以名副其實地稱為少女(vanita)—別無他人。「直接在她們丈夫面前展示對奎師那之愛的這些女神，事實上才是少女。但我們不像她們那樣—我們無法在我們丈夫面前展示我們對奎師那的愛，因為我們的愛不及女神的愛那樣深厚。我還可以說什麼？」

visram-samana-cikurah salatha-mananivyo
devyo dhrtivyanato nikhila diviva
aripsyamana-mama-radruma-puspa-varsa
vismrtya hanta vavrsura-nayana-ambha eva

《Ananda-vrndavana-campu》(11.150)

「聽到笛子的旋律，那些女神如痴如醉。她們秀髮上的花朵開始掉下來，她們裙子的束繩也鬆開。她們一直向主奎師那洒下願望樹的鮮花，但由於欣喜若狂而忘記了，反而洒下愛的淚水。」

Vanitotsava-rupa-silam—「祂用一支孔雀毛、一束束各色各樣的鮮花和芒果嫩葉為頭飾，耳際插上卡爾尼卡爾(karnikara)花，他的黃巾金光閃閃，我們的奎師那是最精湛的舞蹈家和情人之翹楚。任何少女看見他，她都肯定會神暈顛倒，完全瘋狂。朋友，不單如此，當膚色黝黑的聖奎師那用笛子吹奏出一個音調時，女神開始飽受情愛(kama)催湧之苦。」

Srutva ca tat-kvanita-venu-vivikta-gitam—聽到迷人的笛子之歌時，女神忘了她們的忠貞。只有對飽受歷久彌新之愛折騰的女子而言，主奎師那的無與倫比之美和醉人的笛子之歌才像喜慶。品嚐到主奎師那之美或聽到祂悅耳的樂韻時，全世界甚至不會有任何一個熱情洋溢的女子不會為之迷醉。所有人都完全無法抗拒祂的淺笑、大笑、說話、瞥視和風度。不管誰接觸到奎師那，都會成為祂的所屬。看到眾丘比特之丘比特(manmatha-manmatha)主奎師那，聽到祂有毒笛子的音樂，安坐在她們天界飛機裡的女神，飽受情愛高燒之苦，失去自控，擁抱她們的丈夫，繼而暈倒。

半神人的妻子因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而受盡情愛之苦煎熬，半神人見狀不但沒有感到妒忌，反而像母鹿的丈夫一樣羨慕他們妻子的愛意情感。半神人不但讚揚他們妻子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他們竟然鼓勵她們。

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在他的注釋撰述：「牧牛姑娘細想：『我們是牧牛姑娘，奎師那則是牧牛童。即使如此，我們不及女神那麼愛戀奎師那的蓮花足。她們屬於半神人物種。雖然奎師那不是神仙，只是個凡人，但這些女神卻那麼深愛祂。縱是女神，她們令她們的眼睛功德圓滿。這真的十分驚人。我們的眼睛、身體和智慧全都白費，因為它們無法與奎師那聯誼。』」飽受分離之苦，熱切渴望與奎師那見面，牧牛姑娘在長嗟短嘆，說著很多這種性質的不同的機智之言(alapa)。

Bhrasyat-prasuna-kabara mumuhur vinivyah—編在她們秀髮上的花朵掉下來，她們裙子的束繩也鬆開，她們暈倒在她們丈夫懷中。侍奉著他們的妻子，半神人說：「呀！女神，你洪福齊天。我們也愛主奎師那，但我們內裡的愛卻不像你們的愛那樣滿溢。」

處於至高靈性情感，即愛意最成熟的階段，牧牛姑娘愉快地繼續她們愛瘋了的談話(samlapa)。就像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把查塔卡沙丘(Cataka Parvata)看作哥瓦爾丹，海洋是雅沐娜，任何森林則是溫達文，萬事萬物也激起牧牛姑娘心裡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事實上，喝著奎師那唇上甘露的這根乾枯竹子，即笛子，其實不是一個有呼吸的活人。然而，牧牛姑娘對她們的純愛之神

(prema-devata)奎師那懷著濃情厚愛，視那根竹子為敵。安坐在他們飛機裡的半神人和女神，同樣也看見奎師那而感到賞心悅目，但事實上，他們決不能像牧牛姑娘那樣品嚐奎師那之愛的甘露。即使拉釋米君也沒有資格進入溫達文，像牧牛姑娘那樣品嚐純粹愛意的甘露。比女神更有資格的瑪圖茹阿婆羅門之妻，也無法進入溫達文，盡情享受頂尖舞蹈家和愛意享樂者—主奎師那—甜美迷人的美麗。

牧牛姑娘把她們自己的靈性情感歸於萬事萬物，即使它與奎師那的關係微乎其微，然後又羨慕它的幸運。她們渴望投生為動物、鳥兒，甚至是蔓藤或樹木，以能毫無障礙地盡情與奎師那見面。

巴佳少女自幼已對主奎師那懷著自然的吸引力和愛意，因為她們全都是祂內在能量的直接擴展(kaya-vyuha)。牧牛姑娘與主奎師那一起，從哥樓卡·溫達文降臨到這個地球。在那裡，主南達之子和巴佳擠奶姑娘之間最光芒萬丈的神聖非婚戀(unnatojjvala parikiya bhava)永存不滅。在哥樓卡，牧牛姑娘沒有以粗糙形象呈現的丈夫；那裡只有身為有夫之婦的情感。為了增添非婚戀，瑜伽瑪亞在哥樓卡那裡給作為丈夫的情感賜予實質形體，藉由至尊主的意願，在奎師那在這個世界的展現逍遙時光之中，讓牧牛童與牧牛姑娘成婚。事實上，所有丈夫和婚禮本身都是想象的，仿如南柯一夢。只是為了滋潤她們的非婚戀之愛，瑜伽瑪亞才安排了這些婚禮。

這是奎師那與牧牛姑娘甜美的人形逍遙(madhura-lila)。其中，敬畏情感(aisvarya-bhava)完全被覆蓋，以凡人那樣的逍遙時光為主。牧牛姑娘自視為簡單無助的女孩。毫無莊嚴之情，她們完全不知道奎師那是至尊主。牧牛姑娘不像至尊靈魂和心中的見證者，即超靈那樣無所不知，她們只是天真的牧牛姑娘。她們的心地極為純真，無法意會瑜伽瑪亞上演了這樣的話劇，讓她們與主奎師那本人，而不是任何別的牧牛童成婚。要是牧牛姑娘認為這一切都是瑜伽瑪亞的安排，莊嚴之情便會到臨。她們只是認為，雖然她們與牧牛童舉行了婚禮，但對她們而言，她們命中的摯愛—主南達之子，就是一切，比生命本身更加珍貴。她們為南達之子犧牲對公眾輿論、美德善行、自控和其他所有常規習俗。她們所有愛意盈盈的討論全都懷著這種心緒—這就是甜美情懷(madhurya-bhava)。

拿茹阿達·牟尼(Narada Muni)知道所有的牧牛姑娘都嫁給奎師那，而不是其他牧牛童。雖然這是事實，但牧牛姑娘相信的也全是事實。拿茹阿達、蘇卡戴瓦、烏達瓦和維亞薩無所不知；他們明白真實情況。但牧牛姑娘只有一種情感：「奎師那是我珍而重之的摯愛。」她們明白到，奎師那就是唯一偷走她們心神的人，除了她們之外，這點不為人知。受到她們的猶豫和矜持所影響，

她們安坐家中，情意綿綿地思念她們的摯愛，完全沉醉其中時，她們努力把她們樟腦那樣的純粹愛意藏於心裡的珠寶盒。知道即使只有一縷清風，樟腦都會消散，於是她們努力把她們對奎師那的珍貴純愛藏於心內，但她們不知道怎樣將之保密。

若牧牛姑娘和奎師那認為她們是與彼此成婚，這種想法會阻礙巴佳甜美的人形逍遙。她們若把自己看成已婚的，那麼她們和杜瓦茹阿卡(Dvaraka)的王后之間就會沒有差別。於是我們應該明白，《聖典博伽瓦譚》記載的是絕對正確的。

為什麼聖基瓦·哥斯瓦米在他對《聖典博伽瓦譚》和《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的注釋，反駁了主奎師那和牧牛姑娘的非婚戀，反而試圖確立奎師那和牧牛姑娘結了婚的這種概念，這背後有個奧秘。外在地鼓吹婚姻戀，他便保持了非婚戀的完整和純粹。事實上，聖基瓦·哥斯瓦米這樣的茹帕傳系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不可能是婚姻戀的支持者。他所發表支持婚姻戀的任何描述和注釋，全都是為了滿足他人的願望而寫，而不是他自己的願望。在他的注釋的總結，他撰述：likhitam kincid atra parecchaya。意思就是，為了令不同興趣又沒有資格的人，毫不挑剔地明白這些難以理解而不可思議的逍遙時光，他接受了婚姻戀，使他們也能滿懷信心，持之以恆地冥想這些逍遙時光。然而，那些托庇於施瑞曼·瑪哈帕佈蓮花足的內在奉獻者根本不接納這個解釋。

聖基瓦·哥斯瓦米在他對《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的注釋清楚撰述：

svecchaya likhitam kincit kincidatra parecchaya
yat purvapara-sambandham tat-purvam-param

「我提出了這個觀點，部分是因為我自己的願望，部分則是因為他人的願望。講述非婚戀的第一和最後部分的解釋，是出於我的願望而寫的，任何與非婚戀無關的，都是出於他人的願望而寫的。應該這樣理解。」

《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1.21)的完整詩節是：

laghuttvam atra yat proktam tat tu prakrta-nayake
na krsne rasa nirayasa svadartham avatarini

「至於世俗的戀人，那些明白超然愛意交流的人認為情人的地位低俗墮落。但這不適用於一切化身之源—主奎師那，為了品嚐超然愛意交流之髓，祂確立自己為超然情人。」

所有超然愛意交流都直接源自主奎師那本人。至尊主不同的化身為了維持對宗教和非宗教的控制，降臨到這個世界。雖然祂決不親身做任何有違世俗行為守則的事情，但至尊人格首神哥文達不受這些常規和禁制約束。我們應該正確理解，施瑞曼·瑪哈帕佈和祂的永恆同遊，例如聖基瓦·哥斯瓦米和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等等，就婚姻戀和非婚戀所寫的，全都是根據規範經典(vidhi-sastra)和超然愛意交流經典(rasa-sastra)²¹的證據。這兩位評注家都是聖茹帕·哥斯瓦米傳系的奉獻者。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是哥斯瓦米的追隨者。因此我們應該透過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的解釋，努力了解聖基瓦·哥斯瓦米的著作。

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撰寫：「非婚戀在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目標(sadhya)和奉愛修習尤其重要。」在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降臨之前，沒有任何一個具權威的偉大奉獻者靈性導師，就有關非婚戀崇拜奎師那而傳授明確訓示，縱使《Sri Krsna-Karnamrta》、《聖典博伽瓦譚》(10.29-33)的《Rasa-pancadhyayi》、《Muktaphala》、佳亞戴瓦·哥斯瓦米(Jayadeva Gosvami)、祭迪達薩(Candidasa)和威迪亞帕提(Vidyapati)的著作和各式各樣的詩集都描述過非婚戀。但在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聖茹阿亞·茹阿瑪南達和聖茹帕-茹阿古納特(Sri Rupa-Raghunatha)等等施瑞曼·瑪哈帕佈追隨者的作品之中，找到清楚解釋。在這些神聖文獻或偉大奉獻者典範師的其他書籍之中，沒有提及奎師那和牧牛姑娘的婚事；書中也沒有提及祂在巴佳的聖線禮，因為那個典禮是在瑪圖茹阿舉行的。按照韋陀文化，婚禮是不會在這個典禮之前舉行的。

很多人認為聖基瓦·哥斯瓦米支持婚姻戀，但這種想法沒有根據。聖茹帕、聖薩拿坦、聖茹阿古納特·達薩(Sri Raghunatha dasa)、聖卡維·卡爾拿普爾、聖卡威茹阿傑·哥斯瓦米和其他品嚐超然愛意交流的首要典範師，都以非婚戀為基礎，描述過茹阿妲-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但由於聖基瓦·哥斯瓦米認為難以找到有資格以非婚戀履行靈性專注的人，於是便在他的《奎師那珍寶(Krsna Sandarbha)》(第一五六段)賦定冥想單一逍遙時光的(mantra-mayi-upasana)體系。聖茹帕、茹阿古納特和其他哥斯瓦米在他們的典籍，都描述了冥想一個接一個湧現的，一連串奎師那的逍遙時光(svarasiki upasana)——這是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心底夙願。

聖基瓦·哥斯瓦米和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在他們對《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的注釋內，對婚姻戀和非婚戀的詳細解釋，根據他們自己的觀點提出恰當的哲學結論。唯一的差異在於他們的視野角度。聖基瓦·哥斯瓦米銘記著基本真理而支持了婚姻戀，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則專注於逍遙時光而支持了非婚戀。

牧牛姑娘是奎師那自己內在能量(祂的形象能量)的擴展—因此她們會被視為祂的妻子(svakiya)。雖然她們不可能是其他男人的妻子，但在她們在這個世界的逍遙時光之中，她們似是嫁給了其他人。這只是瑜伽瑪亞的假象。聖基瓦·哥斯瓦米在這裡傳授了深邃的理解，解釋了展現和不展現的逍遙時光之間沒有差別。唯一的差異在於一個是在靈性世界(aprakata)，另一個則展現在這個物質世界(prakata)。在靈性世界的領域，觀察者和他所觀察的是完全純粹的。

只有那些洪福齊天，領受到主奎師那無盡恩慈的人，才可以完全拋卻所有物質關連，一得到他們的完美軀體便進入靈性領域，在那裡與奎師那直接見面。唯獨這些人方能看見和品嚐全然純粹無瑕的哥樓卡逍遙時光，但這樣的人絕無僅有。還有那些活在物質世界，他們的奉愛已達完美，藉由奎師那的恩慈在體驗著靈性超然愛意交流的人。他們觀看物質世界的哥庫拉展現逍遙時光時，看到哥樓卡的永恆逍遙時光。兩種資格水平有點差異—在這個領域，仍是修習者時看到自己的靈性形象(svarupa siddhi)和完美的靈性軀體。直至獲得靈性軀體和進入展現的逍遙時光(vastu-siddhi)為止，仍會有些物質障礙，難以領受到這些哥樓卡逍遙的覲見。看到自己的固有形象和看到哥樓卡，是取決於並與所臻達的自我覺悟程度成正比。

仔細的觀察揭示了，哥樓卡事實上完全純粹，絕對沒有假象。藉由瑜伽瑪亞的力量展現在這個物質世界上的，地球上的哥樓卡也同樣完美無瑕。不論是展現或不展現的逍遙時光，也毫無物質缺陷、墮落或虧缺等意味。表面上的任何差異，只是由於那個人的觀點和他自己的資格而已。那些在哥樓卡的人是完全純粹的。然而，在物質世界，奉獻者依據他們的資格觀看逍遙時光。那些眼睛、智慧和假我都沉迷於物質的人，會專注於缺陷、墮落、身體認同、瑕疵或愚昧。這樣的人對基礎真理沒有信心。那些較少過失的人會體驗到更純粹的視野。

非婚戀情感是所有超然愛意交流的精髓。認為哥樓卡正欠缺這種情感，實在貶抑了那個領域。在至高星球哥樓卡，不可能品嚐不到最高的超然愛意交流。所有化身之源—主奎師那—在哥樓卡以某種方式品嚐這種超然愛意交流，在哥庫拉則以另一種方式品嚐。雖然充滿假象的物質視野令非婚戀看似逾越宗教，但不論它以哪種方式呈現，它無疑都是哥樓卡的無瑕真理。

即使我們長期不斷實踐靈性規則，但沒有托庇給牧牛姑娘，就不可能在這種超然愛意交流之中臻達完美。循序修習的奉愛有兩種：規範性的和自發愛意的。透過實踐嚴謹的規則所啟蒙的純粹愛意滿載敬畏之情。懷著在巴佳服務奎師那同遊的強烈渴望，引發毫無莊嚴的自發愛意奉愛，導致狂喜的純愛奉愛出

現，即對奎師那純粹無瑕的愛。只有在牧牛姑娘指導下遵循自發奉愛，才有可能進入基於純粹非婚戀的愛侶情懷(即巴佳牧牛姑娘的情意綿綿之愛)。

即使是烏達瓦這樣的偉大奉獻者，也無法臻達牧牛姑娘的這種至高情感。看到她們極崇高的超然情感時，他目瞪口呆，祈求投生在巴佳為蔓藤或灌木，好能獲得牧牛姑娘蓮花足的塵土：

asama aho carana-renu-jusam aham syam
vrndavane kim api gulma-latausadhinam
ya dustyajam sa-janam arya-patham ca hitva
bhejur mukunda-padavim srutibhir vimrgyam

《聖典博伽瓦譚》(10.14.61)

「如果我在溫達文聖地成為一棵灌木、蔓藤或藥草，那便會是我的至高福祉。那麼我便會一直沐浴於巴佳牧牛姑娘蓮花足的超然塵土，我也會很有福氣。看，牧牛姑娘完全不顧她們的至親、社會和韋陀規範，這都是極難放棄的，並臻達了穆琨達的蓮花足，得到祂最頂尖的純粹愛意。不要說是其他人，甚至連《神訓經》和《奧義書》至今也一直在追尋祂，卻還沒有臻達祂。」

jnane prayasamudapasya namanta eva
jivanti sanmukharidam bhavadiyavartam
sthane sthitah srutigatam tanu-vana-manobhi
ye prayaso-ajita jita-apyasi taistrilokyam

(《聖典博伽瓦譚》10.14.3)

「那些以身體、心意和言語全神貫注，滿懷信心地與你濃情厚愛的奉獻者聯誼，從他們那裡聆聽你逍遙時光的人，不需另自費勁求取真理知識。我的主，雖然你無與匹敵，他們以他們的奉愛征服了你，令你完全受他們控制。」

聖基瓦·哥斯瓦米這樣解釋這個詩節的 jnane prayasamudapasya 這個片語：不要說是對主的非人格覺悟(nirvisesa-jnana，那是冒犯至尊主蓮花足的)，更不需另自費勁求取至尊人格首神的地位知識(bhagavat-tattva)，因為奎師那至尊主齊備六種富裕。祂是所有控制者的控制者和萬源之源，但這個事實的知識有礙巴佳自然的純粹愛意，那種純愛甚至毫無基於社會慣例和禁制的敬意。

無與匹敵的(Ajita)主哈瑞決不會被任何人征服，但那同一位哈瑞，卻被那些只不過是從擅於品嚐超然情感，認識基礎真理(rasika, tattva-jna)的奉獻者口中，聆聽至尊主逍遙時光敘述的人所征服，而不是獨力竭力獲得真理知識的人。這樣的人以他們的愛意之繩綁住祂。自發奉愛的修習者若冥想主奎師那為超靈或齊備六種富裕的至尊主，他們就無法進入巴佳的甜蜜逍遙時光。巴佳牧牛姑娘沒有把奎師那想成超靈，或是齊備所有富裕的至尊主。她們只知道祂是她們的密友和她們摯愛的情人，就像普通的世俗關係那樣，並恆常熱切於服務祂。牧牛姑娘沉醉於最崇高的愛意表達，遵循聖茹帕·哥斯瓦米的偉大奉獻者，從不間斷地培養她們的這些心緒。

註二十一. 規範經典—提出人類社會道德和禮節規範的經典；超然愛意交流經典—描述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之中，與祂的愛意交流甘露的那些經典。

詩節十三

gavas ca krsna-mukha-nirgata-venu-gita
piyusam uttabhita-karna-putaih pibantyah
savah snuta-stana-payah-kavalah sma tasthur
govindam atmani drsasru-kalah sprsantyah

gavah—牛；ca—和；krsna-mukha—從主奎師那的蓮花口；nirgata—發出；venu—笛子的；gita—歌曲；piyusam—甘露；uttabhita—高高豎起；karna—用牠們的耳朵；putaih—它們像杯子似的；pibantyah—喝著；savah—小牛；snuta—流出；stana—從乳房；payah—牛奶；kavalah—牠的滿口；sma—真的；tasthur—呆立(三十三種內在情感之目瞪口呆)；govindam—主奎師那；atmani—在牠們心內；drsa—用牠們的眼睛；asru-kalah—牠們熱淚盈眶；sprsantyah—觸摸(擁抱)。

譯文

「朋友啊，說夠了女神！看看牛吧。當我們摯愛的夏瑪遜達爾以他口中流出的甜美音韻注滿笛子時，當牛聽到那旋律優美的歌曲時，牠們的耳朵呈杯子狀，高高豎起，豪飲超然愛意交流的甘露。朋友，怎能夠發生此事呢？朋友啊，穿過牠們雙眼的通道，帶領摯愛的夏瑪遜達爾到達牠們內心的王座，牠們讓他坐在那裡，在牠們的心意裡擁抱他。親愛的朋友啊！看看牠們雙眼怎樣淚如泉湧吧！還有牠們的小牛？當小牛吸吮母牛的乳房時，牠們無法下嚥，牛奶都堵在牠們的喉嚨。牠們的耳朵豎起，喝傾流自奎師那口中笛子之歌的甘露。牠們以牠們的眼睛，牠們在心內歡迎奎師那，擁抱他。因此牠們熱淚盈眶，牠們開始顫抖，毛髮直豎。」

倍添歡樂的注釋

透過她們的愛意情感之眼，為愛瘋狂的牧牛姑娘看著她們摯愛的主奎師那帶牛放牧，與其他牧牛童從一個森林走到另一個森林。與此同時，她們透過她們的情感之耳，清楚聽到奎師那悅耳的笛子之歌。對牧牛姑娘的眼睛和耳朵而言，奎師那身體的每個部分、祂的步姿、笑聲、語態和姿勢都像至尊慶典。聽到笛子之歌，熱戀奎師那的巴佳少女被迫捨棄她們畢生累積的自控、忠貞、端莊等等。她們不希望向她們的密友透露她們的內在情感，但她們無力隱藏。

認同主奎師那是她們最深愛的摯愛，她們把她們的身體、心意和她們的一切都皈依在祂的蓮花足下。真的，沒有祂，她們甚至連一分鐘都無法活下去。裡裡外外，前前後後，透過她們身體的每個毛孔，她們看不見任何東西，只看到奎師那。儘管如此，她們都不希望表達她們的情感，那怕是向她們最親密的朋友。超然愛意交流的經典稱這些靈性情感為隱瞞。牧牛姑娘起初試圖隱藏她們的感情，但她們的情感還是不知怎的洩露出來。然後，由於感到尷尬，她們又再試圖隱藏。然而，在上一個詩節，討論到乘著她們的太空船翱翔天際的女神時，牧牛姑娘的內在情感有點洩露。因此，為了掩飾她們的真正情感，她們立即改變話題，談論對奎師那滿懷母愛的母牛以及牠們那兩、三天大的初生小牛，對奎師那的歷久彌新之愛。

為愛瘋狂的巴佳牧牛姑娘說：「親愛的朋友，看看在她們那天界飛機翱翔天際的女神的狀況！她們似是類屬那些擅於喚起甜美情感的羞怯少女。因此，看到迷倒甜美忠貞少女的(ramani-mohana)夏瑪遜達爾時，聽到他激起綿綿愛意的(srngara-rasa)笛子之歌時，她們心醉神迷，飽受對奎師那的真誠欲望(kama)之苦。然而，沉思我們摯愛的巴佳王之子的身體特徵，他無與倫比的美麗，他迷人的笛子之歌，他的翩翩風度，他極動人的魅力和其他特質時，誰會不喪失身體和心意的所有知覺？不管是誰—不管男或女、人或半神人、動物或鳥兒—肯定都會神暈顛倒。任何人即使看到奎師那一次，便註定要永遠皈依給他。這點毫無疑問。」

「我們摯愛的奎師那進入最迷人的溫達文放牧他的牛。但他為什麼出外放牛呢？朋友！這只是藉口！事實上，他是為了自由自在地漫步，玩各種遊戲和打扮他的牧牛童朋友而去的，尤其是與他深愛的牧牛姑娘偷偷見面。當奎師那透過笛子之歌傳送他蓮花唇上的甘露時，誰也無法斷定那是哪種甘露。聽到笛子充滿吸力的旋律時，動物、鳥兒、男人、女人、樹木、蔓藤、池塘、河流、山巒和其他所有動與不動的生物—不管他們是誰—全都浸在至尊樂趣之洋，失去知覺。噢！看，看看這些牛的情況吧！」

gavas ca krsna-mukha-nirgata-venu-gita
piyusam uttabhita-karna-putaih pibantyah

牛聽到甜美的笛子之歌時，一道強大的甘露川似乎直接湧進牠們的耳朵。牠們馬上停止吃草，豎起雙耳，把牠們的耳朵轉向聲源，像畫中景物一樣靜立。牠們為什麼豎起耳朵？好使注滿其中的甘露將會一滴不漏。它們其實不是耳朵，但事實上是牠們用來載滿笛子之歌甘露的杯子，令牠們可以懷著莫大熱忱貪婪地一飲而盡。

「雖然牛也許是毫無智慧的愚蠢動物，牠們心裡不會有機會激起綿綿情愛，就像發生在半神人妻子身上的那樣，但牠們肯定能夠品嚐笛子的甜美。這支笛子的旋律也無法向鳥兒和動物隱藏它的甜美。朋友啊！笛子之歌的瓊漿玉液之川從聖奎師那明月似的俏臉流出來，當它進入牛的耳朵時，身為愚笨的動物，牠們無法明白這個音震。牠們以為那只是一道難以描述的甘美洪流。就像從杯子飲用天上甘露，牛也把笛子之歌蜜糖一樣的洪流注滿牠們豎起的杯狀耳，懷著至尊喜樂細意品嚐，失去牠們身體和心意的所有知覺。」

「奎師那也非常鍾愛這些牛。奎師那童年時，當牠們仍是小牛時，他和他的牧牛童朋友經常帶牠們出外，到南達-巴佳附近的美麗森林放牧。他會親自用他的蓮花手給牠們沐浴，輕撫牠們，愛意盈盈地輕擦牠們的背和柔軟的脖子。即使當小牛長大了，除了奎師那之外，牠們也拒絕跟任何別的人出外放牧。因此他必須親自帶牠們。雖然生性愚笨，這些牛也愛奎師那，因此牠們聽到笛又之歌時呆若木雞。由於牠們自小已和他一起，因此他極喜歡牠們。某人也許會指出，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牛那麼依戀他。但這不正確，朋友！如果你看著這些僅是兩或三天大的小牛一眼，牠們只知道牠們母親的乳房，對其他一無所知，你便會看到牠們聽到奎師那動人的笛子之歌時，也不醒人事。」

harer vaktram venu-dhvani-misataya varsati sudham
pibatya etam gavya yad anu rasana-karna-yugalam
ahasit prastabdha nija-visayamaya tu rasana
kim etat kim naitad bhavati kim ivaitat kim iti va

《Gopala-campu》(Purva 17.80)

「在笛子之歌的詭計下，主哈瑞的蓮花臉事實上在施洒甘露。母牛和小牛把牠們的耳朵變成舌頭，喝到那甘露時，牠們完全呆住。在這個情況下，無法指出哪是舌頭，哪是耳朵。」

當笛子一陣陣旋律優美的甘露進入母牛的耳朵時，一種難以言喻的情感灌滿牠們的心房，牠們深受感動，令牠們的乳房猛力湧出一道鮮奶。一般而言，看見她的小牛時，母牛的奶便開始流動，但至於那些在溫達文放牧，奎師那摯愛的母牛的情況卻不一樣，牛奶不是這樣流出。只有當母牛看見奎師那，觸碰他的身軀或聽到他的笛子之歌時，牠們的乳房才湧出源源不絕的鮮奶，完全注滿牠們小牛的嘴巴。但聽到笛子悅耳的音韻時，小牛卻失去知覺，雖然牠們口裡滿是牠們母親的乳房所流出的牛奶，牠們卻甚至無法吞嚥。小牛沉醉於喜樂之中，茫然無助，無法喝掉源源不絕的牛奶，以致它沿著牠們的下顎滴落地上。

品嚐超然愛意交流的偉大奉獻者卡威·卡爾拿普爾在他的《Ananda-vrndavana-campu》(11.151)，對這點的描述令人十分回味，動人心弦。

arddhavalidhya vasankura-sobhi-dantah
sotkantham unisita-netram udirna-karnam
citrarpita iva patantam ivamrtaugham
venu-dhvanim sruti-pute gamayanti gavah

「感受到強烈的渴望，牛閉上牠們的眼睛，豎起牠們的耳朵，猶如畫中景物一樣完全木然靜立，透過牠們雙耳喝笛子之歌的甘露。牠們忘了吞下口中半嚼的青草，它就留在牠們口裡。」

他在下一個詩節描述小牛：

cusanti cucukam aho na na samtyajanti
vatsa nayanti na payah-kavalam gala 'dhah
vamsi-kala-hrta-hrdam sakhi! naucikinam
sneha-snuta-stana-raso dharayaiva pitah

「朋友啊！母牛的情況夠了。看看小牛的情況吧！當牠們聽到笛聲時，牠們正在喝牠們母親的乳房流出的牛奶。牠們馬上忘了吸吮牛奶，甚至無法把牠們的嘴巴從牠們母親的乳房移開。我還可以說什麼？牠們也無法吞下已經在牠們口中的牛奶。今天反而是地球在喝那滿載了母牛的愛，甘露盈盈的牛奶。」

如此一來，母牛和小牛大喜過外，達至忘我境界，凝視著那個用笛子裝飾祂那明月俏臉的人，不能自己。當牠們一看到巴佳王之子的美麗形象，祂動人而美麗絕倫的形象便展現在牠們心中，牠們雙眼滿是喜悅之淚。因此雖然祂正站在牠們面前，牠們卻甚至看不見祂。牠們只能透過牠們的耳朵，聆聽和品嚐笛子美妙而注滿極樂情感的旋律。牠們內在看到那個最具吸引力的形象，品嚐那景象的甘露而痴醉，牠們一直完全靜止。這些牛是母愛甘露的化身，由於無法外在地身體力行，因此牠們把巴佳王之子帶到牠們的心懷，似是藉此使牠們的生命功德圓滿。牠們因而浸在狂喜極樂之中。

由於她們由衷至尊愛意的影響，滿懷深刻愛意情感的巴佳少女恆常熱切於與奎師那見面。在那種情況下，不論她們看到任何人與祂有任何關係，不論那

是動與不動的，她們都認為非常幸運。與此同時，在她們的謙遜影響之下，牧牛少女感到非常痛苦難過，認為她們在每一方面都最不幸。

看到牛聽到笛子之歌後沉醉於牠們的情感之中，牧牛姑娘在心裡深思熟慮：「噢！在溫達文投生為牛多有成果，因為這些牛聽到笛子之歌便完全忘了牠們的身體和身體的所有關連。牠們甚至忘了牠們自己摯愛的小牛，還有牠們的食物。牠們剛吃著的鮮嫩綠草就原原本本的擱在口中。從牠們乳房流到牠們小牛口裡的牛奶溢滿一地。初生小牛也完全知覺不到牠們的身體和心意。」

「但哎呀！我們非常不幸！當我們聽到笛子之歌時，我們卻念念不忘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家，無法停止！我們甚至無法逃離家庭生活的枷鎖，奔向奎師那，被我們的自控、對公眾輿論的重視、對家庭的責任、忠貞、榮譽、恐懼和其他這樣的禁制鎖住，真是淒絕人寰。我們無法浸在笛子之歌造成的甜美之洋，反而恆常繼續依附於我們的身體和心意。我們只可以從遠處傾聽笛聲。我們沒有那麼沉醉於奎師那的優美笛聲之中，以至於忘記我們的榮譽和自控。我們也沒有為之神暈顛倒。因此我們的生命毫無價值。這些母牛和小牛的地位比我們優勝千百倍，因為牠們聽到笛子之歌便忘記一切，包括牠們的身體。那些與奎師那泛泛之交的人真是洪福齊天，他們的生命功德圓滿。雖然我們投生於牧牛社區，但我們卻全神貫注於我們終有一死的自我，受制於身體和家庭；我們一無是處地背負著我們身體的重擔。」

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說：

yat-kincit trna-gulma-kikata-mukham gosthe samastam hi tat
sarvanandamayam mukunda-dayitam lilanukulam param
《Vraja-vilasa-stava》(102)

「在巴佳，小草、灌木、蔓藤、昆蟲、蛇、動物和鳥兒都深受奎師那鍾愛。有助豐富至尊主的逍遙時光。牠們全都是超然的，並增加祂的樂趣。」

為什麼奉獻者發展強烈欲望，渴望在巴佳成為一棵樹？因為他希望：「奎師那會坐在我懷裡，品嚐我的水果，在我的樹枝上跳舞和玩捉迷藏。」

為了滋潤這樣的甜蜜逍遙時光，在修習階段的奉獻者會渴望成為一條蛇或一棵樹。為什麼某人會希望成為一條蛇？因為：「如果我是一條蛇，當斯麗瑪緹生主奎師那的氣，開始離開祂時，她看見我便會驚惶失措，馬上倒在祂的臂彎！」

這第十三個詩節的含意就是，按照牧牛姑娘愛意盈盈的視野，若任何有生命或沒有生命的東西與奎師那有任何關係，那麼那個實體便極幸運。遵循自發奉愛之途的修習者履行他們的靈性專注時，應該憶念這一連串的靈性情感。

詩節十四

prayo batamba vihaga munayo vane smin
krsneksitam tad-uditam kala-venu-gitam
aruhya ye druma-bhujan rucira-pravalan
srnvanti milita-drso vigatanya-vacah

prayah—牠們大多數；bata—肯定；amba—我的母親啊(朋友啊)；vihagah—鳥兒；munayah—偉大聖人；vane—在森林；asmin—這；krsna-iksitam—看見奎師那月亮般的俏臉；tat-uditam—祂創造的；kala-venu-gitam—吹奏笛子發出的悅耳音震；aruhya—上升；ye—他；druma-bhujan—到樹枝上(以《聖典博伽瓦譚》的形式)；rucira-pravalan—有迷人的蔓藤和花卉；srnvanti—牠們聽見；milita-drso—以睜得大大，不眨動的眼睛；vigata-anya-vacah—萬籟俱寂(不是指主奎師那)。

譯文

「我的媽啊！母牛和小牛是我們的家庭成員。但看看溫達文的鳥兒。稱牠們為鳥兒，實在大錯特錯。坦白說，牠們大部分都是崇高的自我覺悟聖人(atmarama rsis)和牟尼。牠們靜靜地坐在溫達文美麗的蒼翠大樹，在剛剛萌發了眾多迷人嬌花的樹枝上。瞪著眼不斷凝視著奎師那美麗形象的優雅迷人，牠們接受了他那愛意盈盈的斜瞄瞥視，變得興高采烈。不理會其他的各種聲音，牠們傾聽奎師那迷人的聲線和他那迷住三界的笛子之歌。我親愛的朋友啊，牠們的生命多有福氣啊！哎呀！我們多麼不幸。我們的出生糟塌了，我們的眼睛得物無所用。我們觀看奎師那美麗形象和聆聽他甜美笛子之歌的幸運在哪裡？由於數以百萬的障礙，這似是絕不可能的。」

倍添歡樂的注釋

聽見笛子之歌的直接結果是大喜過外，溫達文的母牛和初生小牛忘了牠們的身體和所有身體關連。討論著牛的情況，巴佳少女有幸對主奎師那滿懷深刻依戀，沉醉於靈性情感之中，完全忘我，對周遭一切混然不覺。一會兒後，當她們激動的情感稍為平復時，她們深深嘆息，說：「朋友啊！對於母牛和小牛的幸運，我還可以再說什麼呢！南達之子親自照顧牠們。他用他柔軟的手清潔牠們的身體，餵飼牠們鮮嫩的青草，用他的手圍住牠們的脖子，溫柔地輕撫牠們。誰知道他施洒給牠們多少愛和情感！因此，肯定這些牛反過來自然也會愛

他。但母親(maiya ri)啊！我的天啊！看到溫達文的鳥兒的活動和行為，無法不嘖嘖稱奇。」

Prayo batamba vihaga munayah—當牧牛姑娘完全沉醉於訴說笛子之歌甜美而別具魔力的奇效，這感情澎湃而情感豐富的討論時，她們完全知覺不到她們的身體和家庭。那時候，在場的牧牛姑娘年紀尚輕，無一足以稱為母親！只有具備相同的愛意情感的另一組年輕牧牛姑娘在場。

當一群女子自己互相交談，言談之間突然討論到任何可怕、奇妙或驚人的主題時，即使沒有年長女子在場，她們也會驚呼：「母親(maiya ri 或 ha amba)啊！」。沉醉於靈性情感時，女子便展現這種長存的本性。她們不是不必要地互稱母親，只是在極度的快樂或驚喜拖長了的情況下，「母親」這個甜美的驚呼形式才自然地從她們口中衝口而出。《聖典博伽瓦譚》多處記載女子互相交談，但這種稱呼形式在其他地方絕無僅有。Prayo batamba vihaga munayah—這個非凡而愛意盈盈的問候形式，僅見於《笛子之歌》的這個詩節。

受到極度的愛意情感激發，一個巴佳少女對另一個驚呼：「母親啊！對於溫達文的鳥兒，我還能再說什麼呢？觀察牠們的舉止，牠們大多數都似乎是恆常冥想著奎師那的自我覺悟靈魂。瞥見南達之子主奎師那走進溫達文時，一群群的雌、雄孔雀全都圍繞著他，唱著『科卡，科卡』。牠們展開牠們尾部色彩斑斕的羽毛，濃情厚愛地開始舞動。各種各樣的雌、雄鸚鵡、雌、雄杜鵑(pika-papiha)和其他鳥兒看到奎師那都情緒高漲，不能自己，沉醉於極樂之中，開始載歌載舞。」

「這些鳥兒似乎不是普通的牟尼，而是奉獻者之翹楚，因為除了奉獻者之外，所有完美的聖人、瑜伽師、棄絕僧、苦修者(tapasvis)、冥想者(dhyanis)，牟尼和其他完美修習者都反對載歌載舞。由於沒有由衷的自發愛意，他們總是對唱歌、跳舞和彈奏音樂拒而遠之。只有滿懷靈性情感和品嚐超然愛意交流的奉獻者(rasika-bhaktas)²²，才透過觀看奎師那和思念他，豪飲超然愛意交流之樂而迷醉，自然地唱歌跳舞。因此，看到孔雀、杜鵑、鸚鵡和其他鳥兒載歌載舞，便可以明白到牠們肯定是奉獻者之翹楚。除了牠們之外，其他的所有鳥兒都採納了牟尼遵循的途徑，行為舉止也像個牟尼。聽到奎師那甜美的笛子之歌，牠們沒有像具備奉獻者情感的鸚鵡和孔雀那樣唱歌，也沒有跳舞。牠們只是像牟尼一樣沉默不語，雙目緊閉，木然靜坐，似是在神定境界一樣。」

當那些遵循牟尼戒律的鳥兒，從遠處聽到奎師那甜美動人的笛子之歌時，牠們迅速離開牠們的巢，緊靠著祂。牠們飛往最接近祂的那棵樹，坐在樹枝上，樹木都點綴著初抽的鮮嫩綠葉和嫩芽，它們都沐浴於笛子音符的甘露之中。牠

們坐在那裡，所在之處能清楚無阻地觀看奎師那，奎師那也可以瞥向牠們。牠們認為坐在花葉滿枝的枝頭更有利。牠們大可以選擇光禿禿的樹枝，以致當牠們聆聽笛子之歌時，可以更輕易地看見奎師那，毫無阻隔，但由於身為牟尼，牠們更喜愛更隱蔽的，花葉滿枝的枝頭。另一個原因就是，品嚐到笛子之歌的甘露時，死物有可能會有生命，生物則失去知覺。當這些無助的鳥兒聽到笛子之歌忘掉牠們的身體和心意時，牠們會有機會從光禿禿的樹枝掉下來。因此牠們刻意坐在枝葉茂盛，花團錦簇的枝頭上，以防牠們進入狂喜狀態和失去知覺時墮下。

一般而言，牟尼都是獨自隱居在稻草築成的小茅廬，不相往來。鳥兒也靜靜坐在那些滿佈初抽嫩葉和花卉的樹上，在前面枝頭上的偏僻之處，透過牠們的耳孔，豪飲陣陣來自笛子音韻悠揚的甘露浪潮而大喜過外。處於狂喜極樂的情感狀態之中，牠們忘了牠們的身體和身體關連，眼睛半閉地細聽陣陣樂曲。除了笛子之歌之外，牠們對這個世界真的一無所知。

聖卡威·卡爾拿普爾在《Ananda-vrndavana-campu》(11.154)解釋過這個題目，他的筆觸既賞心悅目，又感人至深：

na spandate sakhi na rauti na viksyate 'nyan
nanyac chrnoti na jighatsati paksi-sanghah
romancavan iva muda garutam dhunano
vamsi-kala-vadanam eva param karoti

「朋友啊，」一個牧牛姑娘對她的同伴說：「聽到極吸引的笛子之歌，溫達文的所有鳥族都呆若木雞。牠們既沒有吱吱喳喳，引腔高歌，東張西望，也沒有進食。聽到笛聲時，鳥兒時刻都興奮莫名，牠們霍霍振翅，全神貫注地靜靜品嚐笛子的甘露。」

看到這個獨特而迷人的情景，另一個牧牛姑娘向她的密友表示驚訝：「看，看！母親啊，多麼奇妙，這些天性躍動難靜，特立獨行的鳥兒甚至都開始冥想。住在森林，眼睛半閉，全神貫注地默然靜坐，奉行沉默禁語—這全都令人想到牟尼。但據我了解，說牠們似是牟尼這並不正確。溫達文的所有鳥族事實上都是牟尼組成的。」

牟尼有三種。那些冥想非人格真理的(brahma-tattva)、心中超靈的(paramatma-tattva)和主的人格形象的(bhagavat-tattva)。沉思至尊主真理的牟尼有兩種：那些深思拿茹阿央那的聖名、品質、美麗和其他莊嚴方面的(bhagavad-aisvarya)；以及那些冥想至尊主甜美逍遙時光的

(bhagavad-madhurya)。薩拿卡、薩南丹、薩拿·庫瑪爾和蘇卡戴瓦·哥斯瓦米起初全都是覺悟了非人格真理的梵覺宗(brahmavadis)，但藉由四頭神布茹阿瑪的恩慈，薩拿·庫瑪爾和其他人都以懷著敬畏之情，冥想主的人格形象見稱。藉由聖奎師那-戴外帕央·韋達維亞薩的恩慈，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這位牟尼也以懷著甜美情感冥想至尊主而見稱。梵覺宗牟尼和現代的非人格主義者(條件性一元論或假象宗)之間大有差別。梵覺宗牟尼不像無多元性的條件性一元論者那樣否定主的人格形象。梵覺宗可以透過高階奉獻者的聯誼變成人格主義者。²³

超靈牟尼(Paramatma-munis)冥想居於心中的見證人—超靈。收巴瑞·牟尼屬於這一類。兩類牟尼的目標都是解脫。然而，純粹奉獻者的聯誼能使免於冒犯的牟尼摒棄解脫之欲，也成為奎師那的奉獻者。

brahma-bhutaḥ prasannaṭma na soḥati na kankṣati
samah sarvesu bhutesu mad-bhaktim labhate param

《博伽梵歌(Bhagavad-gita)》(18.54)

「覺悟非人格梵的人全然喜樂。他決不悲傷，無欲無求。對眾生一視同仁，因此他獲得對我的奉愛，這奉愛蒙福具備純粹愛意之兆。」

這些人托庇於提及非人格真理或心中超靈，以及能品嚐解脫之果的那種韋陀分支。韋陀願望樹有無數枝椏。冥想至尊主的牟尼托庇於某一個特別的分支，他們顯然從他們的活動領受到完全超然，又滿載靈性滋味的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本人毫無障礙的覲見。他們熱切地緊抓這根枝椏，實踐奉愛分支，並採納各種不同的巴佳甜美情感，作為他們的生命之髓。這種情感以這根特別枝椏獨有的，各種各樣的初抽嫩葉和嫩芽為代表。他們對任何其他有關身體、身體關連或任何俗物的主題都不感興趣。相反，他們恆常全神貫注於有利於他們靈性本性的奉愛修習。避開其他一切題材，除了至尊主的聖名和靈性真理之外，他們不想聆聽或談論其他事情。他們把所有時間用於聆聽、唸誦和憶念主奎師那甜美的聖名、美麗、品質和逍遙時光。就像那些冥想至尊主真理的牟尼，溫達文的鳥兒也托庇於讓牠們看見奎師那的樹枝。牠們放棄其他一切，一直永遠沉醉於聆聽主奎師那旋律優美的笛子之歌。

在《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4)，卡利年代墮落者的救主—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以六十一種不同的方式，向祂親愛的同遊聖薩拿坦·哥斯瓦米解釋了 atmaramas ca munayah 這個詩節。祂在這段說話賦定了牟尼的定義。眾多解釋的其中之一是「鳥兒」。為了支援這個定義，祂引用了 prayo batamba vihaga munayah 這個詩節為證：

muni-sabde paksi bhrnga, nirgrantha – murkha jana
krsna krpaya sadhu krpaya dohar bhajana

「藉由奎師那和奎師那奉獻者的恩慈，即使是鳥兒都能無欲無求地遵循牟尼宗(muni-dharma)，崇拜和冥想奎師那。」

《永恆的采坦亞經》的這一節和《聖典博伽瓦譚》的 prayo batamba vihaga munayah 詩節，也是這點的證據。

若主奎師那或祂的奉獻者施恩，鳥兒等等愚蠢生物體甚至都有可能遵循牟尼宗，履行對奎師那的靈性專注。同樣，牟尼也有可能採用鳥兒的形象，眼睛半閉地坐在溫達文的樹枝上，熱切地品嚐奎師那無與倫比的迷人美麗和笛子兩者的甜美。因此，實在難以斷定是溫達文的鳥兒遵循牟尼宗，品嚐主奎師那笛子之歌的可愛，還是牟尼自己呈現鳥兒的形象托庇於樹枝，品嚐悅耳笛子之歌的蜜糖。鑽研 prayo batamba vihaga munayah 和其他詩節，顯示鳥兒怎樣遵循牟尼宗。此舉同樣也可以指出那些呈現鳥兒形象的牟尼正在聆聽笛子之歌。

因無私之愛的最高情感而痴醉的巴佳牧牛姑娘說：「朋友啊！看到溫達文鳥兒的超然行為，我們無法認為牠們是普通的森林鳥兒。似乎是薩拿卡和薩南丹等等自我覺悟的聖人，以鳥兒形象進入了溫達文，品嚐笛子甘露盈盈的甜美，以及樂在林中漫步(vrndavana-vihari)的奎師那之美。這些聖人住在布茹阿瑪星，從布茹阿瑪那裡品嚐韋陀歌曲，以及哈哈(Haha)、胡胡(Huhu)和其他歌仙(Gandharvas)的優美歌聲。但當他們聽到笛子之歌顯示出驚人新穎的旋律、節奏、高低音階的流轉和其他音樂新意，全都融合了越來越高和越來越新的那面甜美情懷。只是聆聽那吸引整個宇宙的笛子之歌，他們便欣喜若狂，失去知覺。」

這清楚顯示了奎師那的笛子之歌有些獨特品質，以及一些無與倫比的甘露，在《韋陀經》的唱頌聲之中或在布茹阿瑪星冥想布茹阿瑪(brahma-samadhi)時都遍尋不著。因此，那個星球的居民，例如聽到韋陀歌曲便進入梵定境界的薩拿卡和薩南丹等等牟尼，為了成為溫達文的鳥兒，品嚐奎師那的笛子之歌，都離開了他們在布茹阿瑪星的居處。如此一來，他們明白他們的生命完全成功。他們摒棄了韋陀願望樹，托庇於溫達文樹木的樹枝。他們雙眼半閉，心意堅定，全神貫注地聆聽笛子之歌，除了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之外，便拋開一切。把他們的心意專一地專注於奎師那，他們的生命變得意義非凡。

目睹溫達文的鳥兒看到奎師那的美麗，以及聽到祂笛子之歌時令人驚嘆的全神貫注，牧牛姑娘沉醉於純粹愛意之巔，一再讚揚鳥兒的齊天洪福：

asmin vane tu vihaga munyah pradistah
krsnas tu tad-gurur iti pratatam pratimah
naivanyatha tad amuna kimapi pragitam
mauna-vratena srnuyah parito nivistah

《Gopala-campu》(purva 17.89)

「溫達文所有的鳥兒都是牟尼，聖奎師那則是牠們的靈性導師。我們全都清楚知道這點一毫無疑問。笛子之歌施展了如此神奇的魔力，以致所有鳥兒都立下禁語之誓，心意堅定地聽著甜美的笛子之歌。」

牧牛姑娘認為自己最不幸，鳥兒非常有福，說：「在這裡，奎師那也是個牟尼，處於神定之境的牟尼在他四周圍繞著他。那麼我們的欲望怎可能會實現呢？聖蘇卡戴瓦、聖拿茹阿達和聖維亞薩確是首要的牟尼，他們必定是履行了非凡的苦行，使瑜伽瑪亞也滿意他們，向他們施恩，賜他們在巴佳誕生為鳥兒。因此他們盡情豪飲著奎師那的動人之美和迷人笛子之歌的甘露。」

Srnvanti milita-drso vigatanya-vacah—透過她們的狂喜情感之眼，牧牛姑娘觀察到鳥兒不是在歌唱，而是一反常態地沉默，牠們的外在感官停止運作。「這些鳥兒，」她們細想：「遠離了外在感官察知的領域。同樣，如果我們心裡泛起這種征服一切的愛，那麼我們也會洪福齊天。」她們悶悶不樂，在心裡祈禱：「造物主啊！我們會領受到這種幸運，來生成為鳥兒嗎？那麼我們便會毫無障礙，自由自在地飛向奎師那，喝他那甜美形象、甜美笛子和其他各種獨特品質的甘露。如果我們成為鸚鵡，我們便會極受奎師那寵愛，會有幸坐在他柔軟的蓮花手上。然後，得到它們令人愉悅的觸碰，我們便會福星高照。又或者如果我們成為孔雀，我們便會得享良機，和著笛子之歌的動人調子翩翩起舞，並能夠娛樂奎師那。」

註二十二. 沉醉於較高的奉愛階段，擅於品嚐超然情感的奉獻者。

註二十三. 梵覺宗崇拜至尊主全面遍透的梵光。他們接受奎師那的人格形象，但同時卻視之為較低等的崇拜方式。另一方面，條件性一元論者(kevala-advaitavadis)也崇拜非人格梵，但不接受奎師那人格形象的存在，因此是冒犯者。故此他們決不會改變為人格主義者。

詩節十五

nadyas tada tad upadharya mukunda-gitam
avarta-laksita-manobhava-bhagna-vegah
alingana-sthagitam urmi-bhujair murarer
grhnanti pada-yugalam kamalopaharah

nadyah—河流[聖卡林迪(Sri Kalindi)、心意恆河和其他]；tada—然後；tat—那；upadharya—留心地傾聽笛子之歌；mukunda—主奎師那，透過賜予祂的聯誼，祂賞賜解脫，讓人擺脫所有悲傷；gitam—穆昆達的笛子之歌，讓人萌生至尊靈性喜樂；avarta—以她們的旋渦(她們與奎師那見面的欲望覺醒)；laksita—展現；manah-bhava—以她們的愛侶欲望；bhagna—中止；vegah—她們的水流；alingana—以她們的擁抱；sthagitam—木然不動；urmi-bhujaih—以她們的波浪之臂；murareh—主穆茹阿瑞(Murari)的，穆爾(Mura)魔的屠夫；grhnanti—她們帶著；pada-yugalam—一雙蓮花足；kamala-upaharah—供奉蓮花作為禮物。

譯文

「聽到聖奎師那的笛子之歌，雅沐娜、心意恆河和其他河流都被情愛之欲迷住。她們展現的無數旋渦，表達出她們強烈的愛意情感。她們停止流動，以她們的波浪作為手臂，獻上蓮花。她們擁抱瑪丹-穆罕的蓮花足，把他的蓮花足放緊靠她們的胸脯。」

倍添歡樂的注釋

聽到動人的笛子之歌，對奎師那熱情洋溢的巴佳女子因純粹愛意而不能自己。她們開始與她們自己那組女朋友，談論笛子之歌的各種效果。就此而論，她們描述溫達文的動物、鳥兒和其他生物體聽到悅耳的笛聲時瞪目結舌，呆若木雞。然而，牧牛姑娘非常端莊自控，即使長時間討論了笛子之歌對動物和鳥兒的影響之後，她們仍然不曾表達她們自己的內在情感。由於她們處於初會前的情感，全都非常熱切於要與奎師那見面而忐忑不安，與祂分離時，眼睛的眨動似是多個永世，度日如年。

試圖透過隱瞞來隱藏她們心裡真正的情感狀態，牧牛姑娘僅是談論笛子之歌多方面的迷人影響。它的動人力量令她們倍是蠢蠢欲動，令她們體驗到十分

強烈的渴望和焦灼，要與奎師那見面，以致她們甚至認為眼臉的一下眨動，都似是數百萬個苦不堪言的永世，度日如年。然而，她們甚至絲毫也沒有表達她們的內在情感。在她們討論的多個題目之中，她們提及雅沐娜、心意恆河和其他流經巴佳地區的河流。她們透過比喻描述了無生氣的河流受到旋律美妙的笛子之歌影響，怎樣展現愛的徵兆。河水沒有生命力；事實上，她們聽到笛聲時不可能經歷任何轉變。但巴佳少女的天性受制於她們的至高靈性情感，以致她們沒有區分有生命和沒有生命的。把她們自己的情感反映到萬物之上，推己及人，她們看到所有存在物，不管有生命或是沒有生命的，都像她們那樣被笛子之歌迷住和觸動。

《聖典博伽瓦譚》第十一篇(11.2.45)這樣描述高階奉獻者的天性：

sarva-bhutesu yah pasyed
bhagavad-bhavam atmanah
bhutani bhagavaty atmany
esa bhagavatottamah

「不論高級的高階奉獻者與他崇敬的主有哪種情感和關係，他看到全世界其他人都具備這同一的情感和關係。」

卡利年代最墮落者的救主(pavanavatari)，即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對祂親愛的同遊聖茹阿亞·茹阿瑪南達說：

maha-bhagavata dekhe, sthavara-jangama
tahan tahan haya tanra sri-krsna sphurana
sthavara jangama dekhe, na dekhe tara murti
sarvatra haya tanra istadeva-sphurti

《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 8.273-4)

「不管極崇高的純粹偉大奉獻者望向哪裡，他們都看到展現在眾生和萬物之中的奎師那。雖然他們看見動與不動的生物體兩者，但他們不是看著他們的外在形象，卻在他們之中察看到他們自己堪受崇拜的主。」

例如，一位名叫穆昆達的純粹偉大奉獻者睹物思人，看到一根孔雀毛便激起笑容甜美的奎師那沉醉於吹奏笛子的景象，他便因愛而暈厥，從陽台上跌下來。《聖典博伽瓦譚》描述聖帕爾拉達大君也歸入這同一類。

那些循序漸進地從堅定不移的修習和品味，晉升到高階奉獻者境界的滿載靈性情感之修習者，看見至尊主無處不在，又看到他們自己那種狂喜極樂反映

在眾生心裡。沉醉於至高靈性情感的巴佳少女是形象能量—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身體擴展。有些牧牛姑娘是永恆完美的，也有一些透過修習而達至完美的牧牛姑娘與她們一起，即遵循永恆完美者的情感臻達了完美的。若這些對奎師那滿懷神聖愛欲的牧牛姑娘，看見雅沐娜、心意恆河和其他河流聽到笛子之歌便滿懷愛意，按捺不住，熱切渴望與奎師那見面，這事值得大驚小怪嗎？

在溫達文的森林漫步時，主南達之子奎師那抵達雅沐娜或心意恆河的河岸。祂聽到流水淙淙的悅耳聲音，看到可愛柔軟的蓮花浮在綠波上，聽到岸邊杜鵑的啼叫，飄送著幽香的清風吹遍河川，輕拂著祂。此情此景令祂喜形於色，開始用笛子吹奏甜美的旋律，表達祂的快樂。聽到笛子美妙的音韻，長流不息的河流停止流動。她們心裡湧現無數旋渦；她們的河水高漲，逐漸湧到主奎師那的胸膛。由於雅沐娜的波濤一再拍擊，蓮花便從它們的花莖掉下來，把自己獻於奎師那美麗的蓮花足。

Upadharya mukunda-gitam avarta-laksita manobhava-bhagna-vegah—透過她們自己的奉愛情感之眼目睹這一切，巴佳少女受到她們的至高靈性情感驅策，在心裡細想，聖雅沐娜和心意恆河等等河流比她們更愛聖奎師那。聽到悅耳的笛子之歌，河流失去知覺，她們心內展現出各種各樣的愛欲之兆，顯示出她們極渴望與奎師那見面，勢不可擋。

牧牛姑娘對她們的密友表達她們的靈性情感：「朋友啊，誰知道我們摯愛的穆昆達的笛子聲波，蘊藏哪種神奇迷人的力量！看，看！看看雅沐娜、心意恆河和其他河流聽到奎師那的笛子之歌時，怎樣激動難捺，忐忑不安。多種情感攪動她們的心，令她們的胸脯湧現數以千計的旋渦。事實上，那不是旋渦，而是她們心內湧現的情感。她們看到穆昆達迷人的美麗，聽到笛子高低跌宕的美妙音韻，這兩者都迷住三個世界。這令她們心內滿懷愛欲，無法再隱藏她們的情感。因此她們不是全力湧向她們的丈夫—大海，而是湧向奎師那。不僅如此，她們更以她們手臂形式的波浪逐漸觸及奎師那，把她們的蓮花獻於祂足下。那同一的手臂之浪洶湧高漲，擁抱聖奎師那的胸膛。」

「百川入海是河流的天然特性和自然活動。由於所有河流都是海洋的妻子，她們經常不斷湍急奔前，與她們的丈夫匯合。但雅沐娜和心意恆河等等在巴佳地區流動的河流，天性卻截然不同。看到聖奎師那動人的美麗，聽到笛子之歌的迷人聲波，她們不再在意社會法律，那怕是忠貞賢妻的職責，因為她們恆常熱切於與他見面。透過觸碰他的蓮花足和擁抱他的胸膛，她們實現了她們的心底夙願，這樣令她們的生命功德圓滿。」

滿懷至高靈性情感的牧牛姑娘，在這個詩節所述的「Mukunda(穆昆達)」一字饒富深意。「女朋友啊！聽到穆昆達的笛子之歌，」牧牛姑娘說：「河流

也停止流動，無法隱藏她們內心泛起的愛意。」聖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和其他評注家以三種方式描述「穆昆達」：

一. Muktim dadati iti mukundah：讓人從物質痛苦完全解脫出來的人，就是穆昆達。

二. 「Mu」- mukti-sukham，「ku」- kutsitam krtva，「da」- prem-anandam dadati iti mukunda：穆昆達就是激起對解脫的厭惡，把純愛之樂賜給祂奉獻者的那個祂。

三. 「Mu」- mukham 意謂面孔，「ku」- kunda-puspavat 意謂湖中花似的- kunda-puspavat yasya mukham sah mukundah：面龐像湖中花那樣怡人、幽香、甜美、柔軟、賞心悅目的人，就是穆昆達。

第一個含意是給在物質世界之苦之中飽受煎熬的業報工作者，第二個是給聖蘇卡戴瓦和山拿卡-山南丹等等自我覺悟的梵覺宗，以及追求無物質屬性的梵覺宗。巴佳牧牛姑娘與這兩類無關。她們恆常都熱切渴望看到奎師那俊俏而激發愛意的蓮花臉上，情愛欲望令人振奮的溫柔淺笑，祂的臉龐時刻令她們的純粹愛意層出不窮地倍增：

jayati jana-nivaso devaki-janma-vado
yadu-vara-parisat svair dorbhir asyann adharmam
sthira-cara-vrjina-ghnah su-smita-sri-mukhena
vraja-pura-vanitanam vardhayan kama-devam

《聖典博伽瓦譚》(10.90.48²⁴)

牧牛姑娘恆常都無法隱藏她們心中的愛兆。即使她們努力嘗試，也是徒然。

另一個女朋友說：「這些河流比我們更幸運。受到愛欲控制，她們可以滿足奎師那的感官；但由於我們的忠貞、矜持和不幸，因此我們無法這樣做。她們把奎師那的蓮花足放在她們軟若蓮花的胸脯，以她們軟若蓮花的手輕撫它們，從而令她們的生命功德圓滿。」

「雖然她們視奎師那為情人，與他見面，對忠貞女子來說，這委實不妥，但她們與他那情意綿綿的舉動卻恆常都純粹無瑕。因為我們的奎師那是穆茹阿瑞，殺死名為穆爾魔的那個祂。巴佳每一個人都知道，當嘎嘎師(Gargacarya)主持奎師那的命名禮時，他說過：『Narayana-sama-gunaih—這個男孩會齊備主拿茹阿央那所有相同的品質，也會吸引眾生。』就像觸碰主拿茹阿央那的蓮花足和服務祂沒有觸犯忠貞妻子之誓，同樣，服務和觸碰品質與主拿茹阿央那一樣的聖奎師那的蓮花足也不礙事。」

這第十五個詩節基於《聖瓦曼宇宙古史》對一個名為穆爾惡魔的敘述，聖基瓦·哥斯瓦米在《令偉大奉獻者稱心如意》一書，描述了 murari(穆茹阿瑞)一字。他是聖人卡斯亞帕(Kasyapa Rsi)和他妻子達努(Danu)的兒子。穆爾看到他的哥哥和其他多個勇猛的惡魔，在半神人和惡魔之戰之中被殺。他驚惶失措，從戰場落荒而逃，開始在一個密林履行嚴酷苦行，懇求宇宙之祖布茹阿瑪。

布茹阿瑪看到穆爾嚴峻的苦行非常高興，顯現在他面前問他想要什麼祝福。穆爾馬上要求：「如果你滿意我，就賜福我，不論我的手掌觸摸到誰，即使他是永生的，都會一命嗚呼。」布茹阿瑪回答：「就這樣吧(tathastu)。」賜給他這個祝福之後，他便回到布茹阿瑪星。穆爾便前往蘇美茹(Sumeru)山，他在那裡挑戰半神人、夜叉(Yaksas)、歌仙、人馬(Kinnaras)和其他人決鬥。然而，人人都不敢接受他的挑戰，因為他們知道布茹阿瑪賜給他的祝福，害怕遭到毀滅。

對自己的能力非常自豪，穆爾走遍三個世界找人與他打鬥。但沒有一個勇敢英雄準備好答應他。最後他抵達閻王星(Yama-loka)，挑戰死神閻王(Yamaraja)，他有禮地回答：「你的力量非常強大；我在你面前微不足道。如果你真的想戰鬥，便去和維施努決鬥吧。祂肯定會令你無地自容。除了祂之外，我在全部三個世界都看不到有任何人與你勢均力敵。」

穆爾聞言滿心歡喜，問閻王：「這個維施努住在哪兒？我可以在哪裡找祂？」閻王面露微笑地說：「要找到祂極不容易。雖然祂肯定無處不在，但你也應該前往維施努星(Visnu-loka)。祂在那裡會輕易與你見面。」穆爾遵循閻王所示的路徑，抵達了維施努星。他在那裡與至尊主維施努見面，祂問：「你為什麼來這裡？」穆爾回答：「我來和你決鬥。」主反駁說：「穆爾！你來這裡戰鬥，但你的心卻像受驚老人的心那樣不停顫抖。我不與膽小鬼決鬥。」聽到主拿茹阿央那的說話，穆爾開始高聲大笑，驕傲地把他的手移向他的心，說：「我的心怎樣顫抖？」

當他的手觸及他的胸膛時，他便像遭砍伐的樹一樣倒地不起，高聲哀號，氣絕身亡。主拿茹阿央那使用祂的神碟(cakra)切碎惡魔的心。半神人見狀便登上他們的天界飛機，為祂的勝利齊聲歡呼，向至尊主拿茹阿央那洒下花瓣雨。他們現在無憂無慮，開始專注於謀求普世福祉的活動。從那天起，至尊主拿茹阿央那便以穆茹阿瑞見稱。

牧牛姑娘曾經從德高望重的潘爾娜瑪茜那裡聽到這個故事。現在她們其中一人說：「朋友啊！我們的奎師那就像剷除穆爾魔的主拿茹阿央那一樣勇敢，

他又齊備全部同樣的品質。因此心意恆河、雅沐娜和其他河流忽視她們的丈夫—海洋，反而湧向奎師那，擁抱他。但即使這樣都沒有違背她們的忠貞之誓。」牧牛姑娘的說話有個隱密意向：「奎師那就像拿茹阿央那一樣勇敢，也具備主的其他品質。如果我們放棄我們對公眾輿論的重視、自控和職責，忽略我們的丈夫去見奎師那和擁抱他，那麼我們也不可能會偏離我們的宗教職務。」

牧牛姑娘稱奎師那為「穆茹阿瑞」，還有另一個深遠原因。穆爾的暴行經常令半神人不勝其煩，他們一直活在他的殘暴陰影之下，誠惶誠恐。至尊主拿茹阿央那剷除了那個惡魔，令半神人又再感到安寢無憂，信心大增。牧牛姑娘忖度：「我們已經托庇於聖南達之子，他齊備穆爾魔的殲滅者—拿茹阿央那—的全部品質。我們自幼在巴佳與他青梅竹馬，一起成長，我們現在總是受到愛欲(丘比特)騷擾，這實在慘絕人寰。縱是知道這點，這個穆爾魔屠夫卻沒有懲罰我們的愛欲魔。主拿茹阿央那剷除穆爾魔而以穆茹阿瑞見稱，令半神人無懼。如果奎師那殺死我們的愛欲(mara)，他同樣都會以瑪茹阿瑞(Marari)見稱。那麼每個人都會知道他齊備主拿茹阿央那的相同品質，否則不然。剷除我們的愛欲之後，我們巴佳少女也會鬆一口氣。」

《布茹阿瑪-外瓦爾塔宇宙古史(Brahma-vaivarta Purana)》闡述了 mura(穆爾)一字的四個含意：

muraḥ kleśa ca śantapaḥ kamabhogā ca karmāṇāṁ
dāitya-bhedaḥ haris tesāṁ mūrāṁ tena kīrtiyate

它們是：痛苦(kleśa)、極度痛苦(śantapa)、縱情色欲(kamabhoga)和惡魔穆爾。至尊主毀滅這四種惡魔—痛苦、極度痛苦、色欲的熊熊烈火(kama-tapa)和名為穆爾的惡魔—因此稱為穆茹阿瑞。就像主拿茹阿央那是穆爾魔的敵人，奎師那同樣也是世俗色欲的敵人。某人若因色欲而形容憔悴，祈求奎師那得到感官享樂，甚至是擺脫色欲的折磨，那麼奎師那便會取去這一切低下無謂的物質欲望，把它們轉變成靈性愛欲：

kama-lāgi kṛṣṇa bhāje paye kṛṣṇa-rāse
kama-chādi dāśa hāite haya abhilāse

《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41)

「若任何人崇拜奎師那來實現他的物質欲望，奎師那便會實現或毀滅他的所有願望，然後賜他純粹純愛。結果，那個人便濃情厚愛地沉醉於服務奎師那。」

巴佳少女說：「朋友啊，看！透過觀察她們的水流和動作，我們可以清楚了解，雅沐娜和心意恆河受到愛欲擺佈。接近奎師那時，她們的愛欲變成純粹的愛。看到她們聽到奎師那笛子之歌而產生的旋渦，我們清楚了解河流的心受到愛欲撩動。於是，離開了她們的丈夫—海洋，她們來到奎師那那裡，以她們手臂一樣的波浪擁抱他。」

得償所願之後，色欲熏心的人便會立即沉迷享樂。但滿懷純粹愛意的純粹奉獻者的行為往往相反。在無瑕的純粹愛意之中，當情人與他的摯愛相聚時，他馬上以各式各樣的服務努力取悅她。一般的色欲泛指享樂，但純粹愛意表示服務心上人的心底夙願。物質色欲看似賞心悅目，但最後卻以痛苦和悲哀告終。純粹愛意看似痛苦，卻以崇高樂趣為歸宿。色欲好比鐵鏽，純粹愛意卻像純金，因此兩者有天壤之別。

Alingana-sthagitam urmi-bhujair murarer grhnanti pada-yugalam kamalopaharah—「雅沐娜和心意恆河的純粹愛意既無瑕又純粹。出於對聖奎師那的情感，這些河水有時呈現順從的右派情感(daksinya-bhava)，擁抱他。然而，看到她們千依百順的情感，奎師那便採取相反的左派情感(vamya-bhava)，為了品嚐某種獨特的超然愛意交流，他對她們的擁抱無動於衷。當河流注意到奎師那冷漠的情感，她們大感窘迫。她們收回她們的擁抱，以她們手臂一樣的波浪，在他的蓮花足飛快地獻上一朵蓮花。用她們清涼的河水洗濯奎師那的蓮花足之後，便把蓮花獻給他。朋友啊！從雅沐娜和其他河流的行為看來，她們顯然摒棄了她們大膽的行徑，感到羞愧，一再洗濯奎師那的蓮花足。」

根據《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和其他情悅經典(描述奎師那與祂奉獻者那種超然愛心交流甘露的經典)等等典籍，看得出女英雄主要的情感是左派或違逆的情感。這種愛意表達稱為丘比特控制的崇高之愛(kandarpa-sambandhini uttama rati)。它有三個主要特點：女情人隱藏她們的愛欲，一再拒絕情人的要求，他們甚少見面。

bahu varyate khalu yatra pracchanna-kamuktvan ca
ya ca mitho durlabhata sa manmathasya parama-rati

《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1.20)

然而，有時處於分離等等特別情況，女情人展現出順從的情感。例如，奎師那在娜莎之舞期間消失無踪，與祂分離而痛不欲生，牧牛姑娘一反常態，表現出她們順從的情感。

pranata-kama-dam padmajarcitam
dharani-mandanam dhyeyam-apadi
carana-pankajam santaman ca te
ramana nah stanesv arpayadhi-han

《聖典博伽瓦譚》(10.31.13)

「最深愛的摯愛啊，只有你才可以移除我們的痛苦。你的蓮花足實現皈依給你的奉獻者的所有欲望，誕自蓮花的布茹阿瑪崇拜它們。你的蓮花足也是美化地球的飾物。僅是冥想你的蓮花足，便毀滅了所有困難，服務它們便領受到無與倫比的快樂。請把這些蓮花足放在我們胸部，這樣安撫我們激動的心。」

主奎師那是整個永恆超然愛心交流甘露之洋的迷人情人 (akhila-rasamrta-sindhu dhira-lalita nayaka)，祂不大喜愛這種順從的情感。因此，看到牧牛姑娘右派的順從情感時，祂有時表現得不置可否。在這裡，牧牛姑娘用比喻把她們自己深刻的內在情感歸於河流。

聽到奎師那的笛子之歌，雅沐娜和其他河流展現異常的舉止：她們開始逆流而上，泛起旋渦，木然靜止，不再流動，繼而水位高漲。看到這一切改變，沉醉於至高靈性情感的牧牛姑娘相信，河流也培養對奎師那深刻熱烈的情感，並以比喻互相討論 (alapa-pralapa²⁵) 河流的眾多情感展示。當牧牛姑娘的情感稍為平復時，由於她們純粹愛意的天然特質，她們自認不幸。她們長嗟短嘆說：「朋友啊！我們最痛苦。我們的生命和青春都白費了。我們一次都不曾盡情地觀看奎師那。即使聽到笛子之歌後，由於我們無法放棄我們的矜持、忠貞、自控、社會職責和家庭職務，因此我們無法讓自己出現在奎師那面前。我們無法擁抱他，像河流那樣無拘無束地在他的蓮花足獻上鮮花作為禮物。哎呀！哎呀！如果我們牧牛姑娘像雅沐娜和心意恆河那些河流一樣，那麼我們聽到笛子之歌時也會犧牲我們的一切，也會情不自禁地走向他。那麼我們便可以擁抱他，觸碰他的蓮花足。」

「投生為牧牛姑娘，我們在各方面都被剝削。現在我們完全明白，投生為河流比投生為牧牛姑娘更勝億萬倍。河流可以輕易與奎師那自由自在地交往，得以大量服務他，那是稀有而無價的。作為牧牛姑娘，我們不可能得到這一切。朋友啊！我們不知道她們履行了什麼嚴酷苦行和崇拜，得以在巴佳地區投生為河流。如果我們知道，那麼我們也會把一切拋諸腦後，仿效她們。造物主 (Vidhata) 啊，造物主啊！我們不知道我們在你足下作了多少冒犯，以致你使我們無法與奎師那見面，在我們的路途上設置重重障礙，把我們困在家庭生活的牢獄。哎呀！我們會以任何方式成功與奎師那建立關係嗎？」

觀察到河流的情感和行為，沉醉於至高靈性情感的巴佳少女，以她們心內無際汪洋之中翻滾的無數情感巨浪，表達她們的各種情感。牧牛姑娘情感與聖雅沐娜和心意恆河情感的一致性，是個罕有而獨特的景象。至高靈性情感長駐這些巴佳少女心裡，她們洪福齊天，她們的情人奎師那洪福齊天，這片巴佳之地也洪福齊天。

註二十四. 「所有榮耀歸於大獲全勝的聖奎師那，他稱為眾生的終極歸宿(jana-nivasa)，他又稱為戴瓦葵之子，即雅淑妲之子。[他只是在理論(vada)上是瑪圖茹阿的戴瓦葵之子。]。他是亞度(Yadu)王朝的指導者，他與他那些似是他自己那雙強壯手臂的奉獻者一起，剷除一切不順意的，以及所有不聖潔的人。他以他的臨在，為動與不動的眾生摧毀一切不祥。他喜樂的笑臉恆常增添溫達文少女的愛欲。」

註二十五. 多種各式各樣令人愉快，機智而討人歡喜的說話和滑稽的廢話。

詩節十六

drstvatape vraja-pasun saha rama-gopaih
sancarayantam anu venum udirayantam
prema-pravrddha uditah kusumavalibhah
sakhya vyadhat sva-vapusambuda atapatram

drstva—看見；atape—在驕陽的盛暑裡；vraja-pasun—巴佳的家畜(牛)；saha—一起；rama-gopaih—主巴拉戴瓦和牧牛童；sancarayantam—一起放牧；anu—重覆地；venum—祂的笛子；udirayantam—高聲嬉戲；prema—出於愛；pravrdhah—延展的；uditah—高音；kusuma-avalibhah—有一點點的水蒸汽，看似一束束的鮮花；sakhya—為他的朋友(祂的膚色相同—黑色的)；vyadhat—他使；sva-vapusa—出於他自己的身體；ambudah—浮雲；atapatram—傘子(浮雲組成的)。

譯文

「親愛的朋友，這些河流確是我們溫達文的財富，但請思索一下浮雲。當聖奎師那和聖巴拉戴瓦·帕佈與所有牧牛童一起，在烈日的盛暑下帶牛外出放牧時，聖奎師那一再悅耳地高聲吹奏他的笛子，浮雲開始在他們上方懸浮。浮雲滿載對奎師那的愛，用他們的身體遮住整個天空，形成一把傘子保護他。當浮雲開始向他們洒下絲絲細雨時，它們似是在他們身上洒下可愛的白花。我能說什麼呢？這些浮雲在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他，因為他們深愛他們的親密好友—嘎那夏瑪(Ghanasyama)²⁶。」

倍添歡樂的注釋

聽到笛子之歌後，總是陷於她們對奎師那勢不可擋的依戀之中的巴佳少女，因她們的愛而變得無助，極為忐忑不安。她們彼此談論笛子之歌，但她們甚至不知道她們在說什麼。她們說話措詞極為謹慎，透過隱瞞努力隱藏她們心裡的深邃情感，但有時卻因她們的純粹愛意十分激動，她們無法隱藏她們對奎師那排山倒海之愛的這個奧秘。gopi 一字源自 gupta，意指保持隱藏。能夠把對奎師那的愛隱藏心裡的人，就是牧牛姑娘。²⁷ 但對奎師那的愛是這樣自我閃耀、超凡出世和超然的滋味，以至嘗試過數千次要隱藏它，它卻仍然以某種形式溢出來。

在上一個詩節，描述巴佳河流聽到笛子之歌所產生的靈性情感時，牧牛姑娘終於不知不覺地公開透露她們心內對奎師那的秘密愛意。但當她們的情感稍為平復時，她們羞怯地互看，納悶著：「噢，不好了！我們做了什麼？」她們默不作聲，為了隱藏她們之前表達的情感，便說：「朋友啊！奎師那自出娘胎都一直在水裡沐浴嬉戲，又在雅沐娜、心意恆河和其他河流泛舟享樂。因此河流自然對他愛護有嘉。難怪聽到穆昆達的笛子之歌時，河流心裡的情感改變了。」

「但看看這些浮在天空裡的浮雲吧。看到他們對奎師那的愛，誰都不得不嘖嘖稱奇！浮雲不是經常出現在天空上，但當他們看見奎師那時，他們便滿載難以形容的愛，以致立即出現。我們自出娘胎已經住在巴佳，我們不時都看見奎師那，但我們卻不可能對奎師那展現浮雲的友好行為。你知道為什麼嗎？我覺得奎師那身體的膚色類似浮雲的微黑色，他鮮黃色的布似是閃電，他的笛子之歌仿似雷霆。因此浮雲愛南達之子有如朋友，透過他們與他的愛意交流，他們使他們的生命功德圓滿。這種愛意盈盈的行為最堪讚揚。」

「當聖奎師那和巴拉戴瓦、施瑞達瑪、蘇巴拉和其他牧牛童去放牛時，他們在正午抵達哥瓦爾丹的牧地或雅沐娜的河畔，似火驕陽那麼熾熱，以致所有牧牛童和牛都十分疲倦。那時候，為了召集在牧地到處漫遊的牛，奎師那以他迷人的三曲姿勢站著，把笛子放在他唇上，召喚他們。牛群全都神暈顛倒，聚集在他面前，一些站在酷熱的岩石上，其他則在灼燙的沙子上。奎師那美麗絕倫的甜美外觀(rupa-madhuri)迷住全世界，他們把這外觀一飲而盡。凝視著他時，他們十分樂在其中，以致他們感到灼熱的岩石和沙子對他們來說其實清爽涼快。」聖茹帕·哥斯瓦米描述了這個自發愛意的徵兆是，甚至體驗到極端的痛苦都是快樂的那個純愛境界：

duhkham apy adhikam citte sukhatvenaiva rajyate

yatas tu pranayotkarsat sa raga iti kirtyate

《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14.126)

那時候，看不見有任何別的方法給牛兒消暑，奎師那便吹奏感人的旋律(malhara raga)。聽到這傷感調子的高低音階，浮雲立即在天空聚集，開始洒下怡人的雨露。浮雲令人精神一振的遮蔭和他們柔和的雨露，使灼熱的岩石和石塊馬上冷卻。牧牛童和牛也頓感舒暢。以他們在天空上的活動和奎師那笛子之歌激發的柔和雨露，看來浮雲把他們的身體做成了一把大傘子。出於他們對他的愛，他們獻上雨露，即他們的生命之髓，為祂消暑。

「那麼，聽著，女朋友，這些浮雲比我們幸運數百萬倍。我們非常不幸，以致我們無法獻出我們的身體或財富，用於對奎師那的任何服務。但這

些浮雲完全獻出他們的身體，形成一把傘子保護他，擋住熾熱的陽光。他們又用他們的雨露冷卻灼熱的岩石和石塊，使沙子涼快怡人，使他不感到任何不適。看見奎師那，他的這些朋友慢慢發出隆隆的雷聲，好像吹奏響螺歡迎他。噢！如果造物主把我們做成浮雲而不是牧牛姑娘，那麼我們也可以獻出我們的身體、心意、財富和我們的一切服務奎師那，就像這些浮雲一樣。哎呀！在今生，作為牧牛姑娘，我們完全喪失了對奎師那的服務。朋友，看看這些浮雲對他的歷久彌新之愛多麼深。」

一個女朋友握住另一個的手，她倆都沉醉於她們的愛意情感之中，說：「看，朋友！浮雲看到他們摯愛的朋友夏瑪遜達爾，他們的心都融化了。這些不是天降雨露，而是清涼的淚水，那是看見他們的密友時，激起的八種狂喜極樂之兆引致而洒下的。偉大人物來臨時，他鍾愛的人用清涼芳香的水為他沐足，奉上檀香漿、鮮花和其他物品來崇拜他，又演奏樂器來歡迎他。同樣，這些雲堤看到他們的朋友奎師那時，紛紛洒下柔軟飄雪似的雨露，似是洗濯他的蓮花足和獻花，對他們來說，奎師那比他們自己的生命珍貴數百萬倍。他們發出深沉的隆隆雷聲，似是吹奏響螺以示歡迎。」

這樣，出於她們對奎師那由衷的愛所致的謙遜，對奎師那懷著歷久彌新之愛的巴佳少女自稱不幸，浮雲則洪福齊天。透過談論浮雲的朋友情懷，她們試圖隱藏她們對奎師那非常動人的深摯依戀。牧牛姑娘的討論背後的含意是：「我們是年輕女子。因此我們以為我們是唯一愛夏瑪遜達爾的人，但現在我們看見事實並非這樣。不管誰看見奎師那的美麗形象或聽到他的笛子之歌，都完全沉醉於靈性情感之中。他這樣心醉神迷，把自己完全獻於他的蓮花足下。」

「朋友，我們被自制、矜持、家庭職責、忠貞、尊敬、恐懼和其他這樣的限制繩子綁住，因此無法為奎師那做任何服務。不單如此，對我們來說，僅是有機會看見他，也相當困難。即使我們能夠看見他或聽見他的笛子之歌，我們便馬上心亂如麻，以致我們既無法凝望他，也無法做任何服務。在巴佳，動物、鳥兒以至天空上的浮雲都比我們幸運得多，他們從未受到這種困惑沖擊，這些困惑阻礙他們觀看奎師那或做一些令他快樂的事情。我們甚至沒有半點純粹的愛。因此，雖然聽到笛子之歌，我們仍然繼續忙於無謂的家庭活動。哎呀，哎呀！我們在各方面都是非常不幸的女孩。」

註二十六. 嘎拿夏瑪(Ghanasyama)－奎師那的名字，意指「黑如雨雲」。

註二十七. 牧牛姑娘深愛奎師那，但她們決不會公開承認這點。相反，她們會說恰恰相反的話，甚至批評和告誡祂。當牧牛姑娘去見祂時，她們把她們

的行動保密。她們決不告訴她們的丈夫或家人她們的去向。她們會說她們正要去崇拜太陽神或打水。任何保密之事都別具韻味。

詩節十七

purnah pulindya urugaya-padabja-raga
sri-kunkumena dayita-stana-manditena
tad-darsana-smara-rujas trna-rusitena
limpantya anana-kucesu jahus tad-adhim

purnah—完全滿足；pulindya—地位低下的薩巴爾部族少女；urugaya—主奎師那的，用嘴巴或笛子吹奏極動人的歌曲；pada-abja—從蓮花足；raga—情感的紅色；sri-kunkumena—透過美麗的紅礦粉或礦漿；dayita—祂摯愛(聖茹阿妲)的；stana—胸脯；manditena—點綴著；tat—那個...的；darsana—看見；smara—藉由愛欲的力量(情意綿綿的欲望)；rujah—欲望的熾熱劇痛；trna—在小草上；rusitena—觸碰；limpantyah—塗上；anana—在她們臉上；kucesu—和胸脯；jahuh—她們放棄；tat—那；adhim—心病或愛欲引致的痛苦。

譯文

「朋友啊！這些普林迪少女，即住在森林裡的年輕少女，由於她們心裡對聖夏瑪遜達爾具有非凡的依戀，因此她們完全滿足。當她們看見他時，她們心裡泛起神聖色欲之苦，她們的心又遭受愛情之疾重擊。當她們看見滿佈紅礦粉的青草時，這些森林少女立即因愛欲的熾熱折磨十分激動。這些紅色的紅礦粉點綴著聖夏瑪遜達爾其中一位摯愛的胸脯，當他在溫達文漫步時從他的蓮花足散落地上。極為幸運的普林迪少女取得這紅礦粉，把它抹在她們的臉龐和胸脯上，這樣減輕她們的欲望之苦。」

倍添歡樂的注釋

熱戀奎師那的巴佳少女，正在向她們的女朋友描述笛子之歌眾多不同的甜美面貌，以及笛子之歌對所有聽眾的奇妙影響。她們情感澎湃，不能自己，牧牛姑娘意識不到她們在說什麼。當她們描述雅沐娜、心意恆河和其他河流的愛意情感時，由於看見祂，因此她們對奎師那的深刻激情的外徵兆自動出現。公開表白了她們的感情之後，她們感到窘迫，再次努力隱藏。以朋友情懷蓋住她們的愛侶情懷，她們開始描述因笛子之歌而聚集在天空的浮雲。

然而，由於牧牛姑娘至高靈性情感的強大效果，隱藏她們情感的這個嘗試並不持久。透過憶念森林的普林迪少女，牧牛姑娘再次完全沉醉於她們自己的情感，說：「朋友，夏瑪膚色的光澤有點像在天空漂浮的浮雲，他鮮黃色的履布似是它們的閃電，他的笛子之歌聽起來像是它們的雷霆。由於這些相似之處，因此浮雲和奎師那是朋友。浮雲自然對他愛護有嘉。對我們來說，描述他們的關係不足為奇，自然不過。但當我們看到穿越森林的，青春可人的普林達少女的好運時，她們似乎都比我們幸運得多。」

多種來自普林達、薩巴爾和比拉(Bhila)等等各個部落的男子和女子，住在溫達文的森林區。這些部落的一些男子在巴佳的城鎮和村莊做轎夫。其他人則為更高的社會階層工作—耕種農地、掘土和做其他種類的僕役工作來謀生。他們的妻女和其他部族女子，在閒暇時前往不同的森林收集乾木頭、牛糞、各種食用的綠葉、水果、根部和其他東西。

普林達、薩巴爾和其他低階部落的少女從未接近奎師那，祂與她們也沒有維持任何關係。雖然如此，怎能剝奪她們聆聽奎師那極動人笛子之歌的機會？換言之，奎師那的愛怎會一直都沒有觸及她們？有時，從遠處聽到笛子之歌，當她們彼此講述很多關於奎師那的故事時，奎師那的純愛情苗在她們心裡不知不覺地萌生。

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在他的《Vraja-vilasa-stava》, 描述了巴佳的所有青草、灌木、樹木、蛇、動物，鳥兒、蠕虫和昆蟲完全滿懷喜樂，協助豐富奎師那的逍遙時光。韋陀典籍有大量證據顯示，看到它們的服務心緒，甚至連偉大的完美聖人，以及布茹阿瑪和施瓦等等奉愛瑜伽師都渴望投生為這些物種。因此為什麼普林迪少女這樣的年輕女孩會無法滋養奎師那逍遙時光？這簡直不可能。她們都設法協助豐富祂的逍遙時光。

這些青春可人的普林迪少女住在巴佳的森林或山區附近。熱切渴望與奎師那見面，巴佳少女以崇拜太陽神(sunya-puja)為藉口，到百花湖摘花，有時她們又去太陽湖(Surya-kunda)、斑迪茹森林(Bhandiravan)和其他勝地與祂見面。這些天性純樸的普林達少女採集多種各色各樣美麗芳香的鮮花，交給巴佳-德薇，她們用它們來製作精緻的花環、項鍊、臂環和其他類型的鮮花飾物，送給奎師那。巴佳少女喜歡普林達少女無拘無束和天真的行為，有時愛意盈盈地與她們談論奎師那迷人的美麗和品質。透過與極有影響力的巴佳少女聯誼，部族少女的心滿載純粹的愛。

聖薩拿坦·哥斯瓦米在《Brhad-bhagavatamrta》(2.7.14)感人地描述這種神聖聯誼的榮耀：

mahat-sangam mahatmyam evaitat paramadbhutam
krtartho yena viprasau sadyo 'bhut tat-svarupavat

「偉大人物聯誼(mahat-sanga)的榮耀極為美妙。藉由這些聯繫的影響，婆羅門贊·薩爾瑪(Jana Sarma)立即變得像他的師尊聖施瓦茹帕(Sri Svarupa)一樣完美。」

聖薩拿坦·哥斯瓦米在他的注釋進一步闡明這個詩節：「你可以說，透過履行各種各樣的嚴酷修習，就能夠愛意盈盈地服務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即使如此，僅是良久之後，才領受到至尊主特別的恩慈。有鑑於此，這個婆羅門怎樣可以毫不費力地得到這麼稀有的寶藏？」為了驅除這個疑慮，便寫了mahat-sangam 這個詩節。事實上，與極崇高人物(mahat purusa)聯誼的效果十分光榮，以致沒有履行任何修習，那個婆羅門都變得像聖施瓦茹帕那麼完美。人也許會問這個不可能的現象怎會發生。答案就是這樣的懷疑並不恰當，因為偉大人物聯誼的影響極神奇，又超越邏輯，因此可以令任何事情發生。

在他的《哥文達逍遙讚(Govinda-lilamrta)》[第十章(Sarga)]，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傑·哥斯瓦米在描述偷走笛子的逍遙時光(vamsi-cori-lila)那一章，提到普林達少女。有一天，看見笛子的厚顏無恥，牧牛姑娘便偷走他。當奎師那意識到丟失了祂的笛子時，祂非常焦慮不安。看到祂苦不堪言，拉麗妲和其他女朋友面露微笑，開始跟祂開玩笑。聖拉麗妲君說：「花心漢之王啊！你為什麼那麼關心一根乾竹子？在哥瓦爾丹有兩個普林達少女，名為瑪麗(Malli)和巴瑞嘎(Bhrngi)，她們是我們的女朋友。她們擅長木雕藝術。如果你說一聲，我會給你弄十或二十支有很多洞的竹子。」

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在他的《Sankalpa-kalpadruma》，在擲骰子遊戲的故事裡，也描述了青春可人的普林達少女。在這段逍遙時光，聖奎師那輸了，牧牛姑娘滿意地鼓掌。

奎師那有點窘迫，慎重地說：「拉麗妲！這次我要把我的笛子作為賭注。告訴我，你的朋友要用什麼來交換，作為賭注。」

拉麗妲君立即回答：「告訴我們，你想要她用什麼作為賭注。」

奎師那回答：「你摯愛的女朋友的擁抱。」

拉麗妲君同意：「就這樣吧(Evam astu)。」

擲骰子遊戲又再開始，這次斯麗瑪緹君輸了。但她聰敏地示意巴瑞嘎前來，坐在她旁邊，對奎師那說：「這個女孩巴瑞嘎是我的代表，就把她當成我，擁抱她。」巴瑞嘎尷尬萬分，女朋友都嫣然一笑。這些普林達少女多麼幸運！如此一來，她們也有助促進奎師那的逍遙時光。

當這些普林達少女在森林到處徘徊，收集乾牛糞時，她們看見青草上滿佈主奎師那蓮花足的紅礦粉，因色欲劇痛苦不堪言。她們揩掉青草上的一些紅礦粉，放到她們的鼻孔嗅一下，它迷人的芳香燃起她們的色欲，從而深受吸引。她們陷於靈性情感之中，把它塗遍她們的面龐，儘管如此，她們心裡的愛欲熾熱卻絲毫不減。最後，她們擦掉青草上剩下的紅礦粉，用以點綴她們的胸脯。這使她們感到她們正與奎師那見面，或真實地觸摸著祂的身體。她們灼燙的愛欲從而得以平息。

那個情景為什麼會不發生？主茹阿妲身體的芳香和主奎師那蓮花足的幽香，還有紅礦粉本身的芬芳混合一起，成為崔瓦尼(Triveni)²⁸，產生這種力量非凡的香氣，進入普林迪少女心裡，她們的愛欲無法忍受的熾熱立刻藥到病除。

熱戀奎師那的巴佳少女其實沒有去森林，而是直接目睹青春可人的普林迪少女身上所發生的事。相反，當她們安坐家中時她們聽到笛子之歌；一場情感暴風隨之而至，這所有事情的景象馬上在她們心裡清楚閃現。她們用情感豐富的說話對她們自己那組的女朋友敘述此事，那些女朋友都珍愛同一的靈性情感。

遙坐在她們家裡，她們可以描述在小山上和森林裡發生的事情，有可能嗎？可以，這是有可能的。對奎師那奉愛的效果非常驚人，它把無所不知等等神奇力量賜給有這個福氣的人。《Narada-pancaratra》提出了奉愛大女神(Bhakti Mahadevi)的榮耀(奉愛的化身)：

hari-bhakti-mahadevyah sarva muktadisiddhayah
bhuktyas cadbhutas tasyas cetikavad anuvratah

「與奎師那住在同一星球(salokya)和其他四種解脫、八種玄祕完美，包括變得比最小的更微小(anima)和比最輕的更輕盈(laghima)、無所不知、因鐸的職位和布茹阿瑪的職位，全都是哈瑞奉愛大女神(Hari-bhakti Mahadevi)的女僕。凡是哈瑞奉愛大女神所在之處，她的女僕一天堂之樂

(bhuktis)、完美和解脫—都雙手合十，自動出現在那裡，隨時聽候差遣。」

巴佳少女處於最高程度的奉愛。不，不—她們直接是奉愛的化身。毫無疑問，所有解脫、完美和其他都靜候牧牛姑娘的命令。不要說牧牛姑娘，甚至連偉大人物山佳亞(Sanjaya)，都藉由奎師那-戴帕央·維亞薩的恩慈，領受到神聖視域(divya-drsti)。坐在千里之外的哈斯別拿普爾(Hastinapura)的王宮裡，他可以看見遠在庫茹之野的戰事，並對迪塔茹阿斯陀大君(Maharaja Dhrtarastra)描述整場戰事的景象。若他能這樣做，這對滿懷至高靈性情感的牧牛姑娘來說，為什麼會不可能呢？當她們沉醉於深刻的愛意情感，討論著奎師那的迷人之美、祂驚人的笛子之歌，以及對動物和鳥兒的影響時，那麼合乎她們情感的各種未知之事，在她們的情感之眼閃閃發亮。如此一來，安坐家中的巴佳少女便可以看到青春可人的普林迪少女的情況，與她們最親密的女朋友分享她們的感受：

tad-darsana-smara-rujas trna-rusitena
limpantya anana-kucesu jahus tad-adhim

陷於她們的至高靈性情感之中，巴佳少女說：「朋友啊！看看這些青春可人的普林達少女，怎樣從青草上取得紅礦粉抹在她們的臉龐、胸脯和身體的其他部分，正在喜樂之洋載浮載沉！這樂趣在她們身體上的每根毛髮綻發。這似乎不是普通的紅礦粉。這紅礦粉與清晨的露珠混合，在青草上顯得非常美麗，它肯定是來自我們心上人聖奎師那的蓮花足。看見普通的紅礦粉不可能出現這樣的靈性情感，把它抹在自己身上，也不可能體驗至尊極樂。因此我說這些紅礦粉粒肯定是來自奎師那的蓮花足，不知怎的踩到青草上。看看這些普林達少女怎樣陶醉於它動人的香氣！她們坐在附近，先嗅嗅它，立即便體驗到難以形容的愉快情感。她們心裡出現神聖色欲的折磨，她們又把紅礦粉抹在她們的臉上。然後，當她們的色欲熾熱沒有減退時，她們便把它塗在胸脯上。」

「有人也許會說這不是紅礦粉，而是紅染料(mahavara)，來自奎師那踏在青草上的蓮花足，因為沒有人把紅礦粉抹在他的蓮花足上。不過，這樣的想法不合邏輯。它非凡的香氣正大聲呼喚，宣佈它是紅礦粉。但它從何而來？」然後巴佳少女沉默片刻。

Sri-kunkumena dayita-stana-manditena—「朋友啊！這一定是來自某位摯愛(dayita)的胸脯上的紅礦粉。當他與那位摯愛見面後，在黎明前回家時，或

是當他在投入於茹阿姐聖湖的中午逍遙後，前去放牛時，不知怎的沾到美聲者(urugaya)聖奎師那的蓮花足底，掉落在青草上。」

牧牛姑娘稱奎師那為美聲者。Urugaya-padabja-raga 有個深遠機密的含意。祂蓮花口有節奏地發出多種高音的動人旋律，勝過啼叫聲最迷人的杜鵑，祂透過祂的笛子發出這種極為迷人的高音，使巴佳所有部落、村莊、森林區和其他地方都在狂喜極樂之中與那種聲音共鳴—這個人稱為美聲者。所有動物、鳥兒和其他生物體，以及所有巴佳居民都在至尊快樂的狀態之中喜出望外。考慮到這一切，我們無法想像巴佳少女聽到笛子之歌充滿電流的聲音時的狀態，那笛子之歌吸引所有動與不動的實體。永遠都無法描述她們的情況。

《聖典博伽瓦譚》(10.29.3)動人心弦地描述了這點：jagau kala vamadr̥sa manoharam。「在娜莎之舞剛開始時，奎師那的笛子唱出卡林姆(klim)，既感人又吸引，風靡每個人的音振。」牧牛姑娘，即神聖牧牛童的情人，被愛所控，不論她們碰巧在任何地方，都立刻離開。被拉往笛聲那方，她們跑去那個偷心賊那裡。一些牧牛姑娘正在服務她們的丈夫，一些正在擠牛奶。她們失去判斷力，不論在哪種情況下，她們全都開始奔跑。那些正在她們的明眸上塗上眼線或在裝扮自己的牧牛姑娘，一切都只完成了一半，但都置之不理。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迅速與她們的摯愛見面，她們把她們的自控、羞怯、家庭義務、忠貞、榮譽和恐懼統統獻於祭祀。Nisamya gitam tad-ananga-varddhanam vraja-stryah krsnagr̥hita-manasah。「奎師那以祂悅耳的笛聲吸引牧牛姑娘。」《聖典博伽瓦譚》(10.29.4)。

Urugaya-padabja-raga-sri-kunkumena dayita-stana-manditena。其中一個女朋友說：「親愛的朋友啊！青草上的這些紅礦粉從哪裡來的呢？它芳香撲鼻，激發愛欲。」另一個女朋友回答她：urugaya-padabja-raga dayita-stana manditena sri-kunkumena。「點綴了他愛卿的胸脯，這些紅礦粉沾到美聲者聖奎師那的蓮花足上。這神聖的紅礦粉是愛的化身，將之塗在她們身上，青春可人的普林達少女徹底得償所願，她們畢生功德圓滿。」

在這裡，dayita 一字表示那位付出了一她的身體和心意(deha 和 daihika) 一的那位頂尖摯愛，把她自己完全皈依在她情人—主奎師那—的蓮花足下。裝飾那位特別摯愛的胸脯，這神奇的紅礦粉力量多麼強大！聖薩拿坦·哥斯瓦米在《令偉大奉獻者稱心如意》，以及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在他的《揭示精義》內清楚解釋，sri-kunkumena 這個片語稱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為最深愛的頂尖摯愛；因此在這裡 sri 的普遍含意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從而

理解到頂尖摯愛就是，具備最高的純愛境界，即純愛之極(madanakhya-bhava)獨特情感的那位摯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自己。

飽受相思之苦的牧牛姑娘，描述奎師那的蓮花足上，來自那位愛卿的紅礦粉，以及青春可人的普林達少女的情況時，極其焦灼不安。她們說：「這些青春可人的普林達少女是純樸的森林居民，對奎師那的愛怎麼這樣高妙？她們與他沒有直接聯繫，但只是接觸到他蓮花足上的紅礦粉(即使那些紅礦粉原本來自牧牛姑娘的身體，而且現在它是在青草上，與奎師那相距頗遠)，她們竟因純粹愛意而這麼瘋狂！透過把這紅礦粉塗遍她們的臉龐和胸脯，她們安撫她們熾熱的心。因此她們的生命功德圓滿」。

「我們是巴佳地區唯一的倒楣鬼。我們無法像這些青春可人的普林達少女那樣，不顧我們對公眾輿論的關注、自控和其他，我們也沒有發瘋，用紅礦粉或奎師那蓮花足上的塵土來裝飾我們自己。我們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不及他的頂尖摯愛那麼深厚，她為了服務他，在每方面都犧牲一切。縱使聽到笛曲，我們仍然繼續全神貫注於我們的家庭。哎呀！我們真不幸！沒有純粹愛意，我們的生命一無是處。失去了純粹的愛，我們這樣的巴佳少女甚至無法想像奎師那那些摯愛的幸運。」

「不要再說這些了。如果我們投生為青春可人的普林達少女而不是巴佳少女，那麼我們也會把從奎師那蓮花足掉落到青草上的紅礦粉，塗遍我們全身。那麼我們的生命也會有價值。」

另一個牧牛姑娘說：「不要說作為青春可人的普林達少女，即使我們只是投生為森林裡的一棵棵小草，得以觸碰到滿懷純愛的巴佳少女胸脯上的，從奎師那蓮花足上掉下來的紅礦粉，我們的生命也會功德圓滿。但哎呀！我們的生命這麼可惡。我們與奎師那任何類型的關係都被剝奪了。」

沉思《令偉大奉獻者稱心如意》的解釋，便可以斷定牧牛姑娘正透過她們的情感之眼，直接看著普林達少女的活動，對森林女孩的好運羨慕不已。她們對主奎師那那個特別幸運的年輕摯愛，得出一個毫無疑問的結論。英雄(nagara)奎師那既是擅長尖刻笑話，年輕俏皮的情人(dhira-lalita)，也是享樂者之翹楚(rasika-cudamani)，祂正在森林漫步，不可能只是為了吹奏祂的笛子。祂一定是和祂頂尖的女英雄，即那位具備所有最高品質的情婦，享受著親密的逍遙時光。因此在巴佳地區的某個地方，一定有位愛卿，沾到奎師那蓮花足上的紅礦粉正是來自她的胸脯：

tadrsa-nagarasya tadrsim vina sthiter asambhavat ya kacit
nigudha vidyate tasyah stanabhyam manditam

誰是滿懷至高靈性情感的巴佳少女，她具備所有模範品質，又安坐於純粹愛意之巔？《Rasa-pancadhyayi》²⁹ 進一步講述，奎師那和祂自己的摯愛從娜莎之舞之地(rasa-sthali)消失。之後，牧牛姑娘自己作出以下結論：

anayaradhito nunam bhagavan harir isvarah
yan no vihaya govindah prito yam anayadrahah

《聖典博伽瓦譚》(10.30.28)

「朋友啊！聖茹阿迪卡比我們所有人更幸運！她肯定比我們履行過更多至尊主哈瑞的崇拜(aradhana)，才領受到『茹阿迪卡』這個名字。因此，哥文達非常滿意她，留下我們在娜莎之舞之地，與她一起離開，前往僻靜之處。」

《聖典博伽瓦譚》的所有評注家幾乎都宣告，anayaradhito 清楚指明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是主奎師那摯愛的愛卿。在距離娜莎之舞頗遠的地點，牧牛姑娘看見奎師那摯愛的茹阿迪卡，在與祂的分離之苦之中焦慮地輾轉反側。聖茹帕·哥斯瓦米在《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14.219)評論了相聚之情(madana-bhava)，即至高靈性情感的最高境界：

sarva-bhavodgamollasi, madano'yam paratparah
rajate hladini-saro radhayam eva yah sada

「興奮的最高境界，其中，從靈性情感(奉愛蔓藤的第八個發展階段)到至高靈性情感等等全部各種各樣的純愛階段，以它們最燦爛的形式同時展現，稱為相聚之情(即純粹愛意之極 madanakhya)的情感。」

這種相聚之情比至高靈性情感、高級的至高靈性情感(rudha)、極高級的至高靈性情感(adhirudha)、分離之情(modana)、無助的分離之情(mohana)和其他所有的愛意情感更崇高，更令人振奮。這種充滿榮耀的靈性情感長存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身上，僅在她之內；即使在與她最親密的女朋友(priya-narma-sakhi)身上都找不到，例如拉麗妲和維薩卡等等。因此，主奎師那在眾人之中最喜歡的那位摯愛，即祂的生命和靈魂，就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神聖的紅礦粉正是從她的胸脯沾到祂的蓮花足上。

《令偉大奉獻者稱心如意》的作者也說：「雖然牧牛姑娘之前表達的想法和情感都是她們自己體驗到的內在情感，但這全都不是想像的。由於巴佳美女對奎師那的深厚純粹愛意，因此她們能夠歷歷在目地看見那些看不見的，以及

那些超出她們視野之外的。」深思《聖典博伽瓦譚》的 yasyasti bhaktir bhagavaty akincana(5.18.12)和其他詩節，便能明白心底裡對至尊主專一奉愛 (akincana)的那些人—即視奎師那為自己唯一的財產，以這種情感履行奉愛—對任何題材決非愚昧無知，不管那是宗教、科學、可察知的和不可察知的。因此他們毫不懷疑誰是主奎師那最崇高的摯愛。

《聖典博伽瓦譚》(10.86.42)陳述了杜瓦茹阿卡王后就奎師那而講述的一句話，它確認了這個結論：

kamayam aha etasya srimatpada-rajah sriyah
kuca-kunkuma-gandhadhyam murdhna vodhum gadabhrtah

「我們恆常祈求主奎師那的蓮花足，願我們可以把祂蓮花足的塵土抹在頭上，那雙蓮花足恆常都瀰漫著來自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胸脯的紅礦粉的幽香。」

牧牛姑娘、青春可人的普林達少女和巴佳其他的一切，下至青草、灌木和蔓藤，都述說同一禱文。

聖基瓦·哥斯瓦米在《巴哈卡爾瑪珍寶(Brhatkrama-sandarbha)》注釋寫過這個詩節：dayiteti vaktrinam radha-sakhitvam spastam eva。意思就是點綴著一位獨特頂尖摯愛的胸脯的紅礦粉，揩抹到主奎師那的蓮花足上。這些說話顯然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女朋友說的。

《令偉大奉獻者稱心如意》和《卡爾瑪珍寶(Krama-sandarbha)》注釋闡明，奎師那不斷投入於，與祂永恆摯愛聖茹阿迪卡的逍遙時光。因此，毫無疑問，奎師那蓮花足上的這些紅礦粉是來自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胸脯。即使還是個小孩子，主奎師那都呈現自己為朝氣勃勃的少年(kisora)，與祂珍愛的情人聖茹阿迪卡上演各式各樣的情愛逍遙。《巴維斯亞宇宙古史(Bhavisya Purana)》確認了這點：

balye'pi bhagavan krsnah kaisoram rupam asritah
reme viharair vividhah priyaya saha radhaya

在《奎師那-雅瑪拉密宗(Krsna-yamala-tantra)》也看到這個結論。

ekena vapusa gopa-prema-baddho rasambudhih
anyena vapusa vrndavane kridati saha radhaya

「主奎師那在聖地溫達文以一個形象慈愛地放牛，與祂的牧童朋友上演逍遙時光，又以另一個形象投入於，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逍遙時光。」

引用了各種各樣這樣的詩節，聖基瓦·哥斯瓦米證明奎師那僅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上演極為怡人的逍遙時光。普林達少女塗遍全身的，從主奎師那的蓮花足沾到青草上的，其實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胸脯上的紅礦粉。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女朋友和其他巴佳少女都羨慕普林達少女的好運。

在《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講述永恆情感(sthayi-bhava)(14.221)的那一章，聖茹帕·哥斯瓦米描述相聚的至高靈性情感之外在徵兆：

atcersyaya ayogye'pi prabalersya-vidhayita
sada bhoge'pi tad-gandha-matradharas tavadayah

「在名為相聚的至高靈性情感最高境界，總是感到不滿足，即使是以不同方式與奎師那享樂，與祂共舞和坐在祂懷裡之後，都認為祂不是與她一起。」

茹阿妲在那個狀態下，即使是與奎師那稍有關係的不夠格之物，在她眼中都極為幸運，立即激起妒忌之情。她在相聚時體驗到莫大分離，在分離時卻體驗到熱切相聚。即使與奎師那一再相聚之後，她都忘記之前與祂見過面。這是相聚之情奇妙而驚人的特性。

《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從《聖典博伽瓦譚》引用 purnah pulindya 和其他詩節，作為這點的證據。根據《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purnah pulindya 這詩節是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因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恆常體驗著的相聚之情，甚至比分離時的神聖瘋狂(divyonmada)，以及即使相聚一起也以為情人不在身邊(prema-vaicitya)這兩個境界更高。即使與奎師那相聚之後，她都完全忘記她曾經和祂一起。她嫉妒那些與奎師那幾乎毫無關係，不夠格的普林達少女的好運，同時她又在讚揚她們。

誰在說這個詩節？人也許會認為《令偉大奉獻者稱心如意》和《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之間的意見有點差別。但聖基瓦·哥斯瓦米是茹帕傳系其中一個主要的偉大奉獻者，因此他不可能與聖茹帕·哥斯瓦米意見分歧。因此，僅是協調兩種思路之後，才接受正確的結論，這才恰當。一些評注家堅信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其他所有的巴佳少女，都體驗最高的愛意表達。在她們全部人之中，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最傑出，但與此同時，其他牧牛姑娘的純粹愛意也非同凡響。她們的愛意表達最稀有——甚至對杜瓦茹阿卡的王后和拉釋米本人

來說也是。因此，視乎她們的情感，聖茹阿迪卡和其他牧牛姑娘聽到笛子之歌之後心亂如麻，語無倫次地講述她們周遭發生的所有事情。《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描述聖茹阿迪卡看到青春可人的普林達少女的好運時，心裡泛起的相聚之情；《令偉大奉獻者稱心如意》也描述其他牧牛姑娘的靈性情感。我們不應懷疑這點，應該把品嚐這些詩節的內在情感視為己任。

註二十八. 恆河、雅沐娜和薩茹阿斯瓦緹(Sarasvati)河在帕爾亞嘎(Prayag)的匯流之處。

註二十九. 在《聖典博伽瓦譚》的第十篇，描述娜莎之舞的五個章節。

詩節十八

hantayam adrir abala hari-dasa-varyo
yad rama-krsna-carana-sparasa-pramodah
manam tanoti saha-go-ganayos tayor yat
paniya-suyavasa-kandara-kandamulaih

hanta—噢(表示痛苦)；ayam—這(就像用手指示意哥瓦爾丹就在附近)；adrih—山(哥瓦爾丹)；abalah—朋友啊(女朋友，字義是那些無力像哥瓦爾丹那樣服務奎師那的人)；hari-dasa-varyah—哈瑞僕人之中的翹楚(哈瑞—祂偷走心意、罪惡活動和所有痛苦)；yat-rama-krsna-carana-sparasa—由於聖奎師那和聖巴拉茹阿瑪蓮花足的觸碰(或由於聖奎師那和少女的蓮花足的觸碰)；pramodah—歡樂(引致八種狂喜極樂之兆，例如在高山之王哥瓦爾丹之上，青草形式的毛髮直豎及多層瀑布形式的淚如泉湧)；manam tanoti—致敬(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saha—與；go-ganayoh—母牛、小牛和牧牛童；tayoh—對祂們(對奎師那的一雙蓮花足或對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的蓮花足)；yat—因為；paniya—用飲用水或哥瓦爾丹的瀑布芳香清涼的水；suyavasa—非常柔軟的青草、食用穀類、鮮花和水果；kandara—森林一樣的洞穴；kanda-mulaih—可食用的根類。

譯文

「朋友啊！這座高山之王哥瓦爾丹是主哈瑞頂尖的僕人。他真的多麼幸運！聖奎師那是命中摯愛，對我們來說比生命更珍貴，還有聖巴拉戴瓦，他是賞心悅目之源(nayanabhirama)，你看不見哥瓦爾丹得到聖奎師那蓮花足的觸碰多麼高興嗎？看看他客氣地款待巴拉茹阿瑪和奎師那的所有牛和牧牛童。他提供清涼的清水、柔軟的青草、在鬼斧神工的洞穴內休息，以及多種水果和根類以供食用。奉上這一切富裕，高山之王哥瓦爾丹藉此服務，並向所有牧牛童和牛群簇擁著的聖奎師那和巴拉戴瓦·帕佈致敬。」

倍添歡樂的注釋

沉醉於純粹之愛最深摯的情感之中，牧牛姑娘，即神聖牧牛童的情人，完全沉醉於，描述住在哥瓦爾丹山的普林達少女的好運。托庇在她們心裡的靈性情感自動大放光明。她們的內在情感已經滿溢，但當她們的情感稍為平復時，她們努力隱藏，說：「我們的情人夏瑪遜達爾在極迷人的溫達文，風光如畫的

各個不同區域漫遊。他在一些地方與牧牛童沉醉於放牛，在別處與他的情人在哥瓦爾丹的山洞和情愛森林上演多種不同的情愛逍遙，在別處又享受嬉水之樂。」

「然而，儘管有雙眼，但我們非常不幸，以致我們甚至沒有機會看見他。儘管有雙腿，但我們無法走到他那裡。儘管有雙臂，但我們無法擁抱他，因為我們顧慮到公眾輿論、忠貞、自控、道德規範和其他障礙。即使聽到笛子之歌之後，我們仍然忙於我們的家務，從而使我們的所有感官都無用武之地。我們的眼睛、耳朵、手和腳—全都毫無價值。我們徒然背負著我們身體的重擔。噢！所有人以前都輕視的這些地位低微的普林達少女，正不可思議地福星高照。即使她們與奎師那沒有直接接觸，但她們毫不躊躇地把沾在青草上的紅礦粉，塗在她們的面龐和胸脯上，從而冷卻她們灼熱的心。如此一來，她們使她們的生命功德圓滿。縱使身為牧牛姑娘，但我們甚至連那樣都做不到。或者如果我們投生為一棵棵的青草，我們的生命便會功德圓滿。」

如此一來，巴佳的女神(vraja-devis)渴望著投生為一棵小草、蔓藤、樹木或任何其他類似的生命形式。當她們展示著所有至高靈性情感之兆時，高山之王的偉大榮耀開始在她們心裡展現。因此她們說：hantayam adrir abala hari-dasa-varyo sakhi ri！「沒有托庇於偉大人物和服務他們，便無法實現任何願望。我們從神聖的潘爾娜瑪斯君(Paurnamasiji)那裡聽說過哥瓦爾丹山的榮耀。來，讓我們在心意恆河沐浴，繞拜哥瓦爾丹吧。然後我們會覲見他的主宰神明—聖主哈瑞，崇拜祂和向祂祈禱。我們甚難臻達的畢生夙願，藉此便會得償所願。」

牧牛姑娘的這種謙遜，既自然又適合於她們的人形逍遙(nara-lila)，但對修習者來說，這個主題有個特別信息。某人若想滿懷歷久彌新之愛，在超然的溫達文服務神聖愛侶聖茹阿妲-主奎師那，唯一方法就是獲得那些品嚐巴佳甜美的奉獻者的聯誼，以及他們蓮花足的庇蔭。因此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說：

anaradhya radha-padambhoja-renum
anasritya vrndatavim tat-padankam
asambhasya tad-bhava-gambhira-cittan
kutah syama-sindho rasasyavagahah

《Sri Sankalpa-prakasa》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形象是由最高愛意情感做成的，沒有托庇於至高靈性情感的化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蓮花足的塵土，以及她蓮花足

塵土所點綴的溫達文，沒有從品嚐超然愛意交流的巴佳奉獻者口中，聆聽甘露盈盈的敘述，就不可能深入對夏瑪遜達爾的無邊愛海。」

mahater krpa bina kona karme 'bhakti' naya
krsna-bhakti dur rahu, samsara nahe ksaya

《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51)

「沒有偉大奉獻者的恩慈，便無法進入奉愛服務。無法臻達對奎師那的奉愛，又甚至是從物質存在獲釋。」

哥瓦爾丹的光榮的形象，進入滿載無盡愛意的巴佳牧牛姑娘心裡，在那一刻，她們立即把她們的手指指向高山之王，說：hantayam adrira abala hari-dasa-varyah。hanta 一字用於高興或驚訝。體驗過這兩種情感之後，巴佳-德薇使用 hanta 一字。「覲見到高山之王和崇拜他，我們冀盼良久的夙願很快便會實現。我們喪失了快樂、各種力量或好運，還有聯誼、服務和偉大人物的恩慈。因此我們軟弱無力(abala)。高山之王會向我們施恩，我們也會得到那齊天洪福，會有這樣的時刻嗎？這將會妙不可言。」為了這兩個原因，便在這裡用了 hanta 一字。牧牛姑娘懊悔地說她們自己軟弱，她們藉此試圖在說：「我們沒有力量放棄我們的社會職責和自控。我們無法破壞這個社會的鎖鏈，從而自由自在地來到我們摯愛的夏瑪遜達爾面前，把一切皈依在他的蓮花足。」

巴佳少女沉醉於純粹愛意之中，不能自己，講述高山之王的榮耀：「朋友啊！高山之王哥瓦爾丹是哈瑞(奎師那)最頂尖的僕人(hari-dasa-varya)。整個宇宙有多種哈瑞僕人，但在他們所有人之中，高山之王哥瓦爾丹其實最偉大。」

巴佳少女說了哈瑞最頂尖的僕人(hari-dasa-varya)這個片語，一再冥想它的多種不同含意，便能悉數覺悟。哥瓦爾丹的主宰神明的名字是主哈瑞(Hari-deva)。整個巴佳都崇拜主哈瑞，祂最頂尖的僕人是哥瓦爾丹山，因此祂稱為哈瑞最頂尖的僕人。所有巴佳居民都服務主哈瑞。但高山之王在主哈瑞的蓮花足，皈依了他的整個自我—他的身體、心意、財富和一切，把祂藏於心裡。因此高山之王是祂所有僕人之中最頂尖的。在這個物質世界，那些服務他們妻子、兒子、女兒、家庭、財富、身體和心意的人，事實上是迷幻能量的僕人(maya-dasa)，那些沒有物質依附，為了服務至尊主而犧牲一切的人則是哈瑞僕人。杜茹瓦(Dhruva)、帕爾拉達(Prahlada)、安巴瑞薩(Ambarisa)、拿茹阿達、維亞薩(Vyasa)和其他這樣珍貴的奉獻者，放棄了一切去服務主，但他們誰都沒有把他們的身體變成至尊主逍遙時光的遊樂場。只有高山之王這樣做；因此他是最頂尖的哈瑞僕人。

奪去一切悲傷和痛苦，透過祂的聖名、美麗、品質或甜美逍遙時光令人心醉神迷的人，就是哈瑞—manah harati cittan ca iti harih。祂的親密奉獻者也具備這些能力—krsna- bhakte krsner guna sakali sancare。由於主哈瑞僕人的所有品質都已經轉移到高山之王哥瓦爾丹那裡，因此他是偉大人物(mahat-purusa)；托庇於他的蓮花足是唯一的職責。

成為哈瑞僕人並非閒事。只得少許善行(sukrti，累積的靈性功德)的人不獲接納服務奎師那。奎師那先消除心中的各種不純之物，破壞所有物質束縛。唯有如此，祂才賜予服務祂的機會。對祂的服務有兩類：一種是懷著敬意履行的(sambhrama)，另一種則是對祂滿懷擁有感(mamata)的親密服務(visrambha)。這種以摯友情感履行的親密服務(visrambha-seva)，比夾雜了敬畏之情的服務(sambhrama-seva)更好。因此聖茹帕·哥斯瓦米表明了，對靈性導師的親密服務是奉愛支體之一。親密服務的最高表達方式，在巴佳-德薇所展示的綿綿愛意情感之中十分顯著，尤其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在僕人、朋友和父母之中都能夠察看到一些擁有感；但巴佳-德薇懷著愛侶情懷全身投入服務，這方式在別的地方遍尋不獲。只有懷著甜美情感(madhura-rasa)，才會懷著擁有感，極老練嚴謹而親密地全身投入，履行服務。因此聖茹阿古納特·達薩·哥斯瓦米專一地祈求，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作個人服務(radha-dasya)，說：

padabjyos tava vina vara-dasyam eva
nanyat kadapi samaye kila devi yace
sakhya te mama namo'stu namo'stu nityam
dasyaya te mama raso'stu raso'stu satyam

「我神聖的女主人(svaminiji)啊！你是主奎師那淘氣逍遙時光的可愛居所(krida-parayana)。為了對你的蓮花足履行那最頂尖的服務，除了祈求你女僕(dasi)的靈性情感之外，我決不會祈求任何別的靈性情感。我永恆俯首，一再頂拜作為你朋友的這個崗位，但我坦白告訴你，我只渴望成為你的女僕。」

把她們自己深刻的情感歸於高山之王哥瓦爾丹，巴佳-德薇說：「哥瓦爾丹以他整個身體履行聖主哈瑞的親密服務。因此，他是哈瑞最偉大的僕人，由於他宅心仁厚，因此他可以把他的情感賜給我們。」

之前說過聖主哈瑞是哥瓦爾丹的主宰神明。沒有拜訪聖主哈瑞，即使繞拜高山之王哥瓦爾丹也不獲賜完全的成果。這就是說純愛奉愛取決於恩慈。恩慈

有兩類：偉大奉獻者的和至尊主的。然而，至尊主的恩慈透過純粹奉獻者而來。換句話說，可以說奉獻者的恩慈長存，包括及凌駕至尊主的恩慈。

《聖典博伽瓦譚》稱三個偉大人物為哈瑞僕人：猶迪斯提爾大君、聖烏達瓦和聖高山之王哥瓦爾丹。然而，考慮過全部的可能性之後，牧牛姑娘斷定高山之王哥瓦爾丹是奎師那最頂尖的摯愛僕人，因此稱之為哈瑞最頂尖的僕人。

在猶迪斯提爾大君舉行的登基祭³⁰時，聖人、聖潔的婆羅門、多位一流的偉大奉獻者和偉大人物聚首一堂，包括祖父比斯瑪、聖維亞薩戴瓦和聖拿茹阿達。猶迪斯提爾大君歡迎他們時，他說：「呀！今天是這樣的良辰吉日，只是安坐家中，我都領受到這所有偉大靈魂的覲見。」看見神聖的國王猶迪斯提爾大君的好運，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愉快歡呼：

hari-dasasya rajarse rajasuya-mahodayam
naivatrpyan prasamsantah piban martyo 'mrtam yatha
《聖典博伽瓦譚》(10.75.27)

「帕瑞悉大君，讚揚主哈瑞的僕人—神聖國王猶迪斯提爾大君—的登基祭時，那些聖人全都永不心滿意足，就像凡人永不滿足地繼續喝甘露。」

那時候，半神人之聖哲拿茹阿達對猶迪斯提爾大君說：

yuyam nrloke bata bhuri-bhaga yesam priyo'sau jagad-isvaresah
devo gurur bandhusu matuleyo dutah suhrt sarathir ukti-tantrah
《Brhad-bhagavatamṛta》(1.5.7)

「大君！在這個世界，你在各方面都確是洪福齊天，因為所有控制者的至尊控制者—主奎師那，原始的萬原之原—是你親愛的崇拜神明、靈性導師、堂兄弟、兄弟、信使、朋友、馬車伕和對你唯命是從的僕人。身為眾生所愛對象的祂，親自給蒞臨你登基祭的所有聖人和神聖國王濯足。那同一位至尊靈魂的覲見極稀有，恆常隱姓埋名地住在你家。坦白說，我們來這裡不是為了覲見主奎師那，而是見證你們潘達瓦五兄弟驚人地贏得遍存萬有而完全獨立的至尊力量和至尊真理，主奎師那。你使祂成為你親密的家庭成員。宗教之王(Dharmaraja，即猶迪斯提爾)啊，潘度的長子，住在每個人心裡作為證人和至尊控制者的主奎師那，怎麼經常住在你家，與你一起，祂本人十分自在？這些偉大人物全都僅是為了觀看這個情景而來到這裡。」

因此《聖典博伽瓦譚》給猶迪斯提爾大君冠以哈瑞僕人的頭銜，他實至名歸。

第二位哈瑞僕人是聖烏達瓦。在這方面，《聖典博伽瓦譚》(10.47.56)有云：

sarid-vana-giri-dronir viksan kusumitan druman
krsnam samsmarayan reme hari-daso vrajaukasam

為了安慰祂的父母以及巴佳少女和其他巴佳居民，奎師那派祂親愛的僕人烏達瓦住在巴佳一段時間。「這位哈瑞僕人烏達瓦與巴佳居民踏遍巴佳，有時到雅沐娜河畔，有時在森林散步，有時在高山之王哥瓦爾丹之上漫步，有時又在萬紫千紅的樹叢間愉快漫步。他在每個地方都詢問巴佳居民，奎師那在當地所上演的逍遙時光，那些逍遙時光從而令他們百感交雜，不能自己。」奎師那多麼鍾愛這個哈瑞僕人烏達瓦啊！

vrsninam pravaro mantri krsnasya dayitah sakha
sisyo brhaspateh saksat uddhavo buddhi-sattamah

《聖典博伽瓦譚》(10.46.1)

「帕瑞悉！極聰明又德高望重的烏達瓦是維斯尼(Vrsni)王朝的要員，也是巴哈斯帕提(Brhaspati)的直系門徒。他是奎師那的宰相和親愛的心腹摯友。歸於他的偉大光榮莫過於此！」

主奎師那自己對烏達瓦說：

na tatha me priyatama atma yonir na sankarah
na ca sankarsano na srir naivatma ca yatha bhavan

《聖典博伽瓦譚》(11.14.15)

「烏達瓦啊，你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對我來說，沒有人比你更親密，甚至連我自己的兒子布茹阿瑪、山卡茹阿(Sankara)、我的哥哥巴拉茹阿瑪，或是我的另一半身體—拉釋米—都不能。對我來說，甚至連我自己的靈魂都不及你那樣親密。」

因此《聖典博伽瓦譚》也給烏達瓦君冠以哈瑞僕人這個頭銜，它在各方面都實至名歸。

然而，深思熟慮之後，滿載至高靈性情感的巴佳少女開始意識到，高山之王哥瓦爾丹是所有哈瑞僕人之中最好的一因此她們稱他為最頂尖的哈瑞僕

人。這一定有些深入的祕密原因。聖茹帕、薩拿坦和其他哥斯瓦米都深切覺悟超然情感的原則(rasa-tattva)，遵循他們的文獻便可以局部揭示這些終極玄機。聖薩拿坦·哥斯瓦米在《Bṛhad-bhagavatamṛta》解釋各種奉獻者的等級：思辨奉獻者、純粹奉獻者、滿懷純愛的奉獻者、沉醉於純愛的奉獻者(premapara-bhakta)以及因純愛而身不由己的奉獻者(prematura-bhakta)。³¹雖然潘達瓦五兄弟親密地服務奎師那，把祂當作他們的家庭成員，但他們仍然懷著一絲敬意。按照薩拿坦·哥斯瓦米之言，猶迪斯提爾大君對奎師那的情感是以夾雜了朋友和父母情懷的僕人情懷為主；阿尊那的情感是以夾雜了僕人情懷的朋友情懷為主；其他的潘達瓦兄弟和琨緹的傾向大同小異。由於潘達瓦五兄弟熟知奎師那的神格，他們由此而來的敬意壓抑了他們的純粹愛意。因此，因純愛而身不由己的奉獻者烏達瓦，對奎師那的愛比沉醉於純愛的奉獻者潘達瓦五兄弟更高妙。

潘達瓦五兄弟和烏達瓦都是奎師那在杜瓦茹阿卡的同遊。由於烏達瓦的愛更高，奎師那便派他到飽受相思之苦的牧牛姑娘的學校，接受更高程度的純愛訓練。烏達瓦前往巴佳，他在那裡觀察到牧牛姑娘獨特的一流愛意，不禁嘖嘖稱奇。他在那裡覺悟到巴佳稀有塵土(牧牛姑娘碰過的)的榮耀，對布茹阿瑪、施瓦、蘇卡戴瓦和其他人來說，那些塵土都極受崇拜。除此之外，烏達瓦也表達了他深切渴望在巴佳投生為一棵草、灌木、藥草或任何其他這樣的物種，使他恆常都會全然沐浴於牧牛姑娘的足下塵土之中。他終於明白，為了實現這個願望，他應該托庇於最寬大為懷的高山之王哥瓦爾丹。他選擇在高山之王哥瓦爾丹的百花湖附近的夏瑪小屋，投生為一棵草或其他植物。

聖茹帕、茹阿古納特和其他哥斯瓦米在《Stavamala》、《Stavavali》和其他作品，描述非常神祕的森林逍遙，以及主奎師那和牧牛姑娘的其他逍遙時光：pramada-madana-lilah kandare kandare te, racayati nava-yunor dvandvam asminn amandam(年青戀人聖茹阿妲-奎師那在你的多個洞穴裡，上演層出不窮，祕密多情的逍遙時光)；rasa-nidhi-nava-yunoh saksinim dana-keler[哥瓦爾丹啊，你促成和目睹年青戀人聖茹阿妲-奎師那上演的徵稅逍遙(dana-keli)，祂們本人是甘露的寶庫]；yatraiva krsno vrsabhanu-putrya/danam grhitum kalaham vitene[為了徵收路費，奎師那與維莎巴努(Vrsabhanu Maharaja)大君的千金在稅巷(Dan Ghati)爭吵了數小時]。這些禱文把高山之王哥瓦爾丹描繪為所有祕密逍遙的見證人，以及巴佳純粹愛意的賜予者。哥斯瓦米祈求哥瓦爾丹在他的蓮花足，賜予他們庇蔭。

按照《嘎伽讚(Garga-samhita)》，高山之王君顯現自主奎師那愛意盈盈的明眸。在顯現在這個世界的巴佳，瑜伽瑪亞(Yogamaya)潘爾妮瑪女神(Purnima-devi)的心，以高山之王的形象顯現為杜榮那查拉(Dronacala，喜瑪

拉雅的一個山脈)的兒子，然後聖人普拉斯提亞(Pulastya Rsi)把他帶到巴佳之地。然而，根據《巴威斯亞宇宙古史(Bhavisya Purana)》所言，最頂尖的超然愛意交流品嚐者高山之王哥瓦爾丹，從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心直接顯現，她是主奎師那的內在能量(即祂的自身能量)：manasah prakrter jato giri-govardhano mahan。

哥瓦爾丹一字意指牛、牧牛童、gopinam samvarddhayati—給母牛、小牛和所有哥庫拉居民增添純愛之樂的那個他。聖高山之王哥瓦爾丹有幸作出多種服務，以及目睹和滋養主奎師那的娜莎之舞和其他機密逍遙時光。聖高山之王有兩個身分：作為奉獻者(bhakta-svarupa)和作為奎師那本人(bhagavat-svarupa)。高迪亞偉大奉獻者視高山之王為奉獻者。

如此一來，巴佳-德薇完全沉醉於她們對奎師那的愛，繼續說：yad rama-krsna-carana-sparsa-pramodah。領受到茹阿瑪和奎師那美麗蓮花足的觸碰，哥瓦爾丹山因純粹愛意身不由己，兩兄弟在他身上漫步時體驗到至尊樂趣。牧牛姑娘見狀，不由自主地稱呼高山之王為最頂尖的哈瑞僕人。以他的服務令主哈瑞滿心歡喜，反過來從那服務接收到至尊喜悅的那個僕人，是主哈瑞的從僕之中最頂尖的。視服務主哈瑞為苦差或體驗到一些困難，至尊主不願接受他服務的那個僕人，無法稱之為最頂尖的。

當哈瑞(偷走巴佳居民的心的奎師那)以放牛為藉口，與巴拉茹阿瑪和牧牛童來到哥瓦爾丹時，哥瓦爾丹體驗到至尊快樂，以致在他身上輕易看到淚如泉湧、毛髮直豎、顫抖、大汗淋漓和八種狂喜極樂之兆(即純粹愛意的其他八種身體徵兆)。不斷生長的青草是他直豎的毛髮(romanca)、山泉是他的淚水(asru)、露珠則是他的汗滴(sveda)。那時候，哥瓦爾丹的石塊融化。為了茹阿瑪和奎師那的蓮花足的舒適，他的石頭冬暖夏涼。由於哥瓦爾丹展現著狂喜之兆，例如因狂喜而毛骨悚然，毛髮直豎和汗流浹背，因此便清楚明白到，他服務奎師那而領受到最大的喜悅。奎師那在哥瓦爾丹的山體上嬉戲、玩樂和漫步，也感染到莫大欣喜。毫無疑問，高山之王哥瓦爾丹是最頂尖的主哈瑞僕人。

一般而言，閱讀詩節的這個部分時—rama-krsna-carana-sparsa-pramodah—牧牛姑娘似乎是在描述巴拉茹阿瑪和奎師那兩者的漫遊。然而，想到她們對奎師那堅定專一的愛，便能夠理解牧牛姑娘心裡更深摯的靈性情感。明白到rama一字意指極迷人，而不是指巴拉茹阿瑪，她們實際上是在說rama-krsna來掩飾她們深厚的靈性情感。因此這個片語意謂：「受到主奎師那最迷人蓮花足觸碰的恩賜，聖哥瓦爾丹滿心歡喜，興高采烈，他毛髮直豎，全身顫抖。」這裡表明了牧牛姑娘三十三種內在情感的其中兩種：隱藏她們的情感和謙卑(dainya)。愛意情感在牧牛姑娘心裡翻騰，她們描述哥瓦爾丹領受到奎師那蓮

花足觸碰時的好運，同時又表達她們自己卑微的地位。「哎呀！哎呀！即使我們只是哥瓦爾丹的其中一塊石頭，我們也會因奎師那蓮花足的觸碰變得柔軟。奎師那的笛子之歌甚至令哥瓦爾丹的石頭也融化，但我們的心卻沒有融化。造物主使我們這麼不幸，失去了愛，淪落至此，以致我們既領受不到奎師那蓮花足的觸碰，我們的心也沒有融化。」

牧牛姑娘情緒激動，大力讚揚高山之王哥瓦爾丹沉醉於純粹愛意，說：

manam tanoti saha-go-ganayos tayor yat
paniya-suyavasa-kandara-kanda-mulaih

「朋友啊！僅是領受到聖奎師那蓮花足的觸碰，體驗到毛髮直豎、毛骨悚然(pulakita)和狂喜極樂(pramudita)而欣喜若狂，哥瓦爾丹並不滿足。他也殷勤地用各式各樣的禮物款待奎師那、巴拉戴瓦、他們所有的牧牛童朋友和無數牛，就像歡迎心腹摯友那樣。以他的身體、心意、財富、生命和一切，他履行服務令人得償所願(manobhista-seva)——他滿足奎師那和祂那整群人的心底夙願。他奉上清涼純淨的淡水給他們解渴，非常甘甜多汁的水果和根部給他們果腹，各種不同的鮮花和赭石³²用作裝飾，作為禮物。為了休息和漫步，他又安排珠光寶氣的座位和床，閃閃發亮的寶石充當燈和鏡子，以及精心佈置的洞穴和森林。他又給牛提供營養豐富的青草。奎師那、他的朋友和牛都非常滿意哥瓦爾丹呈送的這一切禮物。」

心意恆河和哥瓦爾丹的其他河流滿是絕對純淨、甘甜、清涼的水，源源不絕。種類繁多的樹木和蔓藤恆常花團錦簇，碩果累累，美味可口，芳香撲鼻，準備好用作服務主奎師那。母牛隨時都有氣味香甜的可口青草，從而增加牠們的牛奶量。在他無數的洞穴內，哥瓦爾丹恆常為奎師那和祂的牧牛童朋友設置好坐席和睡床。受到這一切資源吸引，奎師那每天到哥瓦爾丹山上漫步，放牧祂的牛，又和祂的朋友上演驚人美妙的逍遙時光。不僅這樣，祂又和祂的情人在佈置得美輪美奐的森林和山洞裡，享受高深機密的逍遙時光。因此牧牛姑娘自己給高山之王哥瓦爾丹冠以最頂尖的哈瑞僕人這個頭銜。

至於 hantayam adrir abalah 這個片語，究竟是出自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蓮花口或其他牧牛姑娘之口，則眾說紛紜。聖薩拿坦·哥斯瓦米說它是指牧牛姑娘：「Govardhano jayati saila-kuladhirajo yo gopikabhir udito hari-dasa-varyah——所有榮耀歸於群山之王，牧牛姑娘尊稱他為最頂尖的哈瑞僕人。」另一方面，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在他的《Govardhana-vasa-prarthana-dasakam》清楚說明：

giri-nrpa! hari-dasa-sreni-varyeti-nama-
mrtam idam uditam sri-radhika-vaktra-candrat

「高山之王大君啊！最頂尖的哈瑞僕人這個甘露盈盈的名字，顯然是出自臉如明月的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聖足薩拿坦·哥斯瓦米和他的追隨者，聖足茹阿古納特·達薩·哥斯瓦米之間的意見似乎有點差別，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本人是個牧牛姑娘。看到他不遺餘力地服務時，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都稱高山之王為最頂尖的哈瑞僕人。關於這個命題，聖足薩拿坦·哥斯瓦米在《Sri Brhad-bhagavatamrta》說明，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所有牧牛姑娘，給哥瓦爾丹命名為最頂尖的哈瑞僕人。另一方面，茹阿古納特·達薩·哥斯瓦米聲稱，稱哥瓦爾丹是最頂尖的哈瑞僕人，這種榮耀和意義是出自最頂尖的牧牛姑娘，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之口。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所有牧牛姑娘，還有聖足薩拿坦·哥斯瓦米和我們隨後的所有典範師，都讚揚哥瓦爾丹是最頂尖的哈瑞僕人。解釋崇拜哥瓦爾丹的方法時，《對主哈瑞履行奉愛(Hari-bhakti-vilasa)》也稱他為最頂尖的哈瑞僕人：hari-dasa-varya: sri-krsna-dasa-varyo'yam sri-govardhana bhudharam。

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歷久彌新之愛令她們心醉神迷，這樣大力讚揚哥瓦爾丹為奎師那履行的眾多純愛盈盈的服務。透過她們的面部表情和姿勢，牧牛少女透露她們的情感：「縱使投生在巴佳，我們卻無法為奎師那做任何服務。我們畢生都只是白費了。」

註三十. 登基祭；為了確立君主對全世界的統治權而履行的繁複祭禮。

註三十一. 思辨奉獻者—知道主的至尊地位的奉獻者(帕爾拉達)；純粹奉獻者—受到巴佳逍遙之中所見的純粹奉愛態度驅策的奉獻者(安巴瑞薩)；純愛奉獻者—完全滿載愛意盈盈的奉愛心的人(哈努曼, Hanuman)；至高純愛奉獻者—沉醉於純粹純愛的奉獻者(潘達瓦五兄弟)；以及因純愛而身不由己的奉獻者—由勢不可擋的愛驅策的奉獻者(烏達瓦)。

註三十二. 取自哥瓦爾丹石(silas)的橘色顏料。

詩節十九

ga gopakair anu-vanam nayator udara-
venu-svanaih kala-padais tanu-bhrtsu sakhyah
aspandanam gati-matam pulakas tarunam
niryoga-pasa-krta-laksanayor vicitram

gah—牛；gopakaih—與牧牛童；anu-vanam—到每個森林；nayatoh—主要的；udara—非常慷慨(笛聲非常慷慨，因為不論牧牛姑娘身在何處，他都把奎師那的歷久彌新之愛傳送給她們)；venu-svanaih—透過聖夏瑪遜達爾笛子的音振；kala-padaih—有悅耳的調子；tanu-bhrtsu—在眾生之中；sakhyah—朋友啊；aspandanam-gati-matam—使動與不動的生物體的本性徹底改變；例如河流的永恆本性是流動的，但現在她們停止流動；pulakah-tarunam—即使在不動的樹木之中，快樂和其他八種超然愛意交流之兆都鋒芒畢露；niryoga-pasa—綁住母牛後腿的繩子；krta-laksanayoh—以.....為特色的那兩位(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的；vicitram—非凡的奇妙。

譯文

「朋友啊！我們的夏瑪遜達爾和高茹阿遜達爾·巴拉茹阿瑪(Gaurasundara Balarama)那兩兄弟，動作特別優雅，出類拔萃。當夏瑪遜達爾和他的牧牛童朋友一起，帶領牛兒從一個森林前往另一個時，他把擠奶時綁住牛腿的繩子纏在頭上，又把抓牛時所用的套索掛在肩上。不要說是人類，即使是動物和鳥兒等等到處走動的生物體，以及沒有生命的河流，看到那無可比擬的動人之美，聽到他笛子的美妙旋律時，牠們都目瞪口呆，不移動的樹木因狂喜極樂而顫抖。朋友，關於笛子神奇的奇跡，我還有什麼可以告訴你？」

倍添歡樂的注釋

描述高山之王哥瓦爾丹的好運時，巴佳少女因她們高超的愛意情感而瘋狂，說：「朋友啊！看！為奎師那做多種服務，又得到他柔軟蓮花足的觸碰，高山之王因而洪福齊天，實在不足為奇。如果我們也可以像哥瓦爾丹那樣，成為最頂尖的哈瑞僕人，那麼我們也會因為履行多種服務而得寵，我們也會不枉此生。但我們卻被永遠囚禁在我們的家庭監獄，我們的身體和心意則忙於俗務。因此我們不可能得到那種好運。在溫達文的所有生物體，不管是活動的還

是不動的，都福星高照。他們的生命功德圓滿，因為他們能夠獲得觸及奎師那蓮花足的福祉，與他建立某種關係。我們是整個巴佳唯一的倒楣鬼。」

就像牧牛姑娘所述，奎師那一邊吹奏迷人的笛子，一邊到森林放牛的那個形象展現在她們心裡。她們完全沉醉於至尊喜樂之中，就像她們正直接看見主奎師那本人。現在，陷於她們的純粹愛意之中而變得無助，她們說：「看，朋友！那個至尊舞蹈家夏瑪遜達爾以極迷人的姿勢，優美地昂首闊步，從一個森林走到另一個。聽到他悅耳的笛子之歌時，所有動與不動的物體都陶醉於愛的喜樂之中，清楚展現八種狂喜極樂之兆的身體轉變。」

「我們的夏瑪遜達爾和他眾多的牛一起，從巴佳地區的一個森林到另一個森林放牛。由於牛隻數目眾多，因此不能僅在一個小森林放牧。牧牛童甚至連一刻都不會讓他們的心腹摯友奎師那單獨一人。以他為中心，他們經常勤勉地注意他的安全，恆常分組保護他，防止妖魔、怪物和蛇等等潛在危險。」

「雅淑姐媽媽要他們一再發誓，命令他們：『我的孩子蘇巴鐸、施瑞達瑪、舒達瑪(Sudama)啊！這個刊海亞非常頑皮！他不想呆在屋裡。儘管有數百個僕人，他自己都想去放牛。我要怎麼辦？森林裡有深深的河流、蛇、多刺的灌木叢、妖魔，惡魔和其他恐懼之原。答應我，你絕不會留下他單獨一人。』因此他前前後後都有無數的牛。奎師那呈現的姿勢多麼獨特！一邊吹奏笛子，一邊把他的手臂擱在道哥哥肩上，他在一大群牧牛童中央向前走。」在這裡，gopakaih 一字指的是給奎師那提供保護的牧牛朋友。

Niryoga-pasa-krta-laksanayor vicitram—牧牛姑娘繼續說：「噢！以小牛繩和母牛繩裝飾著他們的身體，茹阿瑪和奎師那兩兄弟在森林散步時，看來美麗絕倫。」在擠奶期間，為了讓小牛的臉靠近牠們的母親，會用繩子把動個不停的小牛綁在地上的一根柱子上。這條繩子稱為小牛繩，另一條綁住燥動不安的母牛，阻止牠們在擠奶時亂踢的那條繩子稱為母牛繩。根據聖基瓦·哥斯瓦米所述，巴佳的所有牛都很乖巧；因此在擠奶期間，不需綁起牠們。但對那少數燥動不安的牛，便會用名為小牛母牛的套索，把牠們的兩條後腿綁在一起。主奎師那所用的小牛母牛繩是用上佳的黃色纖維做成的，繩子末端織入一串珍珠掛飾，他向前走時叮噹作響，聲音清脆。奎師那像其他牧牛童一樣把小牛繩綁在他的頭巾上，他又讓母牛繩從他的肩膀下垂到他的胸膛上。他的服裝非常有吸引力，以致任何人看到他都不自禁，心醉神迷。

滿載純粹愛意的牧牛少女，看見這迷人的服飾時都神暈顛倒。由於她們對主奎師那的愛，因此她們品嚐他身體的甜美，但為了隱藏那種純粹愛意，她們便描述茹阿瑪和奎師那兩者的動人美麗。然而，她們的內在靈性情感是，茹阿

瑪在這裡不是指巴拉茹阿瑪，而是迷人可愛的(ramaniya)奎師那。梵語 ramaniya 一字表示迷人和可愛。

Nayator udara-venu-svanaih kala-padais tanu-bhrtsu sakhyah aspandanam gati-matam pulakas tarunam—牧牛姑娘繼續說：「朋友啊！看見茹阿瑪和奎師那吸引三個世界的甜美迷人形象時，在整個創造沒有一個生物體會不為所動。他們顛倒眾生。當奎師那用他的笛子吹奏動聽的音韻，召集遠處的所有牛隻時，形成的氣氛極難描述。噢！奎師那的笛子天性非常慷慨，他的曲子一視同仁地進入巴佳眾生的耳朵，在他們的心海翻起至尊喜樂。笛子悅耳悠揚的回音創造的效果正是，一聽到笛聲，每個人都認為奎師那正在呼喚他一個，而非別人。當奎師那的踝鈴云君-云君地作響，與笛子合奏時，笛子甚至更甜美。聽到這聲音，有任何人將會能夠保持平靜嗎？」

聖茹帕·哥斯瓦米在《Utkalika-vallarih》(27)甘露盈盈地描述了，笛子之歌之浪與奎師那的踝鈴聲交織。這種音振混合了奎師那摯愛的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踝鈴悅耳的叮噹聲，造成促進祂們情愛逍遙的聲波：

dhasta brahma-marala-kujita bharair urjesvari nupura-
kvanair urjita-vaibhavas tava vibho vamsi-prasutah kalah
labdha-sasta-samasta-nada-nagari samrajya laksmim param
aradhyah pramadat kada sravanayor dvandvena mandena me

「噢！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踝鈴與你迷人動聽的笛子之歌交織一起，甚至勝過布茹阿瑪的天鵝坐騎柔和醉人的鳥轉，我將可以聽到那種極富吸引力的美妙聲音嗎？」

談論奎師那迷人的牧牛裝束和笛子之歌時，因純粹愛意而無助的巴佳少女說：「看到奎師那的小牛繩和母牛繩，它們似乎真的是小牛母牛繩—它們肯定永不會鬆綁。」在小牛繩這種既永存又連續不斷的織物旁邊，牟尼堅定的神定瑜伽(samadhi-yoga)微不足道。奎師那的小牛母牛繩其實是純愛之繩。把所有巴佳居民和森林居民綁在祂的愛的陷阱，奎師那令他們無助，從而展示這些純愛之結神奇美妙的效果。

Aspandanam gati-matam pulakas tarunam—愛意盈盈的牧牛姑娘說：「當奎師那迷人地打扮成牧牛童，帶牛到溫達文放牧和吹奏他的笛子時，不可能描述所有動與不動生物體心裡出現的非凡純愛徵兆。透過那笛子之歌，鹿和鳥等等所有森林動物都沉醉於純粹愛意，看似石像或彩畫。樹木、蔓藤和其他不動的生物體放棄它們的固有天性，採納了活動生物的品性。它們也突然歡呼，它

們毛髮直豎，由於它們心裡的強烈快樂，以致它們的表皮在狂喜極樂之中發麻。不只是它們受到笛子之歌影響。雅沐娜、心意恆河和其他河流都停止流動，哥瓦爾丹山的石頭也融化了，汨汨而流。」

品嚐超然愛意交流的奉獻者說，使用「綁住」一字，與主奎師那的小牛繩和母牛繩無關，祂其實只是把它們用作飾物。它們是巴佳當地牧牛童的裝束獨有的飾品，僅見於奎師那的人形逍遙。不需用繩子綁住母牛和小牛。為了令展現(prakata)在這個物質世界的巴佳聖地的奉獻者快樂，因此上演了這些逍遙時光。聖維斯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在《Sri Vraja-riti-cintamani》(35)解釋這點：

chatradi-dande subha-camaradi-dande ca dandah srutir asti yatra
nivyadi-kesadika eva bandhah samadhi-yogadi-karadhi-sabdah

danda 一字意指笞鞭，在巴佳只用作傘子和牛尾扇(camaras)的把手。因過錯或其他犯規行為而施以笞刑的慣例，在國王的朝廷習以為常，在巴佳並不存在。bandhan(捆綁)一字只是用於束起牧牛姑娘的頭髮和腰帶。在巴佳沒有用作懲罰的腳鐐或鐐銬。adhi(頭痛)一字用來指神定瑜珈之中，狂喜極樂的冥想，因為巴佳的特點是，當地沒有痛苦或悲痛。

詩節二十

evam-vidha bhagavato
ya vrndavana-carinah
varnayantyo mitho gopyah
kridas tan-mayatam yayuh

evam-vidhah—這種，這樣的(至尊主這麼驚人的逍遙時光令三個世界嘖嘖稱奇)；bhagavatah—至尊人格首神(祂展現無比超卓的動人之美和甜美的逍遙時光)；yah—它；vrndavana-carinah—祂在溫達文森林徘徊；varnayantyah—(牧牛姑娘不斷)投入於描述主的這一切逍遙時光[從而與那些逍遙時光合而為一(tadatma)]；換言之，她們體會到那些逍遙時光，直接體驗到奎師那的聯誼)；mithah—互相之間；gopyah—牧牛姑娘；kridah-tat-mayatam-yayuh—她們對那些逍遙時光完全感同身受；換言之，那些逍遙時光展現在她們心裡。

譯文

「帕瑞悉大君啊！這些不是在溫達文漫步的巴佳王之子—夏瑪遜達爾—唯一的逍遙時光。祂上演無數逍遙時光。互相之間不斷討論那些逍遙時光，牧牛姑娘進入狂喜的神定狀態，冥想主奎師那。因此她們與至尊主的逍遙時光合而為一，祂們不斷展現在她們心裡。」

倍添歡樂的注釋

如此一來，沉醉於她們對奎師那排山倒海的愛之中，牧牛姑娘討論巴佳所有動與不動居民天性的轉變，他們都被奎師那動人之美和悅耳的笛聲迷住。描述這點時，牧牛姑娘有時因自卑感，有時又因嫉妒而不能自己。她們因而坐立不安，說：「朋友！看看所有動與不動的生物體，聽到裝飾著小牛母牛繩的聖奎師那動聽的笛韻之後的情況。看來他一定是施展魔法的大魔術師和聰明的騙子王。他的朋友在這方面也不遑多讓；作為他的同黨，他們在每方面都幫助和支持他。奎師那以他美麗的形象和悅耳笛子之歌的力量來吸引大家，以愛的繩子捆起他們，搶走他們珍重的一切。」

「我們受夠了！現在我們只會從遠處向那笛子之歌致敬。我們認為完全充耳不聞，才是明智之舉。否則，如果我們確實傾聽奎師那的笛聲，我們的心便會變得無助，我們便會被他的純愛母牛繩永遠綁住。那麼我們的所有財富—

我們的自控、羞怯、家庭價值和傳統——都會被偷走！朋友啊，不需聆聽那個聰明魔術師，騙子王的笛子之歌。來，來！讓我們去一個他甜美的笛子之歌不會進入我們耳朵的地方。」

天鵝似的奉獻者之翹楚，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描述了為愛瘋狂的巴佳少女，聽到悅耳的笛子之歌之後，由純粹愛意引致的轉變，以及她們想與奎師那見面的強烈殷切。「帕瑞悉大君！巴佳少女沉醉於最高的愛意表達，對於她們的多個情感巨浪，我還可以再說什麼？我只是給了你一個概覽。誰知道她們波濤洶湧的心海，翻起了多少個無數的神聖情感之浪！要描述她們的情況殊不容易。走路、交談、醒來和睡覺時，牧牛姑娘都完全專注於憶念奎師那各式各樣的逍遙時光。她們恆常都渴望與祂見面，她們不知怎的這樣渡日。」

「國王啊！溢滿最高級的愛意情感，牧牛姑娘，即神聖牧牛童的情人，因期待與奎師那見面的強烈殷切(purva-raga)而十分激動。這種殷切引起多種極甜美的神聖情感，例如渴望(lalasa)、焦灼(udvega)和失眠(jagarana)。即使是造物主布茹阿瑪本人都無法描述這些超然情感，我只是約略提及它們。」

就此結束《倍添歡樂的注釋》，即《聖典博伽瓦譚》所述的《笛子之歌》的歡樂描述。

詞匯

abhisara — 與英雄主奎師那約會或幽會而前往的那段旅程，這樣的主要地點是祂們在晚上相會的暗號(Sanketa)。

Acyuta — 不敗者；主奎師那，祂從不偏離祂的本性或異於祂的固有品質，尤其是祂的恩慈，祂的美麗和祂動人的逍遙時光；祂一諾千金，又取悅祂的奉獻者，萬無一失。

adharamrta — 奎師那唇上的甘露或祭餘。

adhara-sudha — 奎師那唇上甘露的別稱，奎師那唇上的純粹甘露[sudha 是蜂蜜或鮮花的甘露]。

adhirudha-mahabhava — 極高級的至高靈性情感；僅見於巴佳-德薇身上的，完全成熟而高度發展的純粹愛意；徵兆就是各種八種狂喜極樂之兆和三十三種內在情感鋒芒畢露；這個世界以至布茹阿瑪星的各種快樂混合一起，甚至都無法與一滴這種高水平的純粹愛意相比。這極高級的至高靈性情感有兩種形式：分離之情和相聚之情。在一些分離境界，當全部八種狂喜極樂之兆都展現出熾烈(suddipta)的狀態時，分離之情便變成無助的分離之情(mohana)這種分離境界。

aisvarya-bhava — 以敬畏和尊敬之情崇拜奎師那；視奎師那為至尊主，祂無生無死，與祂的同遊也沒有親密的逍遙時光。

akhila-rasamrta-murti — 全部十二種超然愛意交流的完美甘露的化身。

akhila-rasamrta-sindhu — 甘美超然愛意交流的無盡汪洋。

alapa — 最怡人、討人喜歡、機智的說話；十二種言語方面的情感表達(vacika anubhavas)的其中之一(以說話展現內心的情感)。

amsas — 部分化身或所屬部分(avatara)。

anartha — 心內要不得的傾向；卑鄙自私的傾向。

anubhavas — 透露心中情感的動作。共十三種：跳舞、在地上打滾、唱歌、大哭、扭動身體、咆哮、打哈欠、呼吸沉重、對公眾形象毫不在意、流涎、大笑、蹣跚搖晃和打嗝。

anuraga — 歷久彌新之愛；強烈的純愛階段[見 visuddha-prema]；《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Ujjvala-nilamani)》(14.146)這樣界定：「儘管與摯愛定期相聚，並熟識對方，但歷久彌新的強烈依戀之情，令人時刻對摯愛都有全新體驗，似是對這個人素未謀面，毫無體驗。激發這種情感的依戀稱為歷久彌新之愛。」各種各樣的十三種狂喜極樂之兆隨之而來。

anuragavati — 賦有或沉醉於歷久彌新之愛的情感。

aprakata — 不展現的永恆靈性世界。

aradhana — 以曼陀崇拜所敬重的神像。

asuya — 三十三種內在情感之中的敵意。

atmarama — 自我滿足，恆常全神貫注於冥想自我的人。

avahittha — 三十三種內在情感之隱藏自己的情感；不清楚表露，卻透過暗示和手勢隱晦地表達自己的情感。

avatara — 至尊聖主的全權或獲賜部分力量的化身。

avatari — 至尊聖主原始完整的形象；所有化身之源。

ayauthiki — 那些獨自或與另外一至兩個人遵循自發愛意之途，履行循序靈修的靈性專注之後，投生在巴佳的人。

Bhagavan — 至尊主；齊備六種富裕的至尊人格首神：全部力量，全部名氣、財富、知識、美麗和棄絕。

bhava — 靈性情感；(1) 愛意情感；奉獻者服務主奎師那時懷著的獨特愛意情感；(2) 強烈純愛的境界，《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將它與至高靈性情感(mahabhava)相提並論，當歷久常新之愛(anuraga)達到一定程度的興致和樂趣時便會出現。只有透過歷久彌新之愛本身，才可以體驗和品嚐這種情感，而不是透過其他的靈性情感。當熾烈而令人興奮的八種狂喜激情閃如熔金，令歷久彌新之愛益發亮麗，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身上達至頂峰，與她的品性和傾向完全一致時，便稱為靈性情感。

bhava-ullasa-rati — 對茹阿妲的愛，特點是超凡的莫大喜悅。它是稱為曼佳麗的永恆女朋友和親密女朋友的永恆情感(sthayi-rati)。她們對聖茹阿妲和一切與她有關的事物之友愛之情(suhrd-rati)，遠超於她們對奎師那的情感，由於她們全神貫注其中，因此這種情感時刻都在繼續增加。這是愛侶情懷的特別功能。

bhavavati — 滿載狂喜的綿綿情愛。

brahmavadi munis — 崇拜非人格梵，即主奎師那身體光芒的聖人。他們接受至尊聖主的人格面貌，但認為祂比不上梵。

dainya — 三十三種內在情感之中的謙遜。

daksinya-bhava — 順從的右派情感，尤其在祭鐸瓦麗(Candravali)和她的情敵牧牛姑娘身上見到；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有時也稍為展現這種情感。

dayita — 最頂尖的摯愛，她附出了她的「da」，即身體(deha)和心意(daihika)，把她自己完全皈依給她命中所愛—主奎師那—的蓮花足。

dhira-lalita — 擅長尖刻的笑話，年輕俏皮的情人。

dina-hina — 墮落卑鄙的。

divyonmada — 分離時體驗到的迷惑狂喜；類似幻覺的神聖瘋狂的奇妙境界。

gana — 在一個稱為組別(yutha)的較大組別內的一小組牧牛姑娘。

Ghanasyama — 迦納夏瑪；主奎師那，祂膚色黝黑如烏雲。

gopa — 牧牛童。

hladini-sakti — 喜樂能量；主奎師那賜予快樂的內在能量，即斯麗瑪緹·茹阿妲茹阿妮。

irsya — 三十三種內在情感之妒忌。

jagarana — 三十三種內在情感之失眠。

kama — 愛欲；(1) 牧牛姑娘神聖的綿綿情愛，即純粹愛意；(2) 物質色欲。

kandarpa sambandhini uttama rati — 女英雄(nayikas)的情感，在這種情感之中，她們隱藏她們的情愛欲望，一再拒絕英雄(nayaka)的請求，甚少與她們情人見面。

kanta — 男性的摯愛。

kanya — 只愛主奎師那的忠貞未婚女孩。

kaya-vyuha — 身體的直接擴展。

kevala-advaitavadi — 否認至尊聖主的人格形象，專心致意地冥想非人格梵的人。這樣的人是個冒犯者。

krsna-bhajana — 對奎師那的靈性專注；對奎師那的內在崇拜。

krsna-milana — 與主奎師那的相聚；就像有三十二種分離(vipralambha)，相聚也有三十二種。

krsna-rati — 對主奎師那的情感。

krsnanuragini — 深摯愛戀主奎師那的女子，即使在分離時，最深愛的主奎師那恆常都歷歷在目。

kunkuma — 紅礦粉；紅色粉末，已婚婦女用以抹在頭髮分界處，以及恰在眼睛上方，前額上的小圓點。

lalasa — 三十三種內在情感之熱切渴望。

lila-kamala — 奎師那當作玩具，在祂手裡旋動的逍遙時光之蓮，從而轉動所有巴佳居民的心，尤其令牧牛姑娘的心狂舞。

madana — 相聚之情；極高級至高靈性情感的最高表達形式，僅存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本人。《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14.219)描述：「喜樂能量濃縮精華的那個純愛面貌，從情感(sneha)至分離(modana)的其他純愛階段全都匯聚其中，享受至尊極樂，便稱為相聚之情。這是純粹愛意的巔峰，無與倫比。這種純粹愛意恆常存在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別無他人。有時她外在地展現這種純粹愛意，有時把它藏在心內。」

在這個境界，即使以各種不同方式與奎師那享樂，與祂共舞，坐在祂懷裡之後，仍然總是不滿足，以為祂沒有和她一起。當茹阿妲處於這種狀態時，即使是與奎師那稍有關係的不夠格物體，在她眼中都極為幸運，立即激起她的妒忌之情。她在相聚時體驗到莫大分離，在分離時卻體驗到熱切的相聚。那時候，即使一再與奎師那相聚之後，她都忘記之前曾經見過祂。這是相聚之情奇妙驚人的特質。

Madana-mohana — 主奎師那的形象，祂像丘比特一樣吸引和顛倒眾生。

madanakhya — 極高級相聚之情的別名。

madhu-pati — 主奎師那是所有超然愛意交流的甘露之洋(akhila-rasamrta-sindhu)，祂也是愛意情感最頂尖的品嚐者(rasika-sekhara)。Madhu 又指奎師那所享受的春季(vasanta)。

madhura-bhava 或 **madhurya-bhava** — 甜美情感；視主奎師那為普通的家庭成員、好友或情人，決不認為祂是至尊主本人。在祂的人形逍遙時光之中，祂誕生自雅淑姐媽媽(Yasoda Maiya)腹中—祂相當天真，沒有祂母親的幫助，祂無法翻過身來；祂總是飢腸轆轆；有時祂變得忿怒，偷盜和說謊。根據聖卡威·刊爾拿普爾(Kavi Karnapura)所言：「粉飾或取悅心靈，令它融化的稱為甜美(madhurya)。」

madhya-prema — 中度的愛；在這種純粹愛意之中，縱有劇痛，仍然忍受分離。

mahabhava — 至高靈性情感；純粹愛意最成熟的階段。

mahabhava-svarupa — 至高靈性情感的化身，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mahabhavavati — 因最高的愛意情感而心勞神疲的未婚少女。

mamata — 對主奎師那深刻的親密感和「奎師那是我的」這種擁有感。

mana — 妒怒；「當情感達至狂喜極樂，令人層出不窮地體驗摯愛的甜美，外在卻呈現別扭的風貌」(《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14.96)，當女英雄外在所呈現的愠怒態度，變成滿懷妒意的愛而引致的悶悶不樂和憤怒的那個純愛境界。

manda-prema — 薄弱的愛；對情敵的憤怒和妒忌，令人忘記服務主奎師那的那種純粹愛意。

manmatha-manmatha — 主奎師那，眾丘比特之中的丘比特。

manobhista-seva — 實現膜拜神明的心底夙願。

mantra-mayi — 顯現在靈性專注之時的，某一段逍遙時光或詩節的景象。

modana — 極高級的至高靈性情感，其中八種狂喜極樂之兆全被激起，遠超於燦爛閃耀的(uddipta)狀態。在一些特別的分離狀態中，分離變成無助的分離之情(mohana)，在這種無助的分離狀態影響之下，八種狂喜極樂之兆全都展現出熾烈的(suddipta)狀態。它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那一群人獨有的。

mottayita-bhava — 女英雄憶念或聽到她情人的事情時所出現的靈性情感，以及隨那種靈性情感而起的渴望。

Mukunda — 穆昆達；主奎師那，祂讓人從物質痛苦之中完全解脫出來；祂激起對解脫的厭惡，把純愛之樂賜給祂的奉獻者；祂的臉龐好像湖中花—怡人、芬芳、甜美、柔軟、令人心醉神迷。

mura — 痛苦、悲傷的煎熬、縱情色欲、以及惡魔的名字。

nagara — 男情人；主奎師那。

nagari — 女性摯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

nara-lila — 主奎師那的人形逍遙時光，其中所有巴佳居民都視祂為朋友、家庭成員或摯愛，一如普通俗世關係。

nataraja — 舞王；施瓦神。

natavara — 舞技精湛，無與倫比的人。

nava-kisora — 那位大約十至十四歲，青春永駐的少年。

nayaka — 英雄；主奎師那。

nayika — 女英雄；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其他牧牛姑娘。

nija-priyatama — 自己深愛的摯愛。

nilambara — 巴拉戴瓦·帕佈所穿的藍布；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也穿藍布。

nirasa — 乾燥，沒有汁液或情感的。

nirveda — 三十三種內在情感之自貶。

para-brahma — 至尊梵；至尊能量，至尊聖主。

paramahamsa — 天鵝一樣的崇高人物。

parakiya-bhava — 神聖非婚戀。

paramahamsa-siromani — 天鵝般奉獻者之翹楚。

para-purusa — 神聖的至尊男性，主奎師那。

para-tattva — 至尊真理。

pauganda — 童年，五至十歲。

pitambara — 主奎師那所穿的，金光閃閃的黃布，映襯起祂的黝黑膚色，就像一道閃電。

prakata — 展現的，肉眼可見的；展現在物質世界的靈性國度。

pralapa — 語無倫次，胡言亂語；透過言語(vacika)表達情感的十二種方式之一[又見 anubhavas]。

prana-priyatama — 視之為生命氣的最親愛摯愛。

prana-bandhu — 心腹摯友。

prana-vallabha — 生命中的摯愛。

pranaya — 無分彼此之愛；毫無限制或拘謹的信心稱為親密(visrambha)，當妒怒呈現這種無拘無束的親密面貌時，所發生的強烈純愛階段。這種信心使人認為自己的生命、心意、智慧、身體和財產，與摯愛的生命、心意、智慧、身體和財產全面合為一體。

praudha-prema — 牧牛姑娘的成熟愛意；在那個境界之中，英雄和女英雄無法忍受與彼此分離的劇痛。在偏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那些牧牛姑娘身上，可以看到這種純粹愛意。

prema-vaicitya — 受到強烈的情感影響，即使在摯愛在場時，情人都懼怕即將分離而悲慟不已，或是以為她與他相隔兩地的那種狀態。

priya-narma sakhis — 最親密的女朋友。

pulaka — 毛髮直豎(romanca)時發生的，皮膚因狂喜而發麻。

purva-raga — 初遇前的情感；當英雄和女英雄已經情根深種，對彼此的依戀刻骨銘心，在期待相會時所體驗到勢不可擋的熱切渴望；見面時，情人以為他們之前從未見過面；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各式各樣的三十三種內在情感。

raga — 自發愛意；(1) 對所愛對象(主奎師那)無法止息的愛意渴望(prema-mayi trsna)，令人對摯愛產生自發強烈的依戀，深刻至極，以致苦無機會取悅摯愛便瀕臨放棄生命之時，所出現的強烈純愛階段；(2) 當無分彼此之愛(pranaya)達到最高水平時，心裡甚至體驗到極度痛苦是莫大喜樂。若承受某種痛苦便有機會與奎師那見面，那麼那痛苦便成為莫大快樂的來源。當快樂無法讓人有機會與奎師那見面時，那快樂便成為錐心之痛之源。

raga-marga — 自發愛意之途；巴佳居民對奎師那滿懷自發愛意的奉愛，遵循他們情感的那條靈性專注之途。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來把這種純粹愛意賜給全世界。

raganuga-sadhakas — 自發愛意的修習者；那些在這個世界的聖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指導下，遵循巴佳居民情感實踐靈性專注的人。

ragatmika — 巴佳居民，他們的靈魂(atma)具備自發愛意，即他們心裡對奎師的那種由衷之愛。

rajasuya-yajna — 登基祭；繁複精細的祭祀典禮，為了確立皇帝對全世界的君權而履行的。在韋陀時代，皇帝登上王位時，會派一匹挑戰馬到全世界宣示唯他獨尊，任何有統治權的王子或國王可隨意接受挑戰，表示他願意接受或拒絕某位皇帝的至尊性。接受挑戰的人必須和皇帝決戰，以勝利來確立他自己的至尊性。戰敗的挑戰者將要犧牲性命，讓位給另一位國王或統治者。這樣的大業需要數億美元，因此對小國的國王來說並不可能。

ramanis — 害羞的少女，她們擅長各種各樣的技能來喚起甜美的情感；一睹芳容，令人振奮。

rasa-sastras — 情悅經典；描述超然愛心交流甘露的經典。

rasaraja-mahabhava — 至高靈性情感之王；情感之王—主奎師那，與神聖愛意之后—斯麗瑪緹·茹阿妲茹阿妮，作為金色化身(Avatara)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而來。

rasika-bhakta — 品嚐極樂情感或超然愛意交流的奉獻者；擅於體驗神聖愛意情感的奉獻者；甜美情感滿載人形逍遙的甜美，享受它那超然愛意交流的人，與懷著敬畏之情(aisvarya-bhava)崇拜主奎師那，沉醉於祂那莊嚴壯麗的思辨奉獻者相反。

rasika-sekhara — 極樂情感或超然愛意交流的至尊品嚐者，即主奎師那。

rati — 靈性情感；奉愛蔓藤的第七個發展階段；完美奉愛(滿懷靈性情感的奉愛)的初階。在這個奉愛階段，純粹至善(suddha-sattva)，即主那種由靈性知識

和喜樂組成的內在能量，它的精華從主那些永恆同遊的心，傳送到修習階段的奉獻者的心，以各種不同的品味軟化心靈。它是純粹愛意的初抽嫩芽。

romanca — 八種狂喜極樂之兆之毛髮直豎。

rudha 和 **adhirudha mahabhava** — 高級的至高靈性情感和極高級的至高靈性情感；八種狂喜極樂之兆全都燦然展現(uddipta)，無論如何都無法隱藏的那種至高靈性情感，稱為高級的至高靈性情感(rudha-bhava)。這些都是它的徵兆：最短促的片刻分離都難以忍受；認為周遭的每個人和萬物都同樣痛心欲絕；一劫(kalpa)好像片刻，瞬間似是永恆；即使在奎師那快樂時，牧牛姑娘都總是憂心忡忡，擔心祂也許會不快樂；牧牛姑娘是超然的，絕不受假象影響，但她們都忘記一切，甚至是她們自己的身分。當高級至高靈性情感的全部徵兆(十三種狂喜極樂之兆)同時出現時，這種狀態甚至變得更驚人和特別—這就是極高級的至高靈性情感。極高級的至高靈性情感有兩類—分離之情和相聚之情。當全部八種狂喜極樂之兆都展現出熾烈的(suddipta)狀態時，在一些分離境界中，分離會變成無助的分離之情(mohana)，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那一伙人獨有的，至於相聚之情，即最高的純愛表達，只存在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本人。只有這種相聚的至高靈性情感，賜予喜樂能量最高妙又最偉大的逍遙時光(suvilasa)。從純粹愛意初階以至純粹愛意之極(madanakhya-bhava)的所有靈性情感，一律稱為絕對純愛(visuddha-prema)。

rupa-madhuri — 主奎師那形象的甜美。

rupanuga-sadhakas — 茹帕傳系的修習者；那些渴望在哥樓卡·巴佳，永恆服務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為了領受這服務，遵循聖茹帕·哥斯瓦米的情感和服務的人。

sakhi-manjaris — 曼佳麗女朋友；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親密女僕，她們已經完全托庇於她的蓮花足。她們全神貫注於令她們的女主人更快樂，沒有想過她們自己與主奎師那見面。

samaja — 一組十至十二個情感深厚，靈性情感相近的牧牛姑娘。

sambhrama-seva — 懷著敬畏之情而履行的服務。

samlapa — 愛意盈盈的閒聊；透過言語表達情感的十二種方式之一。

sancari-bhavas — 三十三種內在情感；從甘露盈盈的永恆情感之洋浮現的三十三種內在情感，它們令這情感之洋高漲，然後又融入其中。這包括了失望、喜悅、恐懼、焦慮等等情感及隱藏情感；sancari-bhavas 又稱 vyabhicari-bhavas。

sa-rasa — 滿載甘露的，汁液豐沛的。

sarva-saktiman — 能量擁有者；全能的；所有能量的擁有者(saktis)，即主奎師那。

sattvika-bhavas — 八種狂喜極樂之兆；導致心緒不寧。共有八種：(1) 目瞪口呆(stambha)、(2) 汗流浹背(sveda)、(3) 毛髮直豎(romanca)、(4) 口吃難

言(svara-bhanga)、(5) 身體顫抖(kampa)、(6) 膚色蒼白或驟變(vaivarna)、(7) 淚如泉湧(asru)及(8) 暈倒或失去知覺(parlay)。

Sesanaga — 蛇沙天蛇；蛇化身，祂用祂的蛇篷頂住所有宇宙，以祂的數萬張臉不停描述主的榮耀，卻無窮無盡。蛇沙天蛇成為蓮花似的巨型白色床架，人格首神在宇宙毀滅時，在孕誕之洋(Garbhodaka)躺在其上。

smara — 看到奎師那或任何與祂有關的事物，激發起隱藏在心裡的，對奎師那的愛(純粹愛意)和欲望，它在歷久彌新之愛之後出現。每一個牧牛姑娘都試圖向他人隱瞞她的感情。是滿懷情愛欲望(kamanuga)或愛侶情懷(kamatmika)的牧牛姑娘獨有。

sneha — 強烈情感；當純粹愛意臻達了超卓之境，加強對所愛對象的體會和理解，融化心靈時的境界。心裡激起強烈情感時，便層出不窮而無法止息地熱切渴求看見摯愛。

sri-niketana — 拉釋米的居所；原始的拉釋米—聖茹阿妲—的居所；巴佳超然愛意交流之美的居所；各種美麗和柔和的居所。

suhrd-bhava — 女朋友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親密友誼。

suhrd-paksa — 那些喜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牧牛姑娘，例如夏瑪拉等等。

svakiya — 婚姻戀；愛侶情懷的婚姻戀，就像杜瓦茹阿卡的王后那樣。

sva-paksa — 那些偏袒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或在她自己那一組之中的牧牛姑娘。

svarasiki-upasana — 在靈性專注期間，一連串的逍遙時光自行出現在修習者心裡。它是由百萬朵鮮花串成的逍遙時光花環。

svarupa-sakti — 自身能量或形象能量；奎師那的內在能量，即聖茹阿妲。

svarupa-siddhi — 完美形象；仍然身在這個物質世界時，卻看到自己的永恆靈性身體；在靈性情感階段，當純粹至善降臨心裡時便獲得。

Svayam Bhagavan — 至尊人格首神；原始的至尊主，主奎師那。雖然Bhagavan(至尊主)一字可以用於主的任何化身，但至尊人格首神一詞明確所指的是主的原始形象，即巴佳王之子—夏瑪遜達爾，主奎師那，祂是所有化身之源。

tadatma — 成為一體，一致，就像火裡的鐵變得像火一樣紅、熱，最後產生火的作用。

tatastha paksa — 對聖茹阿妲中立的那組牧牛姑娘，例如巴鐸(Bhadra)等等。

tattva — 權威經典提出的確立真理。

Treta-yuga — 特瑞塔年代；四個年代周期之中的第二個千禧年[薩提亞(Satya)、特瑞塔(Treta)、都瓦帕爾(Dvapara)和卡利(Kali)]。特瑞塔是銀時代：人們生存一萬年，履行盛大祭祀臻達自我覺悟。它為時一百二十九萬六千年，並目睹邪惡傳入。

tri-bhanga-lalita — 三曲姿勢；奎師那在脖子、腰和膝這三處呈弧形的迷人姿勢。

unmada — 純粹愛意的瘋顛狂亂。

unnatojjvala-rasam — 閃爍輝煌的愛侶情懷，特別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她身體擴展(kayavyuha)同遊的情感，尤其是高級、極高級、分離和相聚等等情感。在薩提亞巴瑪和茹蜜妮(Rukmini)身上找不到這些情感。

udvega — 三十三種內在情感之焦慮。

upamana — 比喻之中的副體。

upameya — 比喻之中的主體。

upanayana — 聖線禮。

upapati-bhava — 情夫或情婦的愛；擁有情夫或情婦的那種感覺。

vaidhi-bhakti — 規範奉愛；滿是經典的規章和禁制，由責任感和懼怕罪惡反應所驅策的奉愛。它把人提升到在聖無憂星，莊嚴地服務主拿茹阿央那(Narayana)。遵循自發奉愛之途時將會修習規範奉愛，直至受到自發服務的強烈渴望激勵為止；那麼規範守則便轉變成自發愛意，但仍會繼續遵循公認的規範守則。

Vaikuntha — 無憂星；哥樓卡·巴佳下方的超然國度；主以祂四臂拿茹阿央那形象居住的靈性居所，在那裡，人們以敬畏和莊嚴之情服務祂。

vamya-bhava — 在偏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那組牧牛姑娘身上看到的，違逆的左派情感，尤其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本人。

vanita — 培養對主奎師那的濃情厚愛的少婦。

vastu-siddhi — 完美形體；臻達了純粹愛意，投生在巴佳時所領受到的靈性身體。

vastu-madhuri — 主奎師那笛子的甜美。

venu-nada — 主奎師那悅耳的笛子之歌，它不可思議地動聽，令人頭暈眼花。

vicitra-vesa — 主南達之子夏瑪遜達爾最驚人不凡，卻又合意迷人的衣著方式。祂的衣飾千變萬化，恆常都新穎獨特，別出心裁，使祂顯得輕鬆愉快，溫文爾雅，華麗優雅，份外迷人。每套與眾不同的新裝都悉心配襯，使巴佳居民每次看見祂時都心醉神迷。

vipaksa — 在情敵祭鐸瓦麗(Candravali)那組的牧牛姑娘。

visrambha-seva — 親密無間的服務，懷著擁有感(mamata)履行的，認為接受服務的人是屬於自己的，像個心腹摯友一樣。聖茹帕·哥斯瓦米表明了，靈性導師的親密服務是奉愛的其中一個支部。

visuddha-sattva — 純粹至善；純粹靈性善良；喜樂和知識能量的合體，主奎師那在靈性世界的同遊心裡超然奉愛能量，透過師徒傳系下傳到靈性情感階段的修習修習者心裡。

visuddha-prema — 絕對純愛；完全純粹、絕對和完美的純粹愛意。它包括所有靈性情感，從純粹愛意初階以至極高級的相聚之情：純粹愛意、強烈情感、妒怒、無分彼此之愛、自發愛意、歷久彌新之愛、靈性情感、至高靈性情感、高級的靈性情感、極高級的靈性情感、分離之情、無助的分離之情和相聚之情。

vraja-ramanis — 巴佳少女；害羞的巴佳少女，一睹芳容使人滿心歡喜。

vraja-sundaris — 巴佳美麗的擠奶姑娘。

vraja-vadhus — 牧牛郎的妻子。

vyabhicari-bhavas — 三十三種內在情感；見於 sancari-bhavas。

yauthiki — 那些以小組形式履行靈性修習，最終誕生在巴佳的人，他們在當地重逢。例如《韋陀經》化身(sruticaris)、牟尼或聖人(municaris 或 rsicaris)化身的牧牛姑娘。

Yogamaya — 瑜伽瑪亞，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能量，她安排巴佳的所有逍遙時光。

yugala — 神聖愛侶。

yuthesvari — 主要牧牛姑娘小組的領袖。